

钟声

ZHONG SHENG



第二十四期

上海位育中学北美校友会会刊

2017年芝加哥欢聚



难得的服务组会议



心得体会



合家欢



与会的年轻一代



七嘴八舌



ZHONG SHENG

上海位育中学北美校友会会刊

第24期 2018年元月

亲爱的校友和老师们：

《钟声》编辑组全体同仁向你们问好！

位育北美校友会是一个联谊组织，它出版的《钟声》是一个以“分享”为宗旨，让校友交流思想，抒发情怀，尤其是回忆我们在母校的时光的园地。在这个网络信息应有所有的时代，印刷版的《钟声》内容丰富而制作精美，具有保留价值，为海外各大中学校友会羡慕不已。同时，每期《钟声》年刊的电子版还可从《北美位育人》网站 <http://www.weiyu51na.com/> 下载。

我们《钟声》的内容着重在最受读者欢迎的那些难忘的位育时光和青春岁月，突出位育人自己的回忆和经历；同时，欢迎各位畅谈在事业上拼搏奋斗的心得体会，倾诉在家庭中尽心尽职的酸甜苦辣，细说云游世界的奇见异闻，传授享受现代文明的方法诀窍，点评文学艺术电影音乐。平淡生活中的每个故事，只要是您亲历的，都请考虑投稿。绘画，诗歌，摄影，书法等都欢迎。在此我们向已经为《钟声》投过各种稿件的校友表示感谢，希望你们再接再厉。同时盼望没有为本刊动过笔的校友和老师来稿。

我们的原则是文责自负，编辑尽责为各位校友义务服务，校订文字，但不修改文章的观点，相信大家一定能理解。请注意，文字稿件最好以可编辑的没有特定格式的中文或英文电子文件方式 Email 给我们。编辑部人员都是义务贡献时间精力，请尽量避免手稿和打印稿，以减少文字输入的工作量，相信大家能谅解。在此我们更要向各位为本期《钟声》打字的校友致谢！

我们的辉煌是位育各位恩师呕心沥血教育出来的，所以这一期有多篇感恩回忆和诗词。另外，北美位育子弟各有风采的生活交流已是《钟声》永久飘荡的灿烂音絮。

编辑组同时又是北美校友会的服务组，请大家欢迎蒋文奕同学加入服务组为发扬光大北美位育情努力。

谢谢大家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希望大家阅读、传阅《钟声》，访问《北美位育人》，按时缴纳会费，鼎力捐赠，欢迎新会员的加入，促使校友会持续红红火火。

《钟声》编辑组：

王家斌，蒋青，吴攸承，周家钧，华非非，孙雯，李忠明，瞿德霖，余振中，蒋文奕

编辑、设计

周家钧

组稿

王家斌，瞿德霖，余振中

吴攸承，周家钧，孙雯

蒋文奕

中文校对

蒋青，王家斌，余振中

蒋文奕

打字、文字数据化处理

华非非

会员信息管理

华非非，吴攸承

- | | | | |
|---------------------------|----------------------------|--------------------------------|----------------|
| 2 带着我们昔日的辉煌骄傲相聚芝加哥
瞿德霖 | 15 在加拿大多伦多看日偏食
密哲新 | 30 張誠、陳苓逐夢有成
捐千萬回饋社會
馮紀漪 | 56 会员通讯录 |
| 4 团聚感言
蒋文奕 | 16 我要三赞
殷蔚芷 | 33 浅探人工智能
余振中 | 63 会费收支表 |
| 5 纽约小聚2017
徐慧丽 | 18 父亲……女儿想您
鲍依群 | 37 搜寻海军父辈：未解之谜
瞿德霖 | 封面 国画
朱瑚 |
| 6 猶記風華少年時
李嘉曾 | 22 志願路上踐初心
黃梅君 | 41 未来，还有远方
孙雯 | 封一 欢聚芝加哥集锦 |
| 9 母校的回忆
潘阿虎 | 23 《弄臣》排练和演出随记
柯晓明 | 42 爸爸制作填字游戏的故事
王家斌 | 封二 诗词六首
吉力立 |
| 9 念奴娇 重游芝加哥
林嘉陵 | 24 MY ALASKA CRUISE
张秉颐 | 45 微信短文四篇
柯晓明 | 封底 油画插图
汤沐黎 |
| 10 回顾谢公元教授
姜楞 | 26 忆农场
乐嘉伊 | 48 除草记
萧亦麟 | |
| 11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孙雯 | 29 说说在美国收藏的趣事之二
朱奎午 | 50 古壁画游记
周家钧 | |
| 12 难忘的圆梦之旅
余振中 | 30 来美30年
张诚 | 55 《秋色》- 诗二首
柯晓明 | |

带着我们昔日的辉煌 骄傲相聚芝加哥

瞿德霖 66届初中

初秋的9月8日到10日，两年一度的位育北美校友会团聚在芝加哥举行。这次组织和往常一样，历时数月，从报名，日程，餐饮，交通，安全等每一项事务，全靠服务组各位热心同仁的鼎力付出，才能得以圆满成功。王家斌、华非非和周家钧等几位校友更是费了许多心思。

有两位校友是从加拿大过来的。王家斌（65届高中）是从多伦多飞到芝加哥的；余振中（65届高中）从多伦多独自来回驱车参加。吴雪薇（59届初中）夫妇和瞿德霖（66届初中）从明州搭来回长途车参加全程活动（结果是来自加拿大的余振中开着三个明州人奔驰在伊利诺州的大地上）。周家钧（65届高中）夫妇从加州飞抵光临，吉力立（66届高中）、林嘉陵（66届初中）夫妇从明州飞来参加了9日的芝加哥游览，因公事第二天就飞回明州，没能出席聚会。蒋文奕、魏鼎夫妇（85届高中）从新泽西州飞来赴10日聚会，张诚和陈苓夫妇（85届高中）从密西根州驱车南下，他们是校友会的新血液。还有芝加哥地区的校友会新成员赵培华（75届高中）兴致勃勃地带着美国丈夫全程参加了两天的活动。苏红军（66届高中）请朋友开车从爱荷华州来回开车赶赴10日聚会，施冠男、陆坎平（63届初中）夫妇马上就要搬离芝加哥地区，驾车前来赶上了他们最后一次作为芝加哥东道主的10日聚会。吴占（64届高中）也作为芝加哥东道主来参加10日的聚会。

8日星期五

我们服务组下榻 Crowne Plaza O'Hare, 晚上家钧夫妇款待大家在这里的 Chicago Fire Oven Restaurant 聚餐，中

大豆子前合影



西部美式大餐带一点意大利风味。好久不见，相聚甚欢。本次北美位育聚会，全部餐饮均为西餐，作为一次尝试。

9日星期六

我们集合于千禧公园(Millennium Park)，是北美五大湖之一密歇根湖畔的芝加哥市中心繁华商业区的一个大型公园，于2004年对公众开放，现已成为芝加哥城市的象征。园中有最具代表的露天音乐厅、云门和皇冠喷泉。

云门 (Cloud Gate)是一座造型有些奇异的不锈钢雕塑，位于芝加哥千禧公园的AT&T广场。它因其形状而有绰号“豆子”，建于2006年，由英国艺术家安妮斯·卡普尔设计。位于密歇根湖边的皇冠大喷泉，据说是英国女王送给芝加哥市的。该纪念喷泉的原始彩色灯光设计模拟了柔和的月光，被当成芝加哥的著名景点，接待著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它20分钟喷一次，水柱高达15米。

上午的主要节目是华非非和吉力立推荐的包含建筑观光和历史回忆的游轮旅行，阳光明媚，气温还在60华氏度左右，更是锦上添花。游轮上的讲解向导是位女士，利用芝加哥城市的建筑历史，带动我们从不同的视角欣赏芝加哥。这种方法获得知识是我们北美位育团聚的特点，即知识知识知识。在船上的90分钟，是休闲和信息的结合。

上岸后大队人马去华非非介绍的享有盛名的Pizzeria Due（意大利文“二”），据说是芝加哥市中心的一颗隐藏的珍珠。Pizzeria Uno（意大利文“一”）在很多城市都

游河



有，供应芝加哥厚底Pizza，全部新鲜材料，在点菜后现时烘烤。这两家实际是同一家公司拥有 <https://www.pizzeriaunodue.com/>。那天我们应该是餐馆里最欢乐最热闹的一伙顾客，边海阔天空地聊边喜洋洋地消受了四个厚厚的大pizza，让招待我们的黑人服务员们乐得合不拢嘴。因为厚底 Pizza 很饱肚皮，所以我们饭后正好沿密歇根大街步行去艺术博物馆。此大街是芝加哥著名的商业街，被称为 the Magnificent Mile，南北向大道，跨越芝加哥河、途经芝加哥水塔和艺术学院，大街两旁坐落着许多著名建筑和高档商店。

芝加哥艺术博物馆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是全美第二大艺术博物馆，仅次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馆内收藏了众多世界著名艺术品，有梵高、莫奈、塞尚的作品，是除巴黎以外收藏印象派油画数量最多的博物馆，同时也拥有不计其数的艺术瑰宝：中国文物，欧洲绘画，希腊雕塑等。在这里不仅可以欣赏到上述印象派大师的画作，还可以看到毕加索、马蒂斯、莫迪里阿尼等现代艺术家的作品。此外，作为最被美国大众熟知的《美国哥特式》也藏于本馆，并成为镇馆之宝之一。

走入芝加哥艺术博物馆，仿佛开启了一场环球艺术之旅，无论穿梭于古希腊、中国、非洲和美洲展厅，还是游走于中世纪油画与印象派名作之间；无论驻足于气势恢弘的现代馆，还是漫步于郁郁葱葱的庭院花园，何时何地，这座百科全书式的博物馆都氤氲着艺术的迷人魅力。对于任何前往芝加哥的旅行者而言，芝加哥艺术博物馆都是品味这座百年风城的最佳目的地。

2015年南加聚会圣地亚哥（艺术博物院和西班牙殖民者首抵的加州国家公园），2013年北加聚会（Monetary Bay 国家公园，17英里海湾建筑，老鱼人码头），2011年明州聚会的密西西比河源头国家公园之旅，和这次2017年芝加哥艺术博物馆，都体现了我们北美位育同学会兼团聚和知识的特点，我们位育人的底气能独胜微信等网站上垃圾信息的疯狂，就是得益于这种对知识的执着追求。所以要庆祝这个底气的胜利，让金色九月留下我们昔日的辉煌

Pizzeria Due



骄傲。

当天晚上几位校友在 Ashburn Restaurant at Loews Hotel O'Hare 聚餐，餐馆名字源于芝加哥第一个飞机场 Ashburn Flying Field，布满航空传统和历史的纪念品。餐馆提供带有现代意味的经典美国菜肴，轻松自如的风格。

10日星期天 Shorewood, IL

今天是团聚大会。做好会场准备工作后，趁参加聚会的校友到达之前，参加聚会的服务组成员周家钧、华非非、余振中、瞿德霖和王家斌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开了一个短会。大家讨论了组织，会员，团聚，年刊，会费和服务组新血液等事项：

我们大约半年前开始这次聚会的筹备、报名工作。服务组成员利用电邮、微信（偶然使用电话）保持联系。华非非做了大量准备工作，聚会得以顺利举行。

校友会及服务组目前主要要做好三件事：《钟声》杂志，网站，两年一次的聚会。

服务组成员分散各地，主要通过电邮、微信联系。大家有事充分商量，取得共识；团结一致，同心协力。今后还是要保持这个好风气。

周家钧目前负责网站维护、《钟声》出版和收会费，工作量很大。今后余振中将更多参与网站工作。

回顾过去几年的双年聚会，选在东西海岸的，能吸引更多校友参加。2019年的聚会以选在东海岸为宜。另外还可以不定期组织一些旅游、度假活动，人数不一定多，时间可较长。但这类活动需要更多讨论、筹划。

团聚大会历时四小时，如同联合国安理会议，所有出席人员轮流畅所欲言。既有老资格会员的回忆和介绍，又有新鲜血液的热烈参与。服务组特别请 65、75、85 三届的校友余振中、赵培华和陈苓等人谈了他们在位育度过的

畅所欲言





与会会员合影

时光。三届校友，时间跨越了二十年，反映了位育人代代传承，勤奋好学的传统。与会者都感叹由于位育的教育，为各自的人生和事业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正如余振中所命名的童子功，致使学子们终生收益。85届的校友们被学长们对校友会的长期付出所感动，愿意更多参与、贡献，并提了不少建议。年轻力量的加入使年长会员着实感受到新的节奏和动力，均呼：“年轻就是不一样！”聚会的时间和人数允许人人各抒己见，发言非常热烈踊跃，欲罢不能。吴雪薇的先生熊老师为大家唱了一曲《大海啊，故乡》；赵培华和她先生合唱了一首《500英里》，此后她又独唱了一首舒伯特的《小夜曲》。赵培华参加了芝加哥华人音乐爱好者组织的合唱团，当天下午还要赶回市区参加演出。

午餐后又拍了各组合影，留下了历史的记载。

午餐是由附近一家颇具特色的餐馆 Barolo Ristorante

准备的西式冷餐会，这样的方式便于所有参会的校友随意聚合和交流。服务组成员多是60、70年代毕业的校友，今后需要吸引更多年轻的校友参加服务组工作。85届校友蒋文奕数次在《位育风采》和《钟声》上发表过文章，以前也参加过校友会的聚会。这次聚会时她对校友会工作提了好建议。服务组邀请她参加，她欣然接受了。我们在此热烈欢迎蒋文奕校友参加服务组的工作！

大会结束后，非非夫妇邀请大家去他们家休息，并提供大家极其舒服的清粥小菜，为2017团聚划上温馨的句点。

分别的时候是互相鼓励和祝福的时候，尽管依依不舍，我们位育人的自豪已经在北美大地上扎根发扬。

团聚感言



蒋文奕
85届

从纽约飞来芝加哥，是因为要参加先生朋友的 Big Birthday Party @ Renaissance Downtown Roof Top Bar。所以凑巧赶上在芝加哥举行的位育中学北美校友会的聚会（校友会每两年组织一次团聚）。我们几个85届同学也入会多年，现在北美校友会规模已超两百人，但参加团聚却是第一次。虽然参加今天的团聚人并不多，但是今天有缘和大家面对面，却依然感动于那些已年届七十，八十的学长学姐，从多伦多，洛杉矶飞来芝加哥，精心筹备今天的团聚；感动于我们学长学姐，坚持了近20年，无私奉献了时间，精力和激情，把北美校友会“钟声”会刊，把位育北美校友会网站办得如此精彩纷呈；感动于学长学姐，离开母校五十年，在北美的各行各业功成名就，却依然饱含对位育严谨务实学风的感恩之情；也趁此机会，替位育中学北美校友会呼吁一下：希望更多在海外的位育校友们，特别是学弟学妹们，欢迎大家加入位育中学北美大家庭，贡献出你们的才智和热情，让位育中学在北美的“钟声”长鸣！

纽约小聚2017

徐慧丽 67届高中

有没有避老术？有。方法之一，就是与青少年时代的同学聚会。回望年少时代的欢乐时光，把所有的烦恼和恩怨情仇，无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置之度外，抛之脑后，一笑泯恩仇，有这样胸怀和肚量的人，可以长寿。波士顿有一位百岁老人，在介绍她的养生之道时说，她每天要吃两片药，早上起床后吃一片名为“满足”的药，晚上睡前吃一片名为“感恩”的药，每天吃这两片药的人，可以活到100岁。这位百岁老人的介绍不无道理，百岁老人的心态都很好。换言之，心态好就是不老灵丹之一，可以帮助人延年益寿。我们与青少年时代的同学和老师相聚，除了聚餐品尝享受美味佳肴外，就是将“满足”和“感恩”这两贴药的浓缩剂一并吞饮服用，这样的做法百分之百有益于增进身心健康，从而得到铺垫我们长寿之路的铺路石之一。

年复一年，美东大纽约地区位育中学的师生们相约于纽约，迎春祈福。2017年纽约地区位育师生们的聚会日与往年相仿，定于春节前后的周末。可是在师生聚会的当日，天公不作美，除了寒冷外，风雨雪交加，行走和开车都有打滑的危险，往年纽约地区位育师生的聚会从未遇到过象这样的不佳天气。聚会通知已发，临时来不及更改。令人折服的是，大多数约定参加聚会的同学早早就来到了餐厅，尤其是远居新泽西州的校友洪波、洪钧言和郑晓群，为了区区一个小小的地区中学校友联欢会，顶风寒冒雨雪，不远百里，来到了聚餐地。这是什么精神？这是位育精神，这是以诚信为本的精英精神。参加这次位育聚会的校友们，除了新泽西州的校友外，其他校友和家属也言而有信，恪守时间。他们是纽约地区的：陈海文、陈申根、陈文乔同学的夫人曾璧华、陈益民、高运萍、罗首初、宋微楚和她的朋友、王南田、王师尧、田瑞芬和徐慧丽等等（姓名以拼音字母为序）。

回想2016年，有两位“八零后”的老师和校友参加了纽约地区位育中学师生的春节联欢会，她们是王群老师和陆淘仪校友。这两位“八零后”的老师和校友行走自如，思维敏捷，看上去年轻貌美，好象还不是“八零后”。可是由于天时和地利的缘故，她们未能参加2017年纽约的位育师生聚会。希望她们的日常生活健康幸福，来年再与大家欢乐相聚。2016年，我们还遇到了新参加北美位育校友会的胡思源同学，久未参加北美位育师生聚会的俞沐民校友及其夫人、由于气候原因未能参加2017年大纽约地区位育师生春节联欢的校友梁同宣、孙家璐和叶秋怡同学（姓名以拼音字母为序）。

笔者多年参加大纽约地区位育中学师生的聚会活动，年年看到各位的音容笑貌未变，虽然有一些校友早已晋升为爷爷奶奶级，各位同学和老师的气色依然年轻，神采奕奕，令笔者欣慰有加。所有参加聚会的师生们和亲友们的心态都很好，大家相聚愉快，这样的聚会让我们开心地时时回顾回首。笔者谨以此短文记载了2017年和2016年美东大纽约地区位育中学师生的聚会，愿大家生活愉快，身体健康，我们期待大家再度欢快愉快地聚首一堂。



猶記風華少年時

— 母校位育中學三年高中生涯回憶 —

李嘉曾 62屆高中

從1959年9月到1962年6月，前後34個月的時間內，在上海市第五十一中學（位育中學曾用名）那座樸素、典雅而又不失溫馨的校園裡，我有機會與50餘位意氣相投的夥伴同窗三載，結下了不解之緣。34個月大約包含一千來個日日夜夜。在歷史的長河中，一千天只是十分短暫的一瞬；但對於我的一生來說，這一千來天卻因其獨特的內容和深刻的影響而長留心底，不思量，自難忘！

就是在那個特定的時間和空間裡，我們伴隨著偉大祖國的艱難征程，經歷了刻骨銘心的往事，經受了嚴峻的考驗，無論是身體還是心靈，都發生了從數量到品質的飛躍。而正是恩重如山的母校，見證了我們從一群無憂無慮的少男少女，逐步成長為意氣風發熱血青年的人生歷程。

一、校園初識

我們剛踏進校門的時候，“三面紅旗”還在高高飄揚，總路線繼續貫徹執行，大躍進餘波未平，人民公社方興未艾。祖國形勢的“欣欣向榮”與個人心態的“蒸蒸日上”相得益彰，所以個個興高采烈，生龍活虎。開學不久便是建國十周年的大喜日子，普天同慶，我們當然也不例外。白天一同遊行，晚上在學校大操場聯歡。好幾百人圍成內外兩個圈子手拉手地跳集體舞，每跳完一曲，外圍的人就向前進一位以便交換舞伴。還有擊鼓傳花，鼓聲停止時花在誰的手裡誰就要表演節目；而十個表演者中總有五六個會唱起那首最能反映我們心聲的歌：“革命人永遠是年輕，他好比大松樹冬夏常青。它不怕風吹雨打，它不怕天寒地凍……”學校的聯歡晚會結束後，我們班的許多同學都感到意猶未盡，於是相約外出逛街散步。這一逛竟然逛到外灘，在公園的草地上，又席地而坐玩起丟手絹的集體遊戲，直至第二天凌晨。時至今日，我的腦海中還能浮現出當時一同丟手絹的一些夥伴的身影：徐鳴謙、周志江、顧錫恩、沈先勳、劉和生、韓麗霞、俞育潭、章俊雯、陸國娟、葉桂芳、章仰文、史麗華、單玉君……

那時候的人際關係真誠坦蕩，大家相處得特別融洽。記得除了從南洋模範中學與我一同轉來的老同學外，我最先記住名字的新同學是王強。一是因為他的姓和名都簡單好記，二是因為教英語的陶秉誠老師開學之初在課堂上舉過“Wang Qiang(王強)”和“Yang Chengling(楊承玲)”的例子。不知哪個調皮的同學還利用剛學到的幾個可憐的單詞惡作劇地造出了一個英文句子：Wang Qiang and Yang Chengling live in an inn.令人忍俊不禁。玩笑歸玩笑，

彼此之間卻是沒有隔閡，不設防範的。所以上海外語學院實習老師教給我們的那首英文歌《More We get together(相聚越多越快樂)》很快就傳唱開來：

“The more we get together, together, together.

The more we get together the happier will be.

For your friends are my friends and my friends are your friends, the more we get together the happier will be!”

那時候的學習情況根本不用家長操心。不少同學本來就聰明靈慧，加上學校風氣正，老師嚴格要求且教導有方，學習效果自然無可挑剔。大多數人學習自覺性很強，不少人悟性好，方法先進，對付考試得心應手。我們班上學號在20號前後有一批同學成績拔尖，多門學科均衡發展，以致許多任課老師反映，改考卷改到這一段的時候特別順手，心情也特別高興。同學之間互相切磋蔚然成風，而且往往心有靈犀，一點就通。記得有一次周增鍾同學問我一個物理公式的推導過程，我才講了兩句他就讓我打住。我正感到不解，他爽朗地說：你已經幫我把斷開的橋搭上了。當然，難免有個別同學學習效果欠佳，但大家也從不歧視他們，而是真誠地伸出援助之手，互幫互學。我曾經和孫炯如結成對子，課後到他家裡去一同複習功課。兩人不僅成為推心置腹的好朋友，而且我還總是受到他們一家人的真誠歡迎與熱情款待。因為聽說我外婆喜歡鮮花，炯如媽媽經常從自家院子裡採摘盛開的月季花要我帶回家去送給外婆。

那個時期的教育方針強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諸方面都得到發展，強調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學校認真貫徹，學生也自覺接受鍛煉。於是，車間、田野、街頭都曾出現過我們勤工儉學的忙碌身影，也留下了我們學工學農的堅實腳印。至今，四達尺廠師傅手把手教我磨光刀具的認真神情還在眼前閃現，三夏田頭挑燈夜戰的鼎沸人聲還在耳邊迴響。我仍然記得連日採摘棉花被棉桃尖端刺得指甲後面皮開肉綻的痛楚，也不會忘記幫環衛所運送肥料踏踏三輪糞車時左拐右扭直至失控的驚險。說不苦是假的，關鍵在於我們不怕苦，為了“改造思想磨練意志”我們自討苦吃，還始終保持著意氣風發鬥志昂揚的精神面貌。那次在南匯縣大團公社支農，幹活的地塊離開住地較遠，下地後不久天氣突變，風雨大作。眼看無法繼續工作，我們便沿著曲折的田埂返回住所。雨越下越急，濕透了衣衫，黏住了頭髮，也迷糊

了雙眼，卻絲毫不能阻擋我們前進的步伐。不知是誰唱起了根據毛主席詩詞譜寫的歌曲《七律·長征》，於是一呼百應：“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閒。五嶺逶迤騰細浪，烏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雲崖暖，大渡橋橫鐵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軍過後盡開顏。”

激越的歌聲伴著我們一路前行，在空曠的田野上回蕩了很久很久……

二、嚴峻考驗

隨著我們的年級逐漸升高，外界的形勢也在發生變化。錯誤路線和浮誇風等人禍使步入第二個十年的共和國受到致命打擊，接踵而至的自然災害又進一步雪上加霜，嚴重地摧殘著國計民生。學校裡也漸漸吃緊。食堂裡燒出的菜肴油水平明顯少了，大師傅打菜時手抖得愈加厲害了，教室裡出現了越來越多養殖小球藻的玻璃瓶，體育課的運動強度似乎也在悄悄地減弱。我看到參加校運動隊訓練的龍繼業同學臉上漸漸顯出菜色，而自己肚中經常浮現的空乏感又使我懷疑得了饑餓症。可那時階級鬥爭的弦卻繃得更緊。我加入共青團的申請正是在這種形勢下接受了更加嚴峻的考驗。申請入團的願望遲遲得不到批准使我沮喪，沒想到家庭出身竟是一劫。我的祖父早年在家鄉南通跟隨張謇從事海灘開墾等事業，解放後來到上海，不久因患病被告不治，老人一時想不開竟自殺了。班主任找我談話時啟發我：你的祖父為什麼來上海後自殺？那是因為解放了，剝削不到農民了，所以走上絕路。希望我好好認識這個問題。於是我學習運用階級鬥爭的觀點剖析了自己的家庭和祖父，寫了好幾份思想彙報。大約直到高二下學期，我終於經受了足夠的考驗，被批准成為一名共青團員。多年後偶然同父母談起入團的事，他們大呼“你上當了”！原來祖父是當地知名的開明紳士，根本不是地主，他一向愛國，解放初還應邀參加過市里的政協會議，哪裡會因為“剝削不到農民而自殺”呢？於是我恍然大悟，這就是階級鬥爭為綱導致的現實扭曲，受騙或受害者又何止我們一家呢？

時過境遷的覺醒都是後話，還是回到那段難忘的歲月。德智體全面發展的方針為廣大學生指明了成長的方向，我們正是朝著這一方向在不斷努力。高三的時候聽說高校招生人數會減少，高考會更難。所以當時提出了“一顆紅心，兩種準備；三條道路（升學，就業，自學），各有千秋”的口號，要求高中畢業生為國家分擔困難，做好就業和自學的思想準備。但由於母校的教學品質和辦學效果在滬上一直名列前茅，升學率居高不下，因此大家的自我感覺一直比較良好，幾乎感覺不到高考的壓力。學校照樣組織豐富多彩的課外活動，引導學生全面發展。我記得自己受同年級聶雅亮、朱毅等同學的影響加入了話劇隊，排演的朗誦、話劇等節目在校園中頗受歡迎；後來隊中的聶雅亮、周家鈞等人還考上了上海戲劇學院，當真走上了專業演員的職業道路。我也記得自己參加演講比賽，與高

三（1）班的李文綺並列獲得第二名；參加作文比賽，以趙家鎬老師的事蹟為素材完成命題作文《我的老師》並獲得高三組的第一名。為了應對物理、化學考試將加強實踐性教學環節考核的新政策，徐鳴謙和我還設計了將全班同學分組，每組從頭至尾講解所有實驗的複習流程，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後來我的高考物理成績竟然得了滿分，應當說是得益於這一有效複習方法的。

1962年8月，當各地大學的錄取通知書紛紛寄到母校，又陸續轉送給各位同學的時候，我們幾位主要的班幹部幫助班主任戴葆堯老師充當信使，雖然到處奔波十分辛苦，但大家心裡都無比興奮與激動。就在建國以來全國高考錄取率最低的這一年（事後瞭解1962年高考錄取率只有8%左右，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的最低點），我們上海市第五十一中學高三（3）班的高考錄取率竟超過了50%，加上第二年考取的共計高達65%。

三、深情厚誼

出色的高考成績固然使我們引以為榮，但比高考成绩更令我們難忘的是三載同窗結下的深情厚誼。

當年我們班有陳文華、陳鵬、鐘賢達和我四人考入南京大學。陳文華在中文系，陳鵬和鐘賢達分別在化學系和物理系，而我則考入地質系（地球化學專業）。另外，龍繼業也考到南京，在南京工學院（現東南大學）機械系學習。他鄉故知的關係使我們走得更近。龍繼業繼續在田徑運動中發揮特長，每當南京舉辦高校運動會時，我和陳鵬必定會去三級跳遠的現場為他（而不是為南大運動員）加油。我曾和陳鵬共同讚歎：欣賞龍繼業在400米跑道上跑彎道時勻稱的步伐是一種極美的享受。陳文華則在中文系得心應手，學業大進，素有文學愛好的我也時常就近與她切磋，每每聽到她的高見而心服口服。

和留在上海以及奔赴各地求學的老同學之間則是書信往來，音訊不斷。大學裡我所在班級的生活委員掌管信箱鑰匙，他的第一感覺就是“李嘉曾的信最多”。我曾經創下接連12日天天有信和一天最多收到5封信的記錄。顧錫恩（上海交大）、韓麗霞（上海中醫學院）和俞育潭（華東紡織工學院）的上海來信無疑能讓我及時掌握故鄉動態，聶祖季（北京農業大學）和王強（清華大學）的北京傳書描繪了首都勝景，沈先勳（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的冰城來鴻展現了北國風光，徐鳴謙（西安交大）的信箋中分明夾雜著大西北的沙塵，輾轉傳來的黃群（張家口軍事外語學院）的信息也讓我隱約領略了塞上風情。同學遍天下的感覺真好，“秀才不出門，全知天下事”：我們的祖國多麼遼闊廣大！與此同時，大家也沒有忘記因參軍而提前離開集體的幾位同窗：蔭建國、曹光耀、劉和生、孫明華。不少人與他們長期通信，我曾在暑假專程到蘇州的兵營去探望曹光耀，見面時彼此都有“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之感。



2017年11月5日位育中學62屆高三(3)班聚會

在外地開始自己的學習生涯之後，我漸漸體會到離別的滋味，也總結出一個“公式”：對同學、老師和母校的思念同彼此之間距離的平方成正比。也只有在離別之後，才更加認識到母校老師們的關愛和教誨是何等的珍貴。戴筱堯、金晨光老師的儒雅深沉，劉光坤、楊寶琳老師的生動熱情，黃孟莊、柯從繩、張家荃等老教師的博大精深，趙家鎬等青年教師的睿智機敏，一個個熟悉的形象，一幅幅深情的畫面，有時竟成為夜深人靜時獨自思念的精神享受。進入南大不久我曾杜撰了一首《七律·遙寄母校》寄給戴筱堯老師，原作全文已經記不確切，但領聯的兩句仍然留存於心：“腦海無際越北坳，思潮有情回南樓。”句中的“北坳”是指珠穆朗瑪峰北坡海拔七千余米處的山梁，系登頂的必經之地；南樓則是指母校校園中那座灰色外牆的教學樓。記得戴先生回信時還特地表揚我：校友來信，你數量最多，情意也最深。老師信中用“最”字，當然只是鼓勵我的意思，其實適用於我們那個年代畢業的所有校友。

四、天長地久

友誼就像陳酒，經過歲月的釀造，會變得愈加醇厚香冽。我們高三(3)班全體同學是深諳其中哲理的。五十年來，每到暑假或適逢春節，留守(包括陸續返回)上海的老同學們便會舉行聚會，回首往事，暢敘友情，幾乎無話不談。有時也邀請母校老師參加，記得趙家鎬老師、楊寶琳老師、蔣衍老師等都曾光臨我們的聚會。後來每當在外地工作、生活的老同學來滬出差或探親，陳文華、韓麗霞等幾個熱心人一倡議，徐鳴謙、章俊雯這對我們班“永遠的核心領導班子”立即啟動工作程式，章仰文、胡文、黃群、王志莘、葉桂芳、陸國娟、朱潤薇、周志江、王煥清、曹立明、莊曷、鐘賢達、張志良、楊承玲、趙祖嫻、謝華等一大批積極分子必定回應，不久便會有一場“計畫外”的聚會熱鬧舉行，而“回鄉客”則成為這次聚會的中心人物而倍受歡迎。在我的記憶中，廣州回來的張聖義，寧波回來的顧錫恩，大連回來的沈先勳，北京回來的王強，山東回來的聶祖季，河南回來的吳建申，香港回來的史麗華，乃至美國回來的程鸞(現名程鴻)、周增鍾，以及從澳門回來的我本人，都曾享受過“接風”或“送行”的特殊待遇。

而在外地生活的老同學只要有機會，也都會恪盡地主之誼。熱心的張聖義幾乎要將他自己的家建設成老同學來往廣州的招待所了，周增鍾、沈先勳、顧錫恩和我都曾在那裡受到他和夫人的盛情款待。遠在海外或境外的程鴻、周增鍾、史麗華和我也都盼望著為來訪的老同學提供一切方便。記得2010年間，韓麗霞夫婦和張聖義伉儷曾先後到澳門旅遊，我有機會與他們相逢、為他們導遊，真比見到親人還要高興。隨著取得聯繫的老同學越來越多，大家格外關注尚在外地或尚未聯絡上的幾位學友：龍繼業、姚嗣堅、陳鵬、鐘禹然、周秀賓、姚開元、朱鐘震、吳國斌、丁士英、董瑛……盼望早日獲知他們的信息並建立聯繫，在今後的聚會中能夠與他們一起回首往事，暢敘友情。

歲月無情，天不假年。當年組成高三(3)班這個大家庭的成員中，已經有張鴻照、魏達、呂卓人、俞育潭先後離我們而去。此時此地，我們心裡不禁湧起對他們的無盡思念。更好地活著就是生者對逝者的最好懷念，因此，每個健在的同學都要倍加保重，善自珍攝。

五十多年前在母校的同窗機緣締結了使我們終身受益的友誼。這種友誼超越了經歷、職業、成就、財富和名聲，也不受年齡、性別、地域、性格和心理差異的影響，並必將隨著時光的流逝而愈加顯現出珍貴的價值。值此離別母校五十周年之際，我願再次表達自己的心聲：

願友誼天長地久，願母校永葆青春，願大家活得更平安、更健康、更幸福。只要有機會，就盡可能地聚一聚吧：來日方長卻時不我待，只有抓緊才能抓住，讓我們共同努力。

(2012年9月12日初稿，17日改畢；收錄於本人散文集《且行且悟》，作家出版社，2016年11月第1版)

李嘉曾，位育62屆高中畢業生。目前在澳門城市大學任教。現擔任澳門社會經濟發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主要搞科研，還主編一本學術刊物；同時也在人文社科學院和城市管理學院帶研究生(文化產業管理專業)。業餘熱衷於寫作。

母校的回忆

潘阿虎
67届初中

离开母校位育中学（我们那时叫上海市五十一中学）即将半个世纪，但50年前的往事却恍如昨日，仍历历在目，令我终生难忘。

我是1964年从天钥桥路小学考入位育中学的，1968年12月离开，分配进离母校不远的上海客车修配厂工作。在母校前后4年时间，真正读书实际2年都不到，2年文革，浪费了美好的光阴。

位育中学创办于1943年，是上海市重点中学。“位育”一词取自《中庸》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学校创始人李楚才先生把它表述为“生长创造”。位育中学是一所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学校，师资力量雄厚，拥有一流的教师队伍。74年来，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栋梁之才。从位育中学走出了中科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11人，包括田长霖、陈敏恒、陈佳洱等。陈佳洱、张伟平还是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有趣的是，位育中学还走出了一批著名大学的校长，据统计，共有26人，其中代表人物有原北大校长陈佳洱，其父是著名儿童文学家陈伯吹；原美国伯克莱大学校长田长霖，田长霖和陈佳洱还是位育的同班同学，这也是少有的；原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原国家教育部副部长（原同济大学校长）吴启迪等。记得多年前，我曾打算写一篇报告文学《从位育中学走出来的校长们》。我把这一想法告诉了原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原《上海文学》主编陈思和，他听后很感兴趣，说你写出来后我帮你登。可惜，由于各种原因，这一创作计划搁浅了。但我对这一题材仍感兴趣，有机会还想写。

有趣的事真多，1993年我从市建委来浦东新区工作，新区竟有3名副区长来自位育，他们是臧新民（67届中二6班）、万大宁（74届）、周汉民（74届），周汉民现任市政协副主席。世界真小，位育校友在此“聚会”了。

浓浓的学习氛围是位育留给我的最深的印象。大家都勤奋好学，而且都有爱好。有喜欢数学、化学的；有喜欢语文、英语的。而且这些爱好影响了大家的一生。当年喜欢语文的我，成了作家；喜欢化学的洪钧言成了科学家；喜欢英语的徐同学，成了外语教授；“朱氏三兄弟”之一的朱邦贤则成了著名中医专家，成为上海文史馆馆员；喜欢政治的章仁彪成为我们中的“理论家”，同济大学的博导……

有一批对学生既严格又充满爱心的老师，这是位育中学留给我的最美好的记忆。中一时的班主任、语文老师龚稚玉，那时刚从上海师范大学毕业到位育任教。她既是我们的师长，又是我们的大姐姐，比我仅大10岁。她优美动听的普通话，精彩的讲课，给我留下了永远的美好印象。前几年我还去看望了在北京的龚老师，为她的健康而高兴。

中二的语文老师李平钧，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恩师。他曾被打成右派，吃过不少苦。他教学经验丰富，善于培养我们对语文的兴趣。他叫我多读散文，多练笔，还从图书馆借了大量名家散文集给我看，使我终生受益。

历史老师蒋衍，知识渊博，写得一手好字；数学老师张礼贤，一口本地方言，教学思路清晰；英语老师万粟珍，印尼华侨，一口纯正英语，对我们严格、关爱，永远难以忘怀……

难忘母校，难忘师恩，母校培养了我们良好的学习习惯，母校为我们打下了扎实的文化基础，特别是自学的能力，这些都使我们终生受益。

母校永远年轻，母校永远是我们的“家”。

2017-8-17

念奴娇--重游芝加哥

丁酉年秋位育北美校友芝加哥聚会

林嘉陵 66届初中

大楼林立，绿荫道，多少风城风物 [1]。
眺远凭高，收眼底，湖水蓝天一处。
世纪公园 [2]，斑斓建筑，艺术馆文物。
风城文化，叫人留恋倾慕。

还记初到风城，月明星灿夜，情激奔注 [3]。
百舸争流，楫奋者，砥砺前行建树。
旧地重游，喜与学友聚，共抒情愫。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位育。

[1] 风城，windy city，即芝加哥；[2] 千禧公园；
[3] 1984年9月乘美联航班机经旧金山抵芝加哥。



谢教授在美国华人心脏协会（CnAHA）学术会上讲课

回顾 谢公元教授

-从中国的乡村医生
到美国的医学教授-

姜楞 55届初中

谢公元医生是美国密苏里大学医学教授，美国华人心脏协会（CnAHA）的主要创始成员。他在与癌症作了顽强乐观的抗争后离开了我们，但他的坚韧不拔和敬业奉献的精神永远会留在我们的心中。

我是在上世纪的九十年代初在美国的ACC心脏病年会上与他相识的。那时来自中国大陆能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言的学者凤毛麟角。因此我们到了台下，马上就交谈起来。我那时是受邀重返美国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心脏科搞研究的，他已在肯塔基大学医院心脏科从事研究多年。当得知我们原是同根生，顿时感到格外亲切。我们都曾在上海受著名的位育中学培育，后来我去了上一医，他去了上二医…。此后，在每年的AHA或ACC心脏病年会上，我们的聚会成为一个保留节目，很快成为知己。

公元告诉我，他在上二医读书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受家庭出身的影响，毕业后被分配到宁夏山区的一个小乡村。那时在那里，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温饱尚未解决，严重缺医少药。诊所没有一台X线机和基本的化验室，他那时就如赤脚医生一样，仅靠一支体温表和一付听诊器为乡亲们看病。文革时在校的教学大都是走过场，所学到的知识很少。他就在晚上一有空就坐在煤油灯下自学。我记得他幽默地说：“那盏煤油灯是我当时唯一的老朋友，每晚都陪伴着我”。1974年，文革期间毕业生可以回炉”的政策下达，公元的敬业精神感动了当地的领导，他被送回上二医进修了二年。1978年在文革中被废弃的”研究生制”得以恢复，公元以高分被上二医仁济医院录取为心脏科研究生。这对他来说是如鱼得水，他如饥如渴地学习心脏专业知识和技能。三年后毕业，公元被重新分配到宁夏医学院一所新建的附属医院。在那里，他带头引进了心电图等技术，与同事合作开创了心导管室和建立了心脏科。就在那里，公元意识到英语对于引进新知识的重要性，他开始孜孜不倦地自学英语，经常废寝忘食，期间他得到结发爱妻赵女士的全力支持。

1986年宁夏举行出国英语选拔赛，公元一举夺冠。次年他赴美国肯塔基大学医院深造。公元以他在磋砣岁月中磨练出的睿智，勤奋，包容和幽默，使当时在那里的美国同行对中国大陆学者刮目相看。他主动提出并完成了又一个的临床研究，特别是在左心室的舒张功能方面有其独特的建树。在留学即将到期时，他的老板，当时的心脏科主任Dr.DeMaria决定把他留下。在以后的十多年里，公元以超人的毅力边研究边复习，通过了所有的医学基础和临床考试，获得了内科，心血管，心超，核心脏病学和心脏CT的证书，从助教，晋升到付教授，再晋升到正教授。在2007年，公元的事业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受聘于密苏里/哥伦比亚大学，出任心超室主任和心脏影像中心副主任。在那里，他完成了心超科室的认证，开展了心脏CT的临床应用，并积极筹备临床心脏影像Fellowship。可惜由于他的病情加剧，这一工作停滞了下来。

凡和他共事过的美国人，都对他有口皆碑。Dr. De-Maria，现为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大学教授，多年的JACC总编回忆说：“Gong-Yuan was not only intelligent, hardworking, and attentive to detail, but he was also an innovator and a self-starter. He often approached me with original ideas for new research projects that led to some of our best studies. There were times when I was unsure who was the professor and who was the trainee. I consider our interaction one of the highlights of my own career”。

在2006年前后，随着旅美从事心血管病的华人增多，美国华人心脏协会（CnAHA）应运而生。为促进中美心血管的交流，谢教授作为协会与GWICC（The Great Wall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Cardiology, 长城国际心脏病大会）的大使，积极工作，促成了CnAHA@GWICC的论坛，使许多旅美的华人医生和学者能用亲切的祖国语言，无障碍地直接与国内同道进行学术交流。以谢教授切身体会而作的“中美心血管病研究生培养对比”的讲座，和他组织的引人入胜的“循证临床病理讨论”成了长城会上最受欢迎的海外论坛，场场爆

满。谢教授赢得了协会授予的“CnAHA 领导/服务特别大奖”。谢教授对长城会的酷爱远远胜过了欧美的心脏病年会。他对大会创始人胡大一教授和尹荣秀老师们的创举十分敬佩和感激。2013年10月，公元抱病最后一次参加了长城国际心脏病大会。

谢教授十分关注培养年轻人和祖国心超的后一代。他对北京朱天刚教授和上海舒先红教授的工作关心倍至，经常予以建设性的意见和指点。对美国华人心脏协会（CnAHA）的历届主席团，总是予以大力支持和悉心指导。CnAHA历任主席团的每一位成员都把他当成良师益友，正如协会前任主席范大立教授所说，“谢教授的去世是我们中美心脏共同体的一个很大的损失。他治病救人，教书育人，为无国界的心血管病领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是我们美国华人的骄傲，也是祖国的骄傲。我们不会忘记他的坚韧不拔和奉献牺牲精神，我们要以谢教授为榜样，继续共同努力，让他的精神永远守护着我们，为中美心脏共同体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 姜楞



姜楞教授是美国Tufts大学内科学教授，附属马萨诸塞州Baystate医学中心无创心脏科主任，美国心脏学院院士(FACC)、美国心脏病学会会员(FAHA)、美国心脏超声学会会员(FASE)兼国际委员会委员、美国华裔心脏学会(CnAHA)主席、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客座教授。

目有所思 夜有所梦

孙雯
81届初中

有一个远方的朋友，前几天在微信里寄照片给我看她日思夜想的华宅，多年前曾经失之交臂，最近发现又上了房市。照片里看仲介拍的房子，真的是美轮美奂，完美无瑕。昨天回家的路上和朋友电话聊天，她说他们夫妻二人发现这幢房子返归房市，好比旧梦重温旧情复炽。二人一心一意想买下梦中美屋，周末怀揣证件文书旧地重访，可是重访之后却发现房子变小变旧了。我说：“房子没有问题是你自己的问题吧，你现在自己住了豪宅了。”房子一直在那里，从来都没有变过，变的是人，见识广了，眼界高了，眼睛也变毒了。

人心变了，也就什么都变了。

我们电话里嬉笑打趣，说真好比老情人，还是相见不如怀念，只有遥不可及，才会是最好最美。

这几天白天干活干得生猛，常常下班以后还在延续白天的思路。或许因为用脑过度这几天的脑细胞异常活跃，也或许因为昨天的话题，夜里我开始天马行空地做梦。

我梦到我放心不下工作，晚上又回到办公室去，我梦到的，是我之前服务的那家全球最大的法务咨询公司。我曾经工作的那个分部，占据了一个街区，芳草如茵的草坪当中，四层的楼房四平八稳独占鳌头。每一层的办公空间，围绕着一个四方的天井，直通楼顶的玻璃天棚。办公室会议室有半圆的也有高顶的，有的整个墙面都是玻璃窗，开会的时候可以看到很远的山坡，图书馆是真的四面藏书幽暗静谧深不可测，楼顶的 executive suites，有时也开放做会议室，其中花园套间阳台厨房等等等等，装修得极尽奢华曲径通幽。我最最怀念的，是每一年的圣诞节，高及三四层楼的圣诞树，竖立在四面走廊包围的大厅里，上面的缀饰，典雅精致独具风格。

于是我做梦回到了那里，办公室比以前更宽阔更漂亮，每一张办公桌都雕刻了花饰，一排一排的放得像教室里的课桌。几个时尚精干的女孩子，也和我一起加完班收拾着回家，以前公司里，有一群漂亮的女秘书们，走过身边总是飘过一缕缕好闻的香水味。梦里我们步出公司，却看见门口有很多人在排队等着进来，为什么呢，夜里的公司有什么好看的？排队的游客说这里是久负盛名的风景点啊，很多人为此远道而来。是吗怎么会？于是我也好奇地折返回来，加入参观的人流。

梦里公司的楼梯，变成了自动扶梯，我站在人群里徐徐向上，听到人群里发出哇哦的赞叹，也随着人们一起扭头回望，中心的大厅里，忽然升起了古欧洲的牌楼，像是教堂的 facade，又象是宫殿的一角，我被惊到了，目瞪口呆张口结舌。monument 被泛光照明得无与伦比的完美，这时我身边有一个亲切的温暖的笃定的沉稳的声音，告诉我说：“没有错，白天你们是看不到的。这个景观，只有在夜里，人们才会看得见。”

顺着声音我看见了讲话的人，虽然是我心里曾经再熟悉不过的一个人，但是却是遥不可及的几乎陌生的陌生人，可能有过点头之交，又或许连点头之交都谈不上。这一个人，昨天晚上跨过山万水，来到了我的梦里，在我加班下班排队参观疑惑惊喜的每一瞬间，都在前后左右，一步一趋地嘘寒问暖。

真的很有意思很温馨，让我的心里，因此如沐春风。

微散文

难忘的圆梦之旅

余振中 65届高中



2015年10月，位育65届毕业五年制四个班级的同学曾经返校举办了一次成功的聚会，共同纪念毕业五十周年。我们60年进校时总共有八个班级，初中毕业升入高中时减少为四个班。当时就有同学提出有一天能将八个班级的同学聚集一堂的希望，那将是何等有意义而又激动人心的盛举！

自位育毕业以后，五年制高中毕业的同学保持着较多的联系，历年来举办过多次回校聚会活动。但初中入学的八个班级，聚会情况就差强人意。我初中高中都是在同一班。我们中三（1）班63年毕业后就从未有过全班的聚会。为筹办2015年五年制高中聚会，中五（2）班朱慈勉同学精心制作了九期通讯录，其中包括我们初中八个班的毕业照。我从慈勉那里得到了中三（1）班毕业照的电子版。这张珍贵的照片为淡忘依稀了五十多年的岁月带回了牵连不断的记忆。我们初中班毕业时有同学53名，升入位育高中仅有16名。这么多分手后离散的初中同学，他们今在何方，各人又是如何度过漫长的人生？这些问题从2015年秋起就成为我时常牵肠萦怀的思念，盼望着中三（1）班能早日聚首重逢，共叙别情。

2015年回国我也有幸同分别55年的小学同班同学相聚，其中有与我初中继续同窗三年现旅居日本的沈蕙芳同学。她渡海东瀛艰辛创业颇有建树。古道热肠的她，加上一衣带水的便利，这些年来一直维系着同诸多初中班同学的联络。与沈蕙芳的交流让我知道了不少初中同学的经历和现况。尤为有趣的是，得知不少初中同学后来都在北美或澳洲定居。不久我就与现居底特律的王群，纽约的崔文清，旧金山的陈佩琪建立起联系。沈蕙芳也十分支持早日促成中三（1）班的团聚。如今微信盛行，她於去年初先行在联系密切的女同学中发起微信群“51初中学友”。下半年继续扩充，联络起位育高中的同学。随后不少同学又积极查寻，找回了好几位长期失联的同学。很快学友群就增加到了25人。还有几位不沾微信的同学，联络渠道也都建立落实。

微信群一旦办起来，很快就显示出我们初中班的生气

勃勃。多谢数位同学的珍藏和分享，我们有幸在群里看到了久违半个世纪的历史见证：如初三毕业时全体同学参与写作，互勉留言抒发激情的通讯录，毕业时同学间互赠的相片，以及三年同窗期间的不少珍贵合影。每件历史文物的“出土”，无不赢得大家的争相赞赏和热情反响，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开启了回忆的闸门，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友情纯真的青春年代。

这几年来，我参加了从小学到大学，从国内研究生到留美研究生的诸多微信群体。唯独这个初中微信群的热火朝天远远超出了所有其它群体。现实生活中旧友因理念相左而渐行渐远的事时有发生。但我们这群同学，几十年失联后网络上重聚，竟能有如此的投入和默契，真是令人欣慰。群里常常是每天有一二百条帖子。围绕着人文地理时事趣闻讨论互动，你呼我应。不少同学说每天清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看我们群的微信，彼此交流，相互问候。我们的话题从心仪的古典乐章到熟悉的苏联歌曲；从传统中华美食到发烧友的摄影音响；从人生经历的艰辛岁月到含饴弄孙的隔代情感；从对学友病情的关切鼓励到老年注重的健身养生。群里25人有9人在北美。大家虽然天各一方，却是东方不亮西方亮。不分昼夜，此起彼伏，赢得了“不夜群”的美称。

通过微信交流，久别的学友们很快就恢复了往日的亲密无间。初中班学友中人才济济，有才者众多。高中离开位育的同学，在事业中脱颖而出有所建树的大有人在。我班原有同学54名，1963年毕业时一人病休，但升入位育高中16名，仅占30%。跟同届留校的平均比例相差颇多。其时教育界左风渐起，不少品学兼优的同学受家庭出身影响而未能升五年制高中，堪称憾事。时过境迁，如今我们已成70岁的老人。历尽了坎坷，丰富了阅历，充满着热忱，保留着童趣。大家又回到一起，如此不离不舍，真是天赐的造化。从上半年起，我们就在商议着金秋十月的聚会。国内的王立人、王令望同学和在美的张绮同学，为聚会的设想计划和具体安排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大家都觉得久别重逢只搞一次聚餐不够过瘾，又策划了一场去浙江长兴农家乐出游。这是一次相隔了半个多世纪的重

逢，我早早就订好了机票，望眼欲穿地等待这次圆梦之旅。

10月10日中午，原中三（1）班的同学在环贸广场利苑酒家举办了毕业离校后第一次大型团聚活动。赴约参加的共有21位同学，其中有13位初中毕业后离校的同学。分别了54年的同学追忆旧时情谊，畅叙离别之情，的确是激动人心的。别时青春韶华，见时已过古稀，何尝不令人嘘吁。但可庆可贺的是这批进七十的同窗，个个都精神焕发毫无老态。这让我觉得“人生七十古来稀”这句老话真是过时了，应该改为“今朝七十不足奇”才合适吧。待与会者来齐之后，大家首先集体合影，为半个世纪后的幸会留下历史的见证。这是值得每个人珍惜感恩的时刻。原先班级五十四位同窗，现在五人已经驾鹤西去。真希望我们在今后的年月里找到更多失联同学，有更多的机会欢聚一堂。

聚餐开始后召集人王立人建议，鉴于同学彼此多年未见，与会者依次轮流每人做一个简短的发言，梗概介绍自己的经历。聆听着同学们侃侃而言，仿佛又回到了五十多年前的课堂，他们年轻时的音容笑貌从记忆中再次浮现在眼前。那是多么纯洁无瑕的年代，多么令人留恋的集体！我们这一代人，每人的经历中都有坎坷和艰辛。念完五年制高中的同学，赶在文革前一年考上大学。但读书一年就学业中辍。出校门学识不足却带上了“知识分子”的帽子，不是到农场就是去工厂“接受再教育”。相比之下66届高中毕业的同学更加背运，失去了升大学的机会。除少数去工厂以外，大都加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洪流，不少人去了边疆的“农垦兵团”。不论去了哪儿，都是“十年浩劫”的受害者。从个人层面来讲，不少同学的家庭也受到文革的巨大冲击。不仅家庭出身不好的父母和本人都受过不公正甚至非人道的摧残，就是革命干部军人出身的同学，父母也难以幸免文革摧枯拉朽的整肃。更有甚者，枪林弹雨里过来的革命功臣文革时惨遭陷害蒙冤致死的悲剧，就不幸发生在我班同学的身上。

同学们的讲述中，令我记忆深刻的是我班高中考上师院的三个同学的故事。他们与同校近二十名学生文革初期激情冲动，串联到新疆，主动恳求自治区书记王恩茂分派他们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战天斗地，去了农垦建设兵团。在其后曲折的返城诉求中，竟然遭到文革对立派乃至四人帮

上海死党的重重阻扰，演绎出一场十年被困新疆的苦剧。每个同学的经历虽然有异，但这些青年时代的同伴个个都历尽沧桑。如今大家走完了奋斗的旅程，又回到人生道路的起点，在一起回顾着走过的艰辛岁月，抚摸着历史的伤痕。可幸的是这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我们可以给朋友给子孙平和地讲述这些过去的事情，诉说我们这代人熬过的这段忍辱负重的历史。感谢许鹏程同学的全程辛劳，为每个同学的精彩发言都留下了视频摘录，实时在微信群里发送给全体群友，让未参加聚会的同学也能一睹久别同窗们的风采。三个多小时的聚餐眨眼间就过去了。同学们握手言别，互道珍重。相信有了久别后的重逢，以后就会常常见，年年聚。

10月12-14号，部分班上的同学又相约到浙江长兴做农家乐出游。四位同学家属陪同，再加六位同学单行共14人。如今到江浙各地的农家乐之风特盛。清晨人民广场南端出发地点人群涌集，几百米一条路上大巴毗邻排列。浙江长兴县地处太湖西侧，与我70年代工作八年的江苏无锡隔湖相望，离瓷都宜兴仅几十公里。这些地方都是富庶的江南鱼米之乡。大巴将我们先载到长兴县附近，再由面包车将我们带到水口乡顾渚村的农家乐旅馆。这顾渚村的一条街上大约有近二十家农家乐旅馆，每个都是三四层高的楼房。看成色新建不多年。我们下榻的馨怡苑不是城市式旅馆，而是江南传统的青瓦白墙式建筑，十分悦目。房间内冷暖洗浴设备俱全，朴质方便。馨怡苑莊老板年轻时在上海当兵见过世面，颇懂商业经营，待客人热忱亲切有求必应。夫妻老婆店再加丈母娘和一些工作人员，将二十几个房间的旅店经营得井井有条。一天三餐荤蔬菜肴不仅新鲜而且顿顿不同，虽不是餐馆水平但有可口的农家味。

第一天到达时细雨淅淅。午饭后我们打着伞在顾渚村外水库周围散步观景。水口乡一带是丘陵地带，依山傍水，风景秀丽。雨中远看绿色的山峦郁郁葱葱，近看才知山上大多是挺拔高耸的竹林，随风摆动蔚为壮观。江南鱼米乡得天独厚，历来有农副多种经营，比内地富裕得多。如今又开辟了农家乐这样的第三产业，在致富的道路上更是捷足先登。在信步观景途中，见到一个两人高的石碑耸立在路边。碑文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落款不见人名，仅有落成时间2017年6月。本人孤陋寡闻，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回家后查证百度百科，有文如下：2005年8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湖州安吉考





察时，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原来如此来由，自然非同小可。大概是笔者思维不能与时俱进，仍然不甚了了，却想起中国一句老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似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二天上午，莊老板安排面包车接我们去宜兴参观慕蠡古洞和竹尖长廊。宜兴有多处溶洞景区，我70年代参观过宜兴善卷洞。慕蠡古洞是1983年开发的溶洞，规模比善卷洞更大。游客先乘小船驶入洞内，洞内钟乳石形态变化多姿。有挺拔兀立的犹如群峰，有从洞顶倒挂的形似石笋。此洞虽比善卷洞大很多，钟乳石的奇特却有些逊色。洞内的后半程要旅客如爬山一般上下攀登，对于体弱腿脚不灵便的同学还是一番挑战。不过大家互相携扶照顾，都能顺利走完全程。宜兴陶器举世闻名，这个游览景点也叫“陶祖圣境”。沿途有百年古窑和范蠡陶坊，还有制陶过程可供参观。相传范蠡西施襄助越王勾践灭吴之后从太湖泛舟隐居。导览图上的简介叙说他俩曾在此地制陶，“一对至亲至爱的情侣成为兴陶致富的带头人”，俨然中国特色的现代语言，令人忍俊不禁。“竹尖长廊”是在一片郁郁葱葱的高耸竹林之上修筑的一条曲折数百米的玻璃栈桥。游客在上面边走边欣赏竹子的海洋，真所谓“站在竹尖观海，走在空中看竹”。不过这个玻璃栈桥却远远没有其它景点玻璃栈桥的胆战心惊，在上面行走如履平地，悠闲自如。

农家乐出游，给大家充足的时间畅谈和娱乐。一群古稀老人有空聚在一起卡拉OK，引吭高歌。李华夫妇，许鹏程和李乐德（张绮夫婿）都是好歌喉，中气不减当年。唱到脍炙人口的好曲子，大伙一起合唱，气氛高涨，不亦乐乎。记得我班中二时在革命歌曲比赛中以“十送红军”得了全年级第一，还代表学校到区里表演。当年唱“十送红军”的还有两位主力王群和王晨黎，如今都是微信群的活跃人物。可惜她俩在美国未能参加聚会。我们在馨怡苑还搞了两次茶话会，大家围在桌前聊天。有同学带来的大红袍茶叶和瓜子零食助兴，大家兴致勃勃，笑声不绝，天南海北大摆龙门阵。三天出游中，我们的行程都有热心的参加者将照片和活动连续在微信中报道。国内国外的群友们及时跟踪，评论点赞，热闹非凡。他们像演剧的观众，但又时时与剧中人内外呼应，演绎出一场超越时空的精彩剧目，令人难忘。在结束这场聚会回顾之前，我愿记下几位同学在出游时发给微信群友的肺腑之言，让读者分享我们同窗重逢的喜悦和冀望，也能体会这个群体为何对每个成员有如此不凡的凝聚力。

华峰同学感言：

“初中三年，人生最可贵的青春前期的同学怀着美丽的梦想，像断了线的风筝四处放飞。54年后这些风筝竟然又汇聚起来，风筝的一面硕果累累一面伤痕斑斑，大家陌生而熟悉，听着各人的人生轨迹，又仿佛回到了熟悉的从前。欢语笑声中分享着硕果，扶平了伤痕，感叹人生的不易，庆幸走入无拘无束之路的快乐，领悟了生命的真谛。友谊长存友谊永驻。”

张绮同学感言：

“此刻，一曲柴可夫斯基的‘回忆可留恋的地方’，竟让我缠绵在一天的浓情蜜意中。昨天朋友说‘为什么老了以后想同学？’乐乐回答‘因为有共同语言’。我今天想到更深一层的缘由，因为生活中总有太多的烦恼和忧愁，而与同学交往，没有这些烦恼，只有纯真的友谊，只有忘情的欢愉。我们的世界也由此变得清纯光明。这难道不是最美好幸福的事？明天我们又将分手，但是我们会回忆这令人留恋的地方。”

许鹏程同学感言：

54年后的相聚长兴，再次拨动欢聚的漪涟。像親兄弟，像親姐妹，无拘无束，笑声不断。一个个精彩的故事，令人捧腹，一桩桩往事令人回味，一个个人生的遭遇，令人嘘吁。在海外闯荡生活同学的经历，深感他们的不易。在国内讨生活的同学遭遇深感每人的艰辛。感谢组织者小沂，乐德，立人为我们相聚创造了一个平台。感谢其他同学为此次聚会出力出力。”

笔者感言：

“三天的長興出遊接近尾聲。今晨早早就醒不能寐，圓夢之旅激盪人心的情景一幕幕地重現在眼前。我們這批朋友的情誼可以說是源遠流長，追源可至五十七年前進入位育讀初中。那時我們幼稚純真，求學啟蒙，一起度過了難忘的三年。分手五十幾年之後重逢於網際雲端就難捨難分，現在聚首後親切熱忱更勝當年，遠遠超越我所經歷的任何一個群體。我們的親密無間表明我們永葆純真，初衷未改。常言說人生知己難覓，摯友情誼是天賜緣分，值得珍惜，值得長留到老。感謝蕙芳建立我們的微信群。感謝精心組織這次活動的立人，張琦，令望。希望我們在群裡常見面，在上海多聚首。”

在加拿大多伦多看日偏食

密哲新 67届高中

2017年8月21日北美迎来了日全食天文奇景，我们在加拿大多伦多可以看到日偏食，从下午1:10开始到3:49结束，在2:32时太阳被遮住的最多面积有76%。日子越临近，各种消息越多，我们也卷入这一热潮中。看日食需要戴一副日全食观测眼镜，但是需求量超大，商店里和网上全部脱销。我们动手晚了，没有买到，于是只能动脑筋想其他办法。

首先按照YouTube里介绍的方法，自制了一个简易的针孔投影仪。用一个麦片盒，一头里面垫一张白纸，另一头两边开二个洞。一个洞口用锡纸盖住，用胶带把锡纸粘牢在盒子上，用小针在锡纸当中扎一个小孔。另一个洞口是观察口。我用家里吊灯作试验，当灯光通过小孔照进盒子时，会在对面的白纸上呈现一个吊灯的倒像。（照片1）

第二个方案是找出旧的照片胶卷中过分曝光的黑黑的部分剪下来，再两片、三片迭在一起用胶带粘好备用。后来这些小片子可派了大用场了。（照片2）

CBC的Bob McDonald在电视中介绍利用望远镜把太阳投影在白纸上观看日偏食的方法。我也用家里的吊灯试了一下，觉得能行。结果实践证明这是个好办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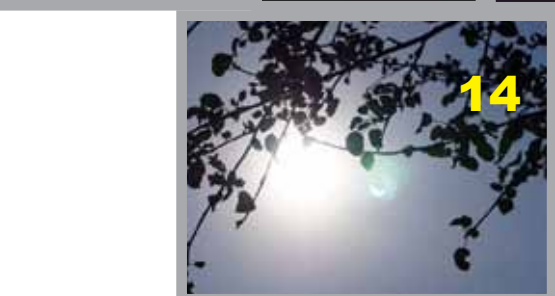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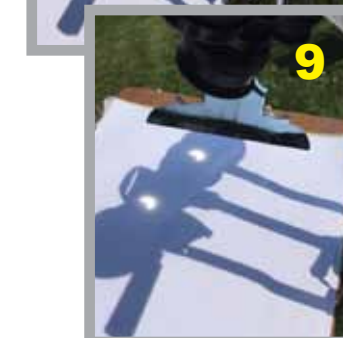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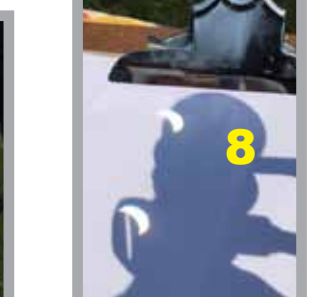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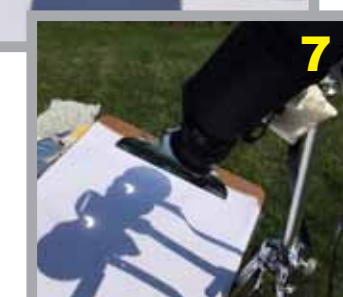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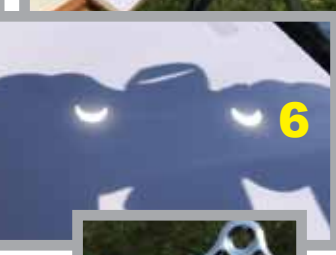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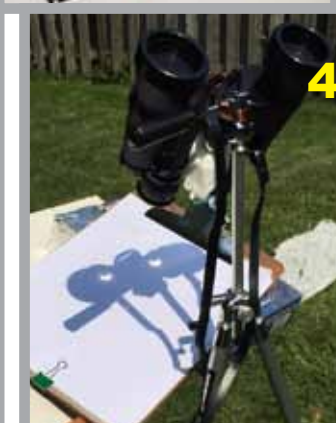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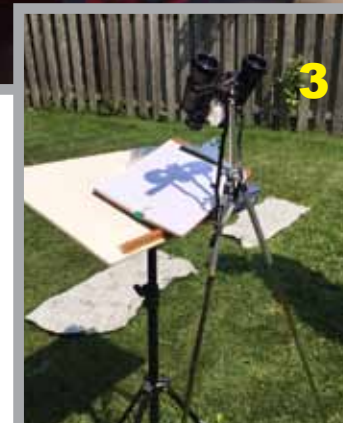
当天多伦多市里有五个地点举办看日食活动，会有免费的日食眼镜，有天文学家参加，还有天文望远镜供大家看日食，等等。我们决定去参加烈治文山市图书馆的看日食活动。提前吃了中饭，我们和远道而来的位育中学老同学蔡诚以及邻居一行四人出发了。可是离目的地还有四公里就堵车了，原来有那么多人都奔向同一方向啊。好不容易驶近图书馆，只见草地上人山人海，排队等看望远镜的队伍极长，也没见人有日食眼镜。停车场早就满了，路边都停满汽车。于是我们决定掉头回家，在自家后院用土方法看日偏食。这时已经过了下午一点十分日食开始时间，我们在回家路上用旧胶片从车顶窗口已经能看到缺一小角的太阳。

用麦片盒做的针孔投影仪能看到小小的太阳的投影，但是无法拍照片。用三四层旧胶片迭在一起能看到日食，但是把旧胶片遮盖在手机镜头前拍照，却很难放大和聚焦。手机的自动拍摄功能强，不太好控制。还是用望远镜把太阳投影在白纸上观看日偏食的方法能够得到较大较清晰的投影。把望远镜绑在三角架上固定，把白纸也在琴谱架上固定，调整望远镜和白纸的角度，终于得到较好的二个太阳的投影，它们也是倒像。（照片3-10）

老同学蔡诚2009年曾在国内拍摄过日全食，对此事有经验，可惜他这次出国没带看日食的设备。最后他用几层旧胶片迭在一起，遮盖在我们的微单照相机的镜头前，终于拍出了几张弯月牙似的红太阳照片。可以看出月亮已经走到中间偏左的位置了。（照片11-13）

这一张照片我也是用旧胶片遮盖在微单照相机的镜头前拍的，由于只用了二层胶片，遮得不够黑，所以有树有天空。当中那个浅蓝色的太阳却是个倒像，这是怎么会事呢？（照片14）

在二点半左右太阳被遮住最多面积那一段时间，由于不是日全食，天空没有变黑，但是我们能够感觉到气温比较凉爽一些了。一群大人老人，不失爱自然、爱科学的童心，玩得非常高兴。再过七年，到2024年4月8日北美才会有下一次日全食。有七年时间作准备，希望下次能把装备准备得好一些。





殷蔚芷

1935年10月11日生，女，北京人，中学高级教师

1960年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俄语专科

专长：英语教育

我要三赞

殷蔚芷 上海徐汇区位育高级中学教师

一赞我的女儿

女儿今年四十四岁，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大外孙子，十四岁，明年2017年初将升入初中三年级。外孙女十二岁，明年进初中一年级。（注：新加坡新学年是从每年一月三日开学）。

女儿1994年毕业于南京农业大学微生物系。2003年于美国芝加哥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取得博士学位，专业系分子病毒学专业。2005年在哈佛Harvard Medical School博士后出站（哈佛大学）。2005年应聘瑞士诺华热带病研究所（Novartis Institute for Tropical Diseases）工作至今。

今年十一月十七日，老先生不慎摔裂了左大腿髌关节，经手术装上了人工关节。幸好女儿一家四口早已买好十一月三十日返沪探亲的机票，十一月三十日五时许，下了飞机一家四口放下行李就赶到医院看望爸爸。当晚女婿顶上了夜班的看护工。老先生因手术是全身麻醉，人还有些恍惚，一夜十几分钟就要小便一次，其实插着导尿管，不用起身小便，女婿只好一次次地起身，向他解说。这一夜女婿被折腾得够呛。

十二月四日出院回家，女儿心疼我让我睡到另外一间房间去，她自己睡在爸脚下的小床上，一直坚持到十二月二十一日她返回新加坡。

我三十六岁才生了这么个宝贝女儿，按说会宠得够呛，但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我看过不少宠坏了的孩子，所以我极其注意我女儿的教育。

女儿出生时，我家正住在一幢三层小楼里，一家一间屋住了八户人家，厨房、厕所、浴室、阳台、走廊全公用，拥挤可以想象。因是一个单位的，因而邻里间相处得还不错。女儿全楼最小，哥哥姐姐们都让着她，她常常坐在邻居家的饭桌旁，用筷子敲着桌子喊叫：“吃饭了，大家吃饭了。”

从小，我极其注意对女儿礼貌、敬老爱幼、见人要叫人的好习惯。一天秋高气爽，抱着女儿坐在肇嘉浜路的街心花园中晒太阳，过来一位拾荒的老奶奶，她背上背着竹筐，手里握着一把拾荒钳子。女儿高兴的举着小手叫到“阿婆，阿婆”，老奶奶脸上堆满了笑容，与女儿亲切地打招呼。

我从小就对她讲，女孩子一定要落落大方，万不可扭扭捏捏。大人给吃的东西，喜欢吃就接下来说声谢谢，不喜欢吃就说我不要，谢谢，或摇摇头表示不要还须说谢谢。女儿从四岁开始学钢琴，当客人们请她表演弹上一曲，她总是高高兴兴坐上琴凳，轻轻打开琴盖，很自信地弹上一曲。

她小学毕业，就在我任教的位育中学就读。和其他同学一样，她从不享受老师的特权，例如吃教工食堂。女儿在我校读了六年书，但我没有教过她所在的班级，学校就是这样严格规定的。

1991年女儿高中毕业，考取她的第一志愿南京农业大学微生物专业。校长惊奇地问我，你怎么让女儿考外地学校（当时上海绝大多数家长都不希望孩子考外地大学）。我说到外地很好，让孩子尽早学会独立生活的能力，有什么不好？事实证明我是对的，在她上大学二年级时，我们利用假期去嘉兴参加女儿表姐的婚礼，回沪时是晚上，又是过路车，火车进站正在减速，女儿跟着火车小跑，我心里想火车总会停下来，跟着跑干什么？女儿不听我的继续慢跑，只见她把一个旧布包从开着的窗口丢了进去，并对里面的乘客说了几句话。等我们上了车，旧布包丢在一个空座位上，才明白她是在为她残疾的妈妈（我右脚行走不便）占个座，如果从嘉兴站回上海怕妈妈受不了。

女儿在南京读书的四年，每逢寒暑假回沪探亲，她总会事先打电话告之她到沪的时间，到站后她先要去看爷爷奶奶，希望我和她父亲也能去爷爷奶奶家团聚。

爷爷奶奶是著名基督教传道人，因冤假错案在监狱里被分别关了二十三年和十五年。后胡耀邦同志当总书记，纠正了错案，于1979年年底回到家中，但他已是又瞎又聋的耄耋老人了。爷爷行走也困难，吃饭也因手眼不灵活自己吃饭都困难。每次女儿从南京回沪，她要自己喂爷爷，爷爷伸直了腿坐在藤椅上。一次为了方便喂食，我见她骑在爷爷腿上，我喊了起来：“爷爷腿无力，你怎么坐在爷爷腿上？”她也叫了起来：“妈妈，你看清楚，我腾空骑着，没坐在爷爷腿上。”

1994年，女儿从南农毕业后，找了两个工作她都不满意，决定出国深造，何况六个表兄姐先后有四位美国博士，两位美国硕士。（注：两位硕士非考不取或读不出博士，而是因为他们学的都是Computer，Computer博士在美国是很难找到工作的，公司老板也不敢拿博士当硕士用，发给博士硕士工资，这是犯法的。）

这样一个争气、努力上进的女儿值得我骄傲，值得我赞。

二赞我的学生

我是一个有三十二年教龄的中学教师，如果加上退休后到兄弟学校当打工奶奶的话有四十年之多。

学生中最出类拔萃的有同济大学前校长、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物理系系主任、教授朱邦芬，著名话剧演员陈少泽，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副秘书长、灾害史专业委员会主任高建国，上海交通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院长唐小真教授。潘光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研究所研究员教授、所长。俞新天上海社科院院长（现退休）。

这些学生是我的骄傲，也是我们位育中学的骄傲。

如果我有时间，我肯定能查找到更多的优秀学生，他们的成功也离不开我这颗铺路石子的作用。

一个几乎要领养的儿子。

文革不久，社会上打砸抢成风。一个学生父亲是远洋轮上的老水手，家里七个孩子，这个男孩子是老七。母亲日夜忙于照顾七个孩子的吃穿，父亲又是长年出海。老七性情暴躁，大哥好不容易给他弄到了一顶军帽，他高兴之极，没想到被别的红卫兵抢走了。他天天在街上找机会抢回来。母亲怕他出事，交代我严加看管。我采取了死盯的办法，令在放学后必须坐在我办公桌旁，看看读读毛主席语录，有时给他讲主席诗词，上厕所都必须向我请假，时间长了，我会去男厕所里把他抓出来。

一次他又犯了事，工宣队师傅来叫我，我去了办公楼三楼顶层，见他坐在小屋受训。我一进屋，他就嚎啕大哭，边说：“没有，没有，我没有打先生。”他称我为先生，不带姓，至今也这样，似乎在学校里他只有一位先生。

后来弄清楚了，工宣队员听了误传说他打老师我。从此同事们开玩笑说我有儿子了。

每逢周二、五下午3:30 - 5:30是教师政治学习的时间，我因不放心他，总把他带在身边一起听老师应听的政治报告，这样同事们说：“你儿子最近怎样？”说真的要不是我家只有一间住房，没准收留了他。

后来他到了国营大厂工作，也娶妻生女。一次去他家参加乔迁之喜的饭局，他指着其中一间房说：“先生，这间房是为你准备的，你可以随时来往，或长久居住。”六八、六九届的学生，虽然他们上山，下过乡，但凭着他们的努力，自学，现在都也是很有成就的人。也许因为他们有多年离家的思念，对父母、老师更加思念。上个月女儿回来探亲与他们碰了头，坚决反对我再骑自行车，说服我买了一辆四轮的代步车，安全多了。

三赞我的希望工程

退休后，年龄增长，对孩子更热爱。记得七、八年前提每天去买菜经过一个小店，常看到一个孩子坐在马路边上小凳上，用一张方凳当桌子，认真在写字做功课，毫不受街上汽车、自行车等的嘈杂声影响，很为感动。走进店里与他父母攀谈起来，得知孩子在一所民办小学读书，问起他的英语学习，父母说有困难，因为父母都不懂英语。我就毛遂自荐，自我介绍是位育高级中学退休的英语教师，愿意免费教他们的孩子英语，他们当然很愿意。当时孩子读小学五年级，从此每周孩子到我家，我给他从基本字母，开闭音节，动词基本的几种时态讲起，一教就是五年。教到初一下学期，我就脱开了他的课本，给他选择初中英语同步阅读等教材。教他学会查字典后，他更活跃了，一周有时看完二到三篇文章来找我答疑，我又把高中较难的动词非谓语形式教会了他。我一位朋友在他就读的民办中学当校长，与校长谈起这学生，校长说他在学校里英语小有名气，我高兴地告诉他，那是我的高足。

早在三年前，我和孩子的父母商量，我认为男孩子光是外语好还不够，有必要学好数理化，我又请我的好友同事教他数、理。这孩子也真争气，因为成绩优良，被保送进入市二中学。今年高二了，他经常与市二的物理老师做物理实验至晚间十一时，并决心2017年的高考要报考核物理专业。另一个孩子是寒暑假在弄堂无所事事又被我抓来学英语，他在亳州上学，只有寒暑假才来上海，现在英语是他所有学科成绩最好的。看着孩子们的成长，想着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娃尔娃拉的微笑，我也笑了。想起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话“捧着一颗心来，不拿一根草走。”我们当教师的，也应该学习这种精神。

这些家长，也是我的朋友，在我有困难，第一个伸出友谊之手的人就是他们。老先生生病住院，他们主动来医院值夜班陪护工作。我种的橘子树和葡萄，是他们帮我施肥、松土。我的手机电脑出了毛病，是他们帮我修好。“人”字，就是这样互相支撑。

邻居们说我身体好，其实主要是我心情好。我总是高兴，总是开心，身体自然好啦！



父亲……女儿想您

思念我的父亲鲍文希老师

雪梅

心声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寒暑不间断，倏忽一挥间，岁月悠悠，别梦依稀，今年已春去冬来，闭目默思，啊！敬爱的父亲，您已离开我们二十八载了……。

随着女儿年岁渐长（现已64岁），特别是近年来，女儿常与您梦里团圆，梦醒分离，回念往昔，思绪翩跹，往往情不自禁，还泪湿沾巾，在这严寒的冬天，窗外寒风萧瑟，在这万籁无声而寂静的夜里，女儿想您……。可是，女儿越想您越是心事沉沉雨打萍，越是难以握笔，特别是退休后的近十年，我的心游离漂泊，总想着应该做点事，整日里忙忙碌碌，似乎做了点事，又好像什么也没有做成。心里是那么不踏实，为此，我曾困惑过，也曾迷茫过——今后的日子该如何度过才有意义啊？

未曾想，恰巧今年秋季的某一天，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我看到了数十年前“电大”读书时的同窗撰写的《妈妈……》，读后感慨万千，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同时也得到点拨启示：啊！我原来的困惑迷茫是源于没有找到我与生俱来的根——灵魂的栖息地。作家毕淑敏在她的短篇散文《孝心无价》中写道：“‘孝’是稍纵即逝的眷恋，‘孝’是无法重现的幸福，‘孝’是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往事，‘孝’是生命与生命交接处的链条，一旦断裂，永无连接。”我丢失的是那大大的“孝”字啊！于是我重新寻觅，认真收拾父亲生前留下的点滴遗物，并虔诚

作者及其家庭简介

作者雪梅（鲍依群，68届初中毕业生）的位育情怀：

我是位育教师的女儿，鲍文希老师、李引弟老师分别是我的父亲和母亲；我是位育中学的学生，1965年—1968年就读于当时的上海市五十一中学；我是位育中学的教师，1995年—2011年任教于位育初级中学，任数学老师；我是位育学生的家长，女儿周卓云1996年—2003年就读于位育中学初中和高中。

作者的父亲鲍文希于1943年由李楚材校长聘请入位育中学工作，任文科教师，并兼管文科教学，相当于教导主任职位。以后担任历史教师、教研主任。鲍老师把一生都献给了位育中学，至1973年在位育退休。

作者的母亲李引弟在位育建校时被李楚材校长聘为办公室秘书，在位育校长办公室辛勤工作几十年，直至1975年退休。

鲍文希老师夫妇，与李楚材校长和郁定一老师一起，被誉为位育中学建校四元老。

分类，谨慎梳理，我的眼前浮现出父亲慈祥而亲切的身影，越来越清晰，青年的、中年的、老年的爸爸一步一步向我走来，爸爸你有这个感觉吗？啊！我蓦然清醒，只有与敬爱的爸爸妈妈心灵通话，我的心才能安稳。顿时，我的心底一股暖流不断向上喷涌，眼泪哗啦啦落下，对不起啊！我敬爱的爸爸妈妈，我怎能最重要的事情搁置脑后呢？女儿真是一时糊涂啊……。

重新翻阅冰心老人的《南归》，心潮起伏涟漪阵起，老先生对她母亲的怀念和临终前的细微描述，剖析她自己的心路历程，字字句句是那样令我感动，令我回想联翩。请让我拜学冰心老人，参考我昔日的师兄认真地做一次迟到的忏悔吧！我要写我的父亲，我要追寻爸爸您的足印。作家曹文轩先生一段话，正表达了我此时的心境：“写它，我有一种沿着宽阔的父爱之河顺流而下的感觉，这

是一次感情复活，一次感情回放，也算是我对这种感情的膜拜、深深敬意和纪念。”

父亲啊！在您离开我们28年后的今天，我才顿悟清醒，一定让您老人家失望了，真的不能原谅，可只要我还能醒悟，一切都还可以弥补，请原谅女儿的“不孝”。我拼命搜索着您的生平资料，寻觅着您的足迹，一幕幕仿佛就在眼前……

召唤

时光回到了1989年的那个深秋。

静悄悄的教室里只听见钢笔尖“刷刷”的声响，当时我参加“FORTRAN 77”的考试正在进行，我心里不知为什么，无名的焦躁激发起阵阵紧张，忐忑不安，随着最后一题的解答完毕，那一口气才缓缓呼出，半年的计算机程序设计语言学习总算画上句号。此时，教室门被轻轻掀开了，“鲍依群出来一下”，监考老师的声音把我从复查考卷的思路中惊醒，我急忙起身走到老师身边，一张薄纸随即交到我手中，那是一张电报信笺，我赶紧回课桌拿起考卷交予老师，离开教室，打开电报纸，“父亲病重速回”六个小字映入我的眼帘，我差点晕了，没看错吧，年初刚从父母家探亲回来的我，感觉到一切都平安过去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那是春节大年初三，父亲早上起来洗漱完毕，早餐按惯例吃着他最喜爱的芝麻汤圆，一家人团团圆圆，好开心哟，可没过多久，一阵腹痛让我的父亲头上滚下了豆大的汗珠，赶紧扶他平卧在床，母亲为他轻揉腹部，慢慢地慢慢地，症状减缓了一些，他渐渐地睡着了。都是汤圆惹的祸，我们都这么认为，一觉过后，父亲的疼痛终于缓解了，总算有惊无险。那个春节就这么不安地过去了，我又准备动身回贵州上班了。那次离家，父亲紧紧搀着我的手，一步步走下那石库门老房子狭窄的楼梯，穿过昏暗的过道，送我到大门口：“毛毛（我的乳名），一路当心哦！到家了来信哦！”说着说着两行老泪嘣嘣流下来，我惊呆了！离家20年来，父亲每次送我，从不流泪的，我握着他老人家的手，感觉到在颤抖，可又是那么暖，那么暖，我忍不住了，“哇”的一声扑倒在爸爸的怀里。“不哭，毛毛不哭！我不是在哭，人老了，眼睛总是这样的。”父亲喃喃地说道。这一幕深深地烙在我的心里……难道这一哭竟成了我与父亲的永别？当时我怎么也没想到，太年轻、太粗心啊！

拿到电报我急奔回家，当时，我女儿还小，只有三岁多，只能让我先生带着她在厂里，我们商定，只能一人回沪了。我随即收拾行李，连夜赶上了东去的火车，火车上没有座位，我只能直直地站在走道上。车轮的隆隆声仿佛把我带到那遥远的故乡，心里不断地祈祷：“爸爸，你要好好治病，一定要坚持，坚持挺过去……”。爸爸的身体一直不好，他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心脏病，房颤也很严重，

可是他乐观坚强，每次都能在与病魔的搏斗中获胜，我是那么地相信他，会好的，会好的，爸爸一定会好的……。

两天两夜的行程是那么漫长，人挤人的车厢也使人感觉空气的停顿窒息，加之心情的焦躁烦恼，脑海里一片混乱，无序无章。我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梳理着极乱的思绪，排列着即将出现的几种可能性，思考着该如何去应对和该怎样去做，最坏的可能性不能不想，我怎么办？怎么办？第一夜挤在座位的边角上，彻夜不眠，滴水未进。终于到第二天了，我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询问列车员有没有卧铺，也许老天爷可怜我还有那么些许“孝心”，居然还有一张卧铺上铺票可补，不管怎样，为了能回家照顾好我病中的父亲，我至少要保持体力精力，于是我补了票，在熙熙攘攘的人堆里直往卧铺车厢挤去，到了指定位置，爬上三层倒头便睡。昏昏沌沌中听到了列车上送餐工作人员的叫卖声：“餐车现在供应午餐……！”啊，我一天一夜没进食了，得赶快吃一点，不能让家人看到我如此憔悴不堪。正冒着热气的铝制饭盒里的盖浇饭，也不知其味一股脑儿扒进我的嘴里，一会儿精神似乎比以前好多了。我继续躺在狭窄的上铺，脑海里浮现着这半年来家中母亲、父亲、二姐发来的信件，其中讲述的桩桩家况、件件事情……。

春节探亲后离沪，在六月某大事件中，父亲和母亲在五月就来信，叮嘱我要清醒稳重，认清形势，不要盲动。父亲信中还特意谈到今年春节团聚很不易，若小周（指我先生，他因孩儿的爷爷奶奶身体不太好，所以就回老家与家人过年去了。）能到就更完美了，他还写到小周送的杜鹃花已经花开一片红了，多么想与小云云一起看花儿盛开啊……。

六月又接到二姐来信，说父亲住院了，诊断是胆管堵塞，并手术治疗了，一切都很顺利，父亲好坚强，但母亲很担心，很辛苦，一切都过去了（现在想来或许二姐是怕我担心，没有如实说明病况）。

母亲的来信中总是说家中都好，不要担心，还一再叮嘱我们保重身体……。妈妈呀！你为什么不让女儿为你分担辛劳和痛苦！

二姐与小妹在上海，家中的事情她们分担很多。二姐从小就十分顾家，照顾父母，她担当最多，所以我那么信任她的每一句话，可如今怎么就突然电报于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呀？火车，你快点开，我好想马上飞到爸爸身边，能做点什么。由于常年在外，父亲每次生病，我都不能在他身边照顾，真是悔恨心痛。快给我一次机会，让我能在父亲身边尽一次女儿应尽的责任，应尽的孝心。

漫漫长夜终于过去了，清晨的一缕阳光射进了车厢，列车已经进入了浙江境内，归心似箭的我早已梳洗完毕，



鲍文希、李引弟老师夫妇与四个女儿（中排）、三个女婿（上排）及外孙们的合影。左一为本文作者鲍依群。

整理好旅行包（其实包内空空，仅有换洗衣服），看着窗外急速后退的树木，还没到杭州，我又重新坐到靠窗的折椅上，努力按捺住那“砰砰”直跳的心，闭眼休息。“列车马上到达杭州车站，有到杭州站下车的旅客，请您准备好行李，到车厢门口等候！”这是列车广播员的报站通知，我急不可耐地跟着下车的人往车厢门口走去，列车徐徐进站，停靠在站台上，“杭州站”三个大字跳入我的眼帘。呀！这是杭州，到上海还有三个小时，我不愿再退回我的铺位，找个离车门口较近的座位坐下，等候上海站的到来……。

无心观望窗外的秋景，开始梳理头绪，应该先到家里，再去医院，还是先去医院再回家，无人商量。还是先回家吧，妈妈可能会在家，也不一定，但家中肯定会有人，若没有人，再去医院，好在我家离医院很近。爸爸，您知道您心疼的女儿快回来了，她要守在病床边，看着您病情慢慢好起来……。

列车飞速地前行着，两边窗外的高楼越来越多，刚离开半年多的上海，我又回来了。可此刻的心境再没有了以往的喜悦、欢快，有的只是焦虑、忧愁甚至还有那么些恐惧，亲人啊，让我们快些相见，好呼唤我病重的爸爸，爸爸啊，您可感觉到女儿的心跳，离您越来越近的心跳，您要坚持住啊！一切都会平安过去的，我们都那么爱您，那样的需要您……。车速明显减慢了，“哐唧唧，哐唧唧”，“前方到达本次列车的终点站—上海站，请旅客们……”，顾不得听完播音员的报站声，我站到了车门口的第一位，似乎只有那样才能最快地到达那期盼着的家。列车终于停稳，车门打开了，我第一个跳下站台。沿着熟悉的道路坐上41路车到达陕西南路永嘉路站，下车后，沿着永嘉路走，一路小跑到“慎成里”，拐弯抹角来到家大门口。眼前，整齐地摆放着几辆自行车，顿时让我软了腿脚，不祥的预感跳入脑中，“大事不好，我家从来不会有

那么多的自行车客人呀！怎么今天……”，心跳得都快到嗓子眼，我尽力让自己稳住恐慌的心态，千万不要情绪失控。弱不禁风的妈妈还在楼上，一切都还未知，一定不能失控，心里不断自抑。我整理了一下头发，轻轻地急促地敲打着那红色的大门。开门的是楼下阿姨：“毛毛，依回来啦！鲍家伯伯走了，依要节哀噢！”最坏的预想真的出现了，无论怎样都按捺不住，眼泪夺眶而出，一发不可收拾。我木然地站在灶房里许久，一动不动……。“毛毛，上去吧，鲍家姆妈还等着你哩。”楼下阿姨提醒我，我这才蓦然知道，现在不是发呆的时候，要去安抚妈妈，我那刚失去最亲的亲人的妈妈，她怎么承受得了？理智告诉我必须坚强地走进家门。擦干眼泪，提着行李，走过那昏暗的过道，我一步步跨上通往二楼的拐弯楼梯，走进门，屋里来了几个单位的同事，见到我就起身与我招呼，我的眼眶里含满泪水，也不能看清他们的面目，只是点头，他们安慰母亲并向母亲告辞，我强忍着不让眼泪掉下，礼貌地送客人下楼，并向客人告别。我走进了楼梯脚下的卫生间，心里想说“时光老人”请给我几分钟吧，好让我的眼泪全部流下，稍顷，再次擦干净泪水，我要去见我的母亲，母亲需要我，我不能在她面前表现出过度伤心的情感……。再一次走进家门，只见妈妈躺在床上，大姐和大姐夫坐在沙发上，二姐依偎在母亲身边，请妈妈喝水，“姆妈，我回来了”，我轻轻地与妈妈打招呼，妈妈点点头，用手势示意我坐下，然后就闭上了眼睛……。

大姐给我倒了一杯开水，让我休息一会儿，二姐扶母亲缓缓躺下，开始简单告诉我这两周发生的情况：父亲是因为急性胆管堵塞做了手术，手术过后情况还好，伤口也收的不错，出院后慢慢在家歇着。两周前突然又尿路感染，小便不能正常排出（这是父亲以前有过的症状），马上又被送进医院，按以往治疗方案，插导尿管排尿，不幸的是再次发生了感染，父亲发烧了，体温直奔39度朝上，持续不退，用抗菌素也不能压住，长时间的平躺影响着父

亲的呼吸，父亲的呼吸出现了问题，肺部感染，大口大口的鲜血从父亲口中鼻中溢出，情况非常危急，院方马上下了病危通知，一切来得那么突然，只听到父亲“呼哧呼哧”艰难的呼吸声。体弱的母亲每日一早直奔医院，一整天在医院服侍，晚上二姐、二姐夫、妹妹、妹夫轮流照顾，病情日渐严重，没有好转的迹象，不轻易打扰女儿的母亲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决定发电报通知大姐和我。由于大姐工作在马鞍山，半天就能到家了，所以她们全家还是见到了父亲最后一面，可是我呢？可怜的爸爸没能等到他心爱的“毛毛”归家，就撒手西去了，我怎么也不能原谅自己，为什么没能感受到远方父亲的召唤。女儿真是“不孝啊！……”。10月7日，也是国庆节过后一周的那个凌晨，二姐当班，病房里只有父亲艰难的呼吸声，突然又是一阵干咳，鲜血再次从父亲口中溢出，二姐赶忙叫来值班护士，擦干净血迹，仔细观察，父亲的手已经无力地垂下，胸脯不再起伏……。护士请来了当班医生，检查后被告知父亲没有了生命体征。万分悲痛的二姐目睹了父亲的最后时刻，那生离死别的场景唯有我二姐亲临。清晨，母亲按常例赶到病房，见此情状，哪能接受这残酷的事实，“老鲍啊！你怎么就这样走了……！”一向坚强的母亲怎么也忍不住撕心裂肺的痛啊，扑在父亲的身上一声声呼唤，最心爱的人去了，再也唤不回来了，几十年风风雨雨相依相伴的日子就这么断了，怎么可以啊！……。父亲就这样离开了他最亲的亲人，离开了他最热爱的一门历史学科，离开了他最心爱的学生，再也不能睁开双眼看看刚刚有起色的祖国。

说到这里，二姐已泣不成声，母亲缓缓从床上起来，环视着我们姐妹，许久没有说话。我走到母亲床边，坐下握着她冰凉的双手，“毛毛，你最熟悉学校的情况，到学校去告知有关人员吧，还有后面的事情要做，看学校怎么安排。”母亲的冷静让我突然意识到，是啊，不能只沉浸在失去父亲的悲痛中，要做好后面送别父亲的事情。“好的，妈妈你放心，我会去做的。”“还有一件事情，依要执笔写你们父亲追悼会上的答谢词，我会告诉你你们父亲的生平事迹。”母亲叮咛着，我点头答应着。

匆匆吃完午饭，我先去拜访了爸爸的老同事老领导也是妈妈中学时的同学朱家泽伯伯（朱伯伯早已经离开母校，当区教育局局长了），他是我爸爸最至交的老朋友，我要告知他，请他指教如何去办好父亲的后事。他得知消息后，马上起身带我到了母校，找到领导赵家镛校长，待我向赵校长告知噩耗后，朱伯伯第一句话就说：“老鲍的悼词我来写，你们最后定夺。”赵校长连连点头，“你费心吧，你最了解鲍先生。”接着带我去总务处，交代王桂凤老师帮忙安排追悼会需要的物品。尔后赵校长让我安抚母亲，并说等家属确定追悼会日期后，通知学校，一切会按照家属要求去做。

回家后，我把学校的态度和要求告诉了母亲，母亲说

就定在十月十三号吧。

父亲的遗像端端正正地安放在玻璃柜上，他微笑着看着我们在母亲的指导下，一件件一桩桩有条不紊地做着送别的准备工作，感觉我们的父亲就在我们身边，他的灵魂尚在，并未走远似的，是那样的安静，那样的平静和肃静……。

送别

上海龙华殡仪馆的松鹤厅——1989年10月13日（我先来到现场，与校方落实追悼仪式的流程。）

十月的天空风轻云淡，那和煦的阳光如同父亲慈祥的眼神，引领我来到龙华殡仪馆。

庄严的大厅正中央悬挂着父亲的遗像，两旁是母亲书写的挽联“忠诚坦白俭朴常乐无他求 教书育人鞠躬尽瘁育英才”，一生写照，字字如斯，朴实无华，光明磊落，勤勤恳恳，竭心尽力，死而后已。横幅“鲍文希同志追悼会”八个大字 娟秀俊美，凄怆有力。大厅左侧有李平钧先生的挽联“执教四十春秋乐育英才功在国家范存位育 培养万千子弟奖掖后进献身社会誉满春申”，右侧是李楚材校长的挽联“栽李种桃日匆匆不辞辛劳不计功 为国储才终有得以身作则好和衷”。大厅正前方摆放着母亲赠送的精美小花篮，两边跟着四个子女携家属孙辈的小花篮，大厅两侧由单位团体送的十六个大花篮和亲朋好友、老同事、学生们、街坊邻居敬送的三十六个花圈整齐地摆放为里外两层，父亲就在这秋季鲜花的簇拥中安详地睡着。我伫立在父亲的遗像前，他老人家一身中式棉袄，花镜（指戴的老花眼镜）后那微笑的双眸温柔而亲切，我久久地凝视着。“毛毛，依来啦……”仿佛这熟悉而关爱的声音就在我的耳傍，是那样温馨，那样亲切。“爸爸，您的毛毛失信了，说好了要再见的，却迟到了，在您走前我没能来得及和您握手，我没能到您的病床前尽心尽孝，尽责尽力，我……”。苦涩的眼泪顿时夺眶而出，我心里默默地痛苦地向爸爸倾诉着，我好懊悔啊！……

“请各位入场”，广播里响起了通知声，我从恍惚中惊醒，赶紧走到休息室与家人会合。二姐扶着母亲站在出来的门口，等待着那让人揪心的时刻。门徐徐地打开了，引导人员告知我们出场，在母亲的带领下，我们儿孙辈依次来到指定的位置。只见大厅里黑压压来了好多人，有平日经常来往的亲朋好友，有熟悉的领导、老师和职工，还有父亲最热爱的学生……。“向鲍文希同志三鞠躬”！在令人怅惘而又凄惋的哀乐声中，有向昔日亲爱的朋友辞别，有向他们敬爱的老师致哀，还有我们向我们最最亲爱的父亲告别……。主持人宣布领导致悼词，赵家镛校长低沉的声音叙述了父亲坎坷奋斗的一生，赞扬了父亲在位育中学乃至整个徐汇区，为中学历史学科的教学立下的汗马

功劳，和他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终生奋搏精神。随后我代表家人向各位来向我父亲送行的领导同事和亲朋好友致答谢词，这份沉甸甸的答谢词是母亲口述父亲的生平，我以子女的角度书写的，我看着稿纸，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几乎哭泣着表达完我们对父亲的哀思之心，对领导同事和亲朋好友的感激之情。答谢词在陶行知先生的“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警言中结束，那是对我们敬爱的父亲最真实的写照……。

随着哀乐声的再次响起，与父亲真正告别的时刻到了。我们扶着母亲，缓缓走向父亲的灵柩，老人家安详的面容离我们越来越近，我隐约听到了父亲轻轻的叹息声，这叹息声仿佛是父亲为自己辛苦操劳的一生画上的一个句点；是对他与家人生活了一辈子的老房子的眷恋；是对陪伴他一生的我们的母亲的依恋；更是对他寄予无限希望的儿女们的挂牵。我只能听任父亲作此痛楚的叹息而无所开解，我终于体会到自己原来是如此的未能尽孝：我无法做到让父亲没有病痛就罢了，还无法做到让他顺利颐养天年，甚而无法做到在父亲离开的时候起码应陪伴在他的身边……。

爸爸啊！我最最敬爱的人，现在“毛毛”回来看您来了，您是看得见的，是吗？“爸爸！您睁开眼睛，女儿终于回到了您的身边，我正在呼喊您，您是听得见的，是吗？您要看看‘毛毛’一眼啊”！然而父亲却永远闭上了双眼……。

光阴啊，你慢点儿走，时钟啊，你能否减速，能让我们与最敬爱的父亲再心灵对话一会儿，好吗？爸爸啊！您一生以来从未曾停过脚步，是太累了，想休息一下了，是吗？您只是睡着了，还会醒的是吗？记得一年前教育学院和各个中学的会议室课堂里，还留有您稳重而坚实的脚步，您为中学的历史教学乐此不疲地奔忙，为着您钟爱的历史教育事业呕心沥血，无怨无悔，您的《征程》之路还没有走完，您还将带着您的学生——年青一代的历史教师去完成祖国历史的传承，是吗？……。

写于 2017年12月18日

附注：因篇幅限制，父亲生平详叙见我的续篇《追忆我的父亲》。



志愿路上践初心

黄梅君 65届高中

今年是我到上海科技馆当志愿者第十五个年头了。

十五年前，我带着我和我爱人的资料到科技馆报名当志愿者。李笑和老师接待了我们，经过笔试面试、资格和政治审核，我们当上了上海科技馆的第一批志愿者。开始了我们夫妇做志愿者的征途。

十五年前我们都还未退休，我们放弃星期天的休息赶到科技馆参加值班工作。记得有一次我出差到外地，为赶上上岗时间，我连夜乘车，清晨6:00多到上海，一夜未睡的我直赴科技馆，在宽广无人的科技馆的椅子上休息了1个小时，就在设计师摇篮的展区上维持秩序和辅导游客操作电脑。多少个刮风下雨的日子，多少个烈日炎炎的夏天和寒冷的冬天，我们都坚持着上岗。我们夫妇完成了十五年的志愿者工作。去年，因年龄关系，我爱人离开了上海科技馆的志愿者队伍，我还坚守完成这最后的二年工作。

志愿者的精神是什么，是无偿地奉献，让我们献出一份爱，世界就盛满美好的明天。十五年中，我们参加了世博会、残奥会的志愿者活动，参加了小区的平安志愿者的值勤工作，参加了上海交通队的值班和组织工作。我们自觉组织了无偿的给暑期儿童上绘画课、棋类课。我丈夫离开了科技馆的志愿者队伍后，与我双双参加了上海启明星支教志愿者队伍。组织并参与为民工小学的学生上课的工作。

在当志愿者的路上决不忘初心，无论今后我们在哪儿，我们都是志愿者队伍中的一员，只要身体条件允许，我们将永践初心！



《弄臣》排练和演出 随记 (共四则)

柯晓明 67届初中

《弄臣》排练和演出(一)

2014年初看过西雅图歌剧院上演的威尔蒂的著名歌剧《弄臣》，出演剧中女主角吉尔达的是刚获得最负盛名的“新声音国际歌剧大奖赛”第一名的美国花腔女高音Nadine Sierra，男主角则特邀意大利的一位著名男高音担纲。整场演出紧紧地俘获了观众的心，当演到年轻纯洁的吉尔达为爱情殉身的最后那场戏时，观众席中不时传来轻轻的叹息和抽泣声。演出结束时全场掌声雷动，观众久久不愿离去。一场好的经典歌剧给观众带来的不仅是艺术上的享受，也是心灵上的陶冶。

2015年年底我有幸被邀请参加西雅图西北歌剧院《弄臣》的演出，虽然只是跑龙套唱几声，但和坐在观众席里看演出不一样，从头到尾地参与排练和演出是一次难忘的经历。西方歌剧是主要以歌唱和音乐来表达剧情的戏剧，是融合声乐、表演、交响乐队、服装及舞台背景灯光等为一体的表演艺术。演员不仅要根据自己的音色和声线条件出演剧中的某些角色，还要通过自己的表演，依剧情需要在舞台上刻划出所饰角色的内心世界，要成为一个好的歌剧演员真是太难了。我看到在排练中若是男高音的声音太靠后或太暗，艺术总监就会毫不留情地给你脸色看。因为是乐队现场伴奏，哪怕只唱一两句，节拍不准，整个乐队就得停下来，指挥一定骂人。难怪业内有一句话，如果爹妈没有给你所有的这些条件，那就是老天没有赏你一碗歌剧演员的饭吃。我的妈呀，难道勤奋不管用吗？

毫无疑问，导演对歌剧的诠释，指挥对音乐的处理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上演一部成功的歌剧对其它许多细节也不容忽视。比如舞台总监就规定剧中男演员就一定要穿文艺复兴时期式样的齐至膝盖的靴子，因为威尔蒂的这部歌剧就是根据雨果的描写十六世纪时期社会的小说《国王寻乐》改编而成。为了租这几双这样的黑色靴子，剧院寻遍了西雅图的戏服道具店铺。如果不是出于对歌剧的酷爱，谁愿意去受这份罪！这次演出将在西雅图一个有百年历史的意大利建筑风格的剧场Moore Theater演出，也是别有一番风味。

《弄臣》排练和演出(二)

在美国当歌剧演员可不是一碗好混好吃的饭，“受冻挨饿”不为言重。从世界顶级的歌剧院，如美国大都会歌

院，到地方一流的歌剧院，如西雅图歌剧院，都没有拿工资的歌唱演员，只有按演出剧目签约的“合同工”。没人请你，没剧可演；没饭可吃，受冻挨饿，从明星大腕到跑龙套的配角概莫能外！西雅图是美国为数极少的几个（包括大都会歌剧院）按排练和演出时间付合唱队员工资的歌剧院，当然工资仅是象征性的。

歌剧演唱不用麦克风，完全靠真声传递到剧场的每个角落，因此对发声的正确位置和行腔共鸣要求特别严格。美声歌唱，其训练周期和投入相比其他的演唱方法要长得多，但回报却不成正比例。据说在意大利歌剧演出季节以外的时间，你经常可以碰到推销皮鞋的歌剧演员，因为意大利皮鞋出名，卖皮鞋也可以赚点钱养家糊口。这次参加西北歌剧院《弄臣》演出的歌剧演员中有大学老师，政府职员，医生律师和餐厅服务生，他们都是经过试唱考核，择优入选。他们大都学习美声唱法多年，其中不少毕业于专业音乐院校，常年热衷于参加歌剧演出。虽然无法以此维生，却连续三个多月每周二个晚上，搭上周末两天参加排练，虽苦犹甜，凭的就是对歌剧艺术的满腔热情和如痴爱好。

西北歌剧院的创办者和艺术总监Pamela Casella毕业于世界顶级的柯蒂斯音乐学院，80年代曾经和帕瓦罗蒂共同签约美国大都会的演出，唱遍美国的主要歌剧舞台和欧洲的一些歌剧院。十几年前退出江湖回到西雅图，以教授声乐为主，同时排练上演了十几部经典歌剧，忙得不亦乐乎，却过着清贫的生活。人各有志，不以金钱和成败论高低，他们这种对艺术的热爱和执着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由衷敬佩！

《弄臣》排练和演出(三)

秋雨淅沥的周末，在西雅图市中心有着百年历史的歌剧院参加歌剧《弄臣》的演出。古老剧院当年的精致辉煌依稀可寻，音响效果不亚于现代歌剧院。法兰西大文豪雨果的故事，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再创作的歌剧，在一群热爱歌剧的专业和业余声乐演员、乐队、指挥和观众场景下融合。用心去演唱和感受那一段段波澜起伏和美妙动听的咏叹调，扣人心弦的男女声二重唱和四重唱，还有和谐并充满感情色彩的男声小合唱。当乐队落下最后一个音符，全体演职人员向观众谢幕以后，大家不由自主地拥抱互贺，三个多月来排练中所经历的辛苦顿时化作喜悦的泪水。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观众的掌声就是对演员的最好肯定，而演员谢幕后的喜

悦却总是伴随着几丝自我遗憾，我下一场可以演得更好！

参加西北歌剧院《弄臣》的演员来自四面八方，各行各业，为了追求那一份对歌剧艺术的热爱，切磋交流，互相扶持，我被这真挚的团队精神所感染。一个本地的小型歌剧院 full stage 上演一部著名的经典歌剧，其艰辛路程只有亲身参与才能有所体会，而演员的艺术水平也正是在排练和舞台演出的千锤百炼中得到提升。这场演出给我深刻的感受之一就是歌剧演出中表演的重要性，一个歌剧演员光有漂亮的嗓子和成熟的技巧是不够的，你在台上如果不能很准确地刻划出所饰演角色的性格特征及其内心世界，你还不能称得上是一个优秀的歌剧演员。艺术追求是无止境的，而艺术的享受也正是在这种不懈的追求中得到满足！

《弄臣》排练和演出(四)

最后一场演出圆满地画上了句号，我却意犹未尽。1988年，也是在12月份，我在西雅图的PF&S律所得到了法学院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当时在法学院的老师和同学都问

我，“Why did you choose Seattle over San Francisco, don't you know Seattle is far away from anywhere?” 20年前我和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的同行经经贸部的邀请，分别在北京和上海做法律讲座，与会者都是来自超大型国企的法律顾问，好幾次有人对我说，“哦，你从华盛顿州的西雅图来，你们那里离纽约很近！”自“西雅图不眠之夜”和“北京遇见西雅图”这两部电影以后，国内的朋友很少有人问我西雅图在什么地方。

说电影和音乐等文化交流所带来的影响和冲击不输于国家领导人的到访一点不为过份。参加西雅图西北歌剧院《弄臣》演出的阵容中有两位毕业于国内一流音乐学院的80后男女高音歌唱家，虽然他们都是第一次到美国参加歌剧演出，虽然他们的舞台表演经验尚欠成熟，但是他们的音质音色和演唱技巧给美国的同行和观众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们聪明好学，和同台的当地演员很快就打成一片，我亲眼见证了他们从排练到上台演出的明显飞跃。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的中国好声音好表演在美国歌剧舞台大放异彩，“中国歌剧演员遇见西雅图”定将应运而生，那时西雅图功不可没！

The ship Disney Wonder lay at anchor, towering and majestic, right next to Pan Pacific Hotel where we had checked in the previous day. The hotel, located at the waterfront of Vancouver, is rated five stars and our room is \$500.00 a night. Through its large windows positioned at different angles, one never fails to get a breathtaking view of the harbor below and beyond. We went to the hotel directly from the airport by taxi on the afternoon of arrival at Vancouver. The taxi driver drove like crazy, weaving in and out for over thirty minutes. As he drove on, I grew increasingly restless and uneasy, fearing we might get ripped off. But much to our disbelief, the taxi driver charged only thirty-six Canadian dollars for the long trip. As a reward for his honesty he received a generous tip of \$60.00 from my son. While the hotel room was the best ever, its dinner was a complete disappointment. I ordered a twenty-five-dollar salmon sandwich which was cold, salty, and hard to swallow. However, the continental breakfast served the next morning turned out to be satisfying.

A party of six with my son's family

MY ALASKA CRUISE

Benjamin Chang, '61 Senior



included, we had booked three staterooms or cabins on Deck 7, each consisting of a bedroom with a queen-size bed, a small living area, and a verandah where we

could breathe in fresh ocean air. The couch could serve as an extra bed at night once its back is flipped over. The ship is large enough to take three thousand passengers while the staff comes to one thousand so as to ensure the best possible service and to make the ship a home away from home. The staff is recruited internationally; for instance, our head server is from Jamaica, the server from the Philippines, the assistant server from Thailand, and the stateroom host from Indonesia. Is there any Chinese on the cruise staff? Yes, mostly girls, who are employed for kitchen duties. These poor folks, whatever their nationality, work awfully hard on a 12-hour shift for months on end at sea, away from their loved ones, with the same routines repeated day in and day out.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ey took the tough job out of sheer economic necessity.

Interestingly enough, I noticed a fairly large number of Chinese passengers on the ship. A typical Chinese family consisted of the white-haired grandparents speaking Mandarin; the young couple speaking decent English, with an accent, though; and the kids speaking flawless English; showing a clear generational dif-

ference in language ability. News media tends to describe Chinese tourists as being notorious for their lack of good manners. But the Chinese tourists that I observed on the ship were generally quiet, educated, and give courteous smiles whenever incapable of expressing their thanks in English. However, I was turned off by an incident that occurred in the elevator. An elderly Chinese man holding in his hand a cup of coffee without a lid spilled a little by accident in the elevator. He was too stunned to either apologize or clean up the mess. Instead, he and his wife said bye-bye to me and then stepped out in a hurry to avoid embarrassment. I was left wondering what I would have done to prevent a possible slip by the next person in the elevator.

The buffet aboard the ship was excellent in terms of variety, freshness, taste, and serving hours. Fine dining in the evening rotated in the four fantastic restaurants. What made this cruise special was that Disney characters like Mickey Mouse, Goofy, or Cinderella, to name a few, showed up at dinner time and moved from table to table to be photographed with the lovely, excited kids. But one night my wife and I became the center of attention when a group of servers surrounded our dinner table and started singing in celebration of our fiftieth wedding anniversary due in January 2018. What a pleasant surprise from our thoughtful daughter-in-law who had notified the ship staff beforehand!

The first Alaskan soil we set foot on after two days at sea was a tiny community called Skagway with a mere population of roughly 900. The small town offers nothing but train rides and bus tours. The tour trains are old-fashioned like the trains in use back in China in the forties. It was freezing that day, but the stove with a chimney kept the train compartment warm. The train emitted coils of black smoke as it wound its way slowly up the mountain. Along the way, we saw mountain trails and deep valleys where crystal clear rivulets zigzag and centuries-old trees shoot up into the sky. The train finally made it to the top of the mountain, followed by celebration with generous portions of champagne and cookies that warmed our hearts. It is said that some

35,000 people flocked to Skagway in the early days of Gold Rush with a dream of striking it rich. They began building a railway but with 35 lives lost mainly due to disease. Only about 300 had their dream come true in the end. One smart guy from Sweden opened a shoe repair shop, being a skilled shoemaker himself. He later moved to Seattle, Washington, where he set up a retail business known as Nordstrom. The railway workers' pioneer spirit of fearing no hardships or dangers is kept alive today by the new arrivals committed to a better tomorrow.

The next day our ship landed at Juneau, a medium-sized town hustling and bustling with tourists, busy traffic, shops, and restaurants. We were first taken to see glacier. No trip to Alaska is complete without a visit to glacier. I was surprised to discover glacier was blue, instead of white as generally assumed. The section of glacier we saw was like a river dam located between two mountains. Over the past two hundred years, glacier has been rapidly receding, which explains why there is so little of it left to see in Alaska. It is sad that nature is being relentlessly destroyed by human oversight, ignorance, and greed. After that, we went whale watching by a steamboat which sped over the waters of the deep sea. There we only saw streams of water ejected by whales as their tails surfaced above water momentarily while their huge bodies were hidden underneath. But we were excited by sights of seals perched leisurely on a floating beacon light while one was gliding by.

The last port of call we visited was Ketchikan famous for its salmon industry. The streets adjacent to the dock were lined with one gift shop after another, which is very convenient for passengers off the ship. The gift shops here offer very good prices, compared with the Disney stores on the ship. For instance, jackets are \$20.00 flat, whether light, heavy, or water-proof ones, you name it. I bought a green hooded sweater for my granddaughter's piano teacher, feeling guilty about spending too little on a gift. Like the other two towns we visited, Ketchikan has lots of jewelry stores that sell merchandize that is either too cheap to be genuine or too pricey to be affordable.

Story has it that a customer expressed an interest in a piece of jewelry, for which the salesperson asked \$6,000.00. But the customer replied he couldn't afford it and turned to leave. Before he hit the door, an offer came from behind, "How about \$600.00?" In Ketchikan, to see a lumberjack show is a must. I had watched similar shows many times before on TV, but this time the show was live. The idea was to chop a wooden block in half with an axe and cut a piece off a log with a giant handsaw or a power saw in the shortest time possible. Two teams were locked in a fierce competition in the midst of yelling, screaming, cheering, and booing from the spectators. The game was a test of strength, persistence, and skills. All the while, I was worried that the performer might miss the target in his swing and landed the axe on his toe!

The seven-day cruise ending on August 28th, 2017, is the most relaxing and enjoyable vacation I have ever had. No cooking, no household chores, and no babysitting. Little wonder an old lady is said to get so hooked on cruise that she sails all the year around. The Disney cruise is a gift from our son to show his gratitude to my wife and me for minding his two children for years. It looks we both are expected to continue our faithful service after this trip.

We were happy to return home "in one piece" except for a rather scary incident towards the end of the trip. At the Vancouver airport, our granddaughter Holly, aged two years and a half, was suddenly found missing after visiting the washroom with her mother. What might have happened was that her mother kept her eyes fixed on her cell phone on her way out so that Holly was allowed to wander off. Every one of us got panicky and frantic, crying out her name as our eyes, wide open, rolled around. It took what seemed to be an interminably long minute before the little one popped up from nowhere. My older granddaughter Abby quickly ran up to her and hugged her with tears in her eyes, murmuring, "I thought I would never see you again!" The important lesson learned from this incident is that the use of the cell phone, if uncontrolled, could potentially trigger a horrible human tragedy.

忆农场

乐嘉伊 67届初中



上个月，我回了一次中国。阔别十一年后，重返故土上海，其变化之巨，恐非“瞠目结舌”一词所能描绘。路过复兴中路，我在努力搜寻少年时代的记忆。“1261号”——多么熟悉的地方，回想当年青春年少，在这里既沐浴了和煦阳光，也历经了骤雨暴风。所幸它的相貌基本没有改变。虽然“黄金周”尚未结束，学校还在放假，我还是在关闭的铁门前留了影。1968年，我就是离别了这扇校门，奔向了社会的大门。半个世纪过去了，我再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铁门锁尽万千绪，长廊依旧人已非。

明年将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五十周年的日子，对此，我们姑且不论是耶，非耶？福兮，祸兮？翻出当年的旧文，重新修改，投往“钟声”。与同生活在北美大地上当年的农友沓哲新，尹惊道等人共同回味我们不再复返的青春岁月，不也是一种乐趣吗？

江南农场旧曾谙

简陋茅屋风吹不破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日，一辆巴士载着我们——上海市第五十一中学的三、四十名学生，风尘仆仆地驶往位于东海之滨、杭州湾畔的上海郊区的东南端——五四农场第一生产队。

该场创建于一九五四年，农田是由杭州湾的滩涂围垦而成。当年首批建场的职工，是当地的农民及江苏启东的移民。五八年至六五年，市区的社会青年来这里成为第二批农工。而我们这些老三届知青，则是“文革”中落户过来的“小三”们。

农场给我们印象深刻的是那片广袤整齐的耕地。南北长度为一千米，东西每隔五十米有大小沟渠分开，每四个五十米宽的土地构成一个地块。每隔四个地块，就有一条长一公里的茂密的防风林。这成列的绿色工程，既可防风挡沙，保持水土，净化空气，又给谈情说爱的青年男女提供了一处隐蔽清静的场所。

给我们印象深刻的，还有我们的新居。这是名副其实的“新”屋，两天前才刚刚落成。这是一个长约三十

米，宽约五米的矩形屋，四周围墙由石灰，泥土和竹片构成，屋顶是粗毛竹作龙骨，上面复盖着厚厚的稻草，清新的香味还间或可闻呢！由细竹竿及细枝植物编成的帘子将此长方形隔成了十个房间。每个五米乘三米的空间内安置了四张上下铺双人床，每八个人便成为室友。除了床，房间里唯一的设施是一个25瓦的白炽灯。没有椅子，可以坐在床上；没有桌子，吃饭的碗可以捧在手上；没有架子，脸盆、热水瓶可以搁在地上。不隔音不隔光的墙壁，使我们不必凿壁偷光，且给了我们与邻居自由交谈的便利。不过女同学还是比较谨慎，她们在房内用报纸糊上了“墙纸”，以免春光外泄。

为了早晨漱口洗脸的方便，我们往往在晚上去河边打上半盆略带咸味的河水，这样既可沉淀水中的尘埃，又可免去清晨出门的窘态。夜晚，北风呼啸，寒流穿壁，靠着帐子、被窝和衣服的重重保护，我们的身体总算一丝暖意尚存。早晨起身一看，我们目瞪口呆，茅屋虽未被冬风所破，但脸盆内的水已结成了冰！我想这个室内的低温纪录，即便是冰天雪地的北大荒也望尘莫及吧！

忍俊不禁与哑然失笑

到农场的次日，毛泽东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在各种媒体发表，接着，全国各地掀起了又一轮上山下乡的热潮。

队革委会派出好素质的农民代表作我们的顾问，并担任由五十一中学和五十四中学知青组成的六排的排长。队领导要求每个排都要有“大批判专栏”，以墙报的形式紧跟政治潮流，这使我们有了用武之地。我们之中“书法家”有四、五位，“画家”有两三位，且人人都是“作家”。我们选择了市口最佳的食堂（兼会场）的山墙作为园地，以“洪流湃”做编辑部的署名，寓意“红六排”。

很快，图文并茂的专栏便出现了。每天，全队的职工都要来食堂，在他们排队等候买饭菜时，醒目的专栏便吸引了众人的眼球。有的忘了向前移步，有的买好饭菜干脆站在那里边吃边看（因为食堂中没有任何桌椅板凳）。其实，大部分人并非对文章的内容有什么大兴趣，他们欣赏的仅仅是构思巧妙的图画及笔走龙蛇的书法而已。

开批判会是那个年代的又一产物。每逢全队开会，队里的“地富反坏”就构成了一道风景线。我们队有全农场著名的“四大金刚”，他们原是些体格健美的壮实小伙，浑身的肌肉丝毫不逊于影星史泰龙。“文革”前期的争斗还是以拳头和力量吃香，四大金刚威震农场，恶行累累。当这些彪形大汉由那些相形见绌的“专政队”队员押往会场前排，俯首帖耳乖乖地陪斗时，我总会忍俊不禁。

有一件事使我无法再笑。那时由解放军组成的军宣队开进了农场，协助搞斗批改。一次全队开大会，小徐带了本“731细菌部队”的书去看（会议规定不得看书看报）。一个矮小的军宣队员溜进了会场后方，深度近视的小徐毫无察觉。但见解放军快步冲向前，一把抢过那本书，二话不说就充公了。

会后，我们集体去办公室。小徐首先认错，接着我们向“子弟兵”解释，此书是揭露日军侵华罪行的好书，希望能开恩还给我们。“这些封资修的东西，早已让它见阎王了”，顺着他的话音，我们看到那蜷缩在废纸篓内的书本残骸，大家相顾愕然。真乃“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

温暖 画板的工艺美术

在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修理地球，无疑是我们最重要的功课。春天播种，夏天管理，秋天收割，冬天开河。一年四季，只要不下大雨大雪，我们都得去为大地母亲梳妆打扮。

记得我二十岁生日那天，正值夏秋之交最繁忙的“双抢”（抢收，抢种）时节。在短短的一、二周内，我们要把早季稻收割起来，进行脱粒入仓，要把耕地重新翻犁、灌溉，然后将晚季秧苗植入农田。

早晨四点半，天才蒙蒙亮，我们就已向12号农田进发。上午的工作是拔秧和运秧。拔秧是把早已密植的秧苗从秧田中拔起，洗净泥土并按一定数量扎成一捆一捆，然后由运秧者送往待插的秧田。拔秧基本上由女工负责，我们男生当然要担运秧的重任。

赤足走在泥泞窄小的田埂上，既要克服地球的引力，将水分很足的秧苗重担挑起，又要使双脚尽可能地粘住摩擦力很小的潮湿田埂，不使自己滑倒，并让重担前进近百米，卸载后再周而复始。来到农村后，扁担就与我们结下了不解之缘。挑土，挑谷，挑粪，挑秧，挑砖——从轻担到重担，从一步一颤，步步颤颤，到驾轻就熟，健步如飞。我们的肩膀更硬了，我们的脚劲更足了，不幸的是，我们的腰部都遭到了程度不等的损伤。

下午的任务是插秧，我们排的指标是46米。插秧真是一门艺术。在棕色的水田中，每隔五米，横拉一根基准线。大家一字形排开，双腿插进被烈日烤炙而略带温暖、

蚂蟥不时骚扰的泥浆田里，腰部弯成了90度。一声令下，众人飞快地取秧，分秧，倒退着点插“六路纵队”。渐渐地，速度与技巧在大自然的画板上分出了高下。高手不仅身手敏捷，而且“绘制”的纵横队列极其整齐，堪称工笔图案画。每个排都有自己的包干地块，无形中展开了一场劳动竞赛。我排的实力是全队闻名的：率先完成任务后，再去援助其他单位。

薄暮时分，一场十二小时的人海战役终于结束了。大家欢呼雀跃，相互取笑被泥浆和汗浆化妆的花脸，疲惫也抛至九霄云外。望着满目葱茏的秧田，一首宋诗蓦然跳入脑海：

一把青秧趁手青，轻烟漠漠雨冥冥。东风染尽三千顷，白鹭飞来无处停。

苗条身材变“十月怀胎”

摘棉花是另一项值得回味的农活。每当棉花成熟季节，那洁白柔软的棉絮星罗棋布地开满田地，真令人“爱不释手”。摘花的工具是最轻的：每人两个布做的花袋，摘花的功效却是最显著的：出门还是苗条身材，不久即成“十月怀胎”。

一般棉花一个花蕾绽开四、五朵絮棉，摘花的要求就是以我们的五指射向目标，左右同时开弓，在刹那间将这些棉桃攫取而出，塞进腰间的花袋。这是一场练眼力，比手技，赛协调的运动。当众人依次在每垄田头端线站定时，浑身的肾上腺素就紧急动员起来了。此刻再也不闻闲言碎语，大家你追我赶，奋勇向前，神情之专注令人难以置信。

正是赤日炎炎的季节，队里规定，在劳动两小时左右，有专人挑一桶大麦茶送到田间，让大家解渴防暑，休息半小时后再干。往常这是我们最盼望的时刻。奇怪的是，摘花期间，大家似乎忘记了这一享受，大麦茶也失去了吸引力。即使有人走上前，也是匆匆地抹一把汗，急急地喝上两三口，然后继续投入高速运转。每个人腹部悬挂的“棉肚”在逐渐膨胀，而他们后背的衣衫上却透出一波一波白色的盐花纹，这是成串汗珠粘附后再被烈日暴晒蒸发所留下的杰作。

收工的钟声响了，大家背著鼓鼓囊囊的大花袋往仓库走去。女生小刘，是我们中间身材最矮小的。她甚至难以将她的收获成果背起，还是其他同学协助她一起扛了回来。过磅员将每个人摘花的重量高声唱票，然后记录在本子上。这时，大家的脸上流露出满足的笑容，仿佛我们摘回来的不是白花花的棉桃，而是白花花的银子。那天下午的最高记录是79斤，夺取状元的，不是老职工，也不是壮实小伙，而是那位最不起眼的小刘同学。

事隔多年，我经常想起这难忘的一幕。论报酬，我们

的农场没有多劳多得，知青每月一律十八元人民币，也没有其他的物质刺激。所谓精神鼓励，只不过在次日的“天天读”时间，排长宣读一下昨天前三名的名字而已。那么大家的动力从何而来？恐怕当年的我们都有一颗但求奉献不为索取的纯朴之心吧！

休闲 · 织梦 · 桃花源

从我们队朝北走过两座小桥，就是南汇县的果园公社，这里种植着无数的桃树、梨树、苹果树。每年春暖花开时节，青瓦农舍与茂密果树之间，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桃红梨白，蜂飞蝶舞，好一派桃花源中的田园美景！

到了水果成熟的季节，果园镇上人声鼎沸。自由市场在当时还属批判对象，水果销售由供销社独家垄断。放在一米见方大木格中有烂斑的玉露水蜜桃，批发价仅三分钱一斤，这是我们唯一能够承受得起的。买回几十斤桃子由数人分享，掀去透明的薄皮，挖除烂掉的糟粕，狠狠地咬上一口，顿时间齿颊留香，幸福无比。二十年后，这块“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宝地，终于被南汇县作为旅游资源而发掘出来。名目繁多的桃花节、品桃会名闻遐迩。而此前几十年，我们就率先大饱眼福和口“腹”了。

农场的工作是看天吃饭。如遇到下大雨或大雪，属于“自然影响”，大家就不出工，这是我们最兴奋的时刻。小龙是围棋理论家，他潜心钻研高手吴清源的“白布局”、“黑布局”，令和他手谈的棋友望风披靡。志丹的手风琴，强强的口琴堪称一绝，他们奏出的样板戏乐曲，使听众如痴如醉，随声附和。一些想步“金刚”后尘者，

乘机苦练哑铃、杠铃、俯卧撑，让肌肉群迅速崛起，以博得青春玉女的青睐。而我们四人一帮的桥牌搭子，则专约宜山中学的桥牌队员展开队式八人大赛，这没有硝烟的智慧对垒，其激烈程度绝不亚于农田中的劳动竞赛。多年以后，当有幸参加上海国际桥牌邀请赛并获得亚军时，我不会忘记在农村打下的坚实基础。

值得我们咀嚼的，有争风吃醋的雄牛们狂奔斗殴的壮烈场面。值得我们回味的，有拷干小浜，活捉鱼鲜虾蟹的喜庆气氛。最值得我们留恋的，是那农场的夜晚，茅屋的灯光。随着时日的推移，室内的灯头由一个发展到五、六个，许多人晚饭后就早早地钻进了帐子，把灯一拧，里面是明亮的世界。夏季可以免遭蚊蝇的干扰，冬日可以增加躯体的温暖。我们原来就读的是重点学校，在校没有读几年书，大家求知学习的欲望还难以泯灭。我们打开了书本，选择各自的所爱，学习哲学，学习历史，学习外语，学习数理化，----- 我们虽然还未入眠，我们却在编织梦境。

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十年以后，当国家恢复高校招生考试之时，我们中的许多同学都进入了高校深造，并涌现出研究员，大学教授，律师，厂长，经理等多种行业的栋梁之材。

农场的岁月是短暂的，三年后，我被上调到工业战线工作。然而，农场的收获却是长久的，数十年来，无论我是当工人，学生，教师，主管，编辑，还是来到美国“洋插队”，我踏上社会第一站的经历及教益始终铭记在心，并时时激励我不断奋进！



说说在美国收藏的趣事之二

朱奎午 66届初中

在美国收藏中国古董，纯属偶然。

十五年前的一个五月天，公司行夏时制，星期一到星期四每天工作九小时，星期五中午就可以回家了。一老美同事提议去参加附近的一个拍卖会，我们就抱着见识见识的心态去了。大约廿分钟，就到了麻萨诸塞州西部的小镇汉普顿的一座过去是农场的仓房前，进去一看。玻璃櫥和一排排長桌面上放着各种各样预展的拍品，再过三小时就要进行拍卖了，人们都在端视着自己喜欢的东西。刚走了几步，三个纸箱映入我的眼帘：上面写着“China, Fragile”一箱是八个康熙朝彩绘三国人物大盆，一箱是青花瓷烛台，油灯，另一箱是廿八个瓷碗，其中乾隆一个，道光四个，同治四个，光绪四个，其余是民国时期的浅降彩绘瓷碗，前收藏者为了方便自己辨识这是中国的瓷器，还在碗底用硬器刻上了“China”的字样。我当时凭直觉判定是老货，又回家叫上太太一起来参加拍卖，化了五百元把盆和碗拍了回来。次年，中国雲南省歌舞团来美国演出，团长和几个演员住在我家，我听说团长張先生是学考古的，即将这两箱瓷器拿出来请他鉴别一下，他说朱先生你这两箱瓷器可是好东西，好好留着。又过了一年，我去上海度假，把一个道光年间的瓷碗带到南京路上上海文物商店的古玩部请他们鉴定一下，（见图1）这时，出来一位老先生，让我把碗放在鉴定台上，然后拿起碗端详起来，少顷把碗往台上一放，说：“你这东西可以的，想卖多少钱？”我说：“我是不知道这碗的价值，所以拿来请教你们的”。他马上接过我的话茬说“二千元钱，你把东西留下”，我说二千元钱就不必了，我也不缺二千元钱用。这时，有位女士走了进来，往台上放了一个高脚瓷杯，那老先生马上来劲了，说“你这碗又不是好东西，你看人家这才是好东西呢！”我本来都准备走了，他这一说，却留住了我的脚步，我想听听那杯倒底好在哪里，不料下面的对话却让我跌破眼镜了：“你这东西哪里来的？”那老先生仔细看了那高脚杯后问那位女士，“噢，我是来碰碰运气的”，那女士接过话茬说道。“那你钱付了吗？”老先生追问道，“付了啊，怎么啦？”女士反问道。老先生说：“你钱都付了我就不说了”，女士着急地追问道：“说啊，为什么不说了呢？”老先生把眼睛一瞪说道：“你这东西是假的，这上面的杯体是后来接上去的！”接下来的一幕是可想而知的，那女士拿了东西悻悻地走了。我心里却为这人心的尔虞我诈感到感叹不已，这古玩行的水真是深啊。



图一



图二

“这古玩行的水很深”的原话我是从波士顿 Skinner 拍卖行，亚洲艺术品總監吉姆卡拉汉那里学来的。卡拉汉先生微胖，中等身材，偶尔会在脑后扎个馬尾辮子，他对亚洲艺术品的鉴定能力可是当下很多国内的专家不能与之相比的。一个青花瓷器，他只要用手掂念一下，就可以告诉你这是什么朝代的，还是现代高仿的。我和我弟弟都喜欢中国古代的艺术品，最初我们去看展品，他就用此话告诫我们，时间长了，相互之间就成了朋友。2005年的春天，我去Skinner看亚洲艺术品拍賣預展，碰到卡拉漢先生，我說：“吉姆，這次拍賣有什麼值得拍的嗎？”卡拉漢先生指著靠窗邊的展台說：“你看到那裡那個紅色的花瓶嗎？就拍那個。”（见图2）我說那你認為出什麼價位合理呢？吉姆毫不含糊地說：“Put all your money in !”。我听了以為他在跟我開玩笑，說：“你還不知道我手邊有多少錢，這不是開玩笑嗎？”他說：“It doesn't matter, put all your money in to get it.”我細問他個中原因，他才跟我說了這花瓶的來历。原來這是個罕見的朗窑紅花瓶，屬於變色釉瓷器，有時窑工燒幾個花瓶，还烧不出一件，因此清乾隆時有一說法：你若要一個人發財，就叫他去燒朗窑紅，你若要一個人破產，也是叫他去燒朗窑紅，可以燒得他傾家蕩產、一事無成。1948年，美國有兩造打官司，一造輸了，需賠很多錢，就把這花瓶拿來作價賠償，當時請了很多專家來作鑑定，認定是一個價值連城的上品，才擺平了那坊官司。于是我和太太商量好自己的心中價位第

二天來參加拍賣，當我快成贏家時，有一美國老頭加入了競拍，很快把我打敗了，當拍買會結束老頭特意來跟我握手，說謝謝我沒跟他競拍下去，省了他很多錢，他說要是你出价到一百萬元，他也不曾撒手的。事後有人问我，你知道刚才跟你竞拍的老頭是谁吗？我说那还真是不知道，原来他是纽约最负盛名的亚洲艺术品收藏家，我这才恍然大悟，怪不得他能这样财大气粗，我這樣的玩家，怎么能是他的对手呢！

所以说起收藏，一定要隨遇而安，有些東西屬於你的，再怎麼折騰，最終總是你的，跟你沒緣的，再怎麼努力，都不會是你的。我收藏的硯台中有一方晚清金安清的硯台，造型古樸，銘文雋秀（见图3），很多年前，我曾與它失之交臂，某台灣老闆六百美元從 Skinner 拍得，欲以三千美元轉讓給我，我說不要也罷，結果二年后，僅以三百美元跟我回家了。此故事頗為傳奇，由於篇幅有限，這裡不能詳敘了，我想下次再跟大家分享。



图三

来美30年

张诚 85届高中

好友蒋文奕来约稿，催了好几次，原本是绝对不写的，但每次到纽约蒋文奕的上海大馄饨我都吃得亦乐乎，实在不好意思拉下脸拒绝。不过声明在先，写得不好，同学们就将就地看吧。

我是于1982年考入位育高中(那时候叫五十一)，位育人才济济都是读书高手，我从一个中等生拚命读书(至少我是这么告诉我父母的)，到最后一年考进班级前10名(其实就是第十名，听上去好听我这样讲)。我对读书比我好的人很崇拜，都是位育教育的，我在想自己读不进前三名，找一个女朋友可以找前三名的。现在很多人对我说你太太很漂亮，其实他们不知道当时我只看分数，碰巧她漂亮，现在辩解也没用了。

1985我考入上海财经大学，陈苓第一志愿报考了她母亲的母校上海外国语大学，我们一直是好朋友。在中学我们没有谈朋友，后来是来美国才给了我机会，这里竞争小。所以关于我的婚姻我第一感谢位育，让我认识了陈苓，第二要感谢美国密歇根。

我在美国读完我第一个硕士学位的时候我刚刚24岁，当时有二个选择，第一继续读博，第二是找工作养家糊口(我们俩在读硕士的时候就结婚了，我证明她傍了一个没款)。想想还是找工作更高效，我在美国运通公司旗下的美国运通理财做了一个理财顾问，刚开始很辛苦很辛苦，每个星期都看业绩，不好就开路。想不到的是，这里也有排名，我在的城市我们的小分部一共有51个理财顾问，每个星期排一次名，还寄一份到家里。我从第51名开始慢慢爬升，最后进入了前三，爬到了第一，然后公司把我放到州里去比，最后全公司比。美国运通是美国最大理财公司之一，一共有一万多名理财师，在我29岁的时候成为美国运通第一名。这里先要感谢我太太对我的帮助和支持，还有我们位育一班比我优秀的同学没来美国运通与我竞争。

从1996到2006年，我在美国运通全公司排名，曾经六次第一，四次第二。后来美国运通分出了Ameriprise Financial，公司的理念和文化不同了。2007年我们自己成立了Zhang Financial。我太太陈苓是美国CPA执照会计师，CFP执照理财师，美国西北大学Kellogg 商学院的MBA，曾经在美国普华永道做过税务会计师。在她的帮助下我们Zhang Financial 现在直接管理近三十亿美元的资金，为全美名列前茅的Fee-Only 理财公司(不接受任何佣金和回扣，最为公正的理财收费方式)。

《福布斯》美国最佳财富管理顾问(Forbes America's Top Wealth Advisors)最近公布2017年度全美前250位排行榜，我从覆盖全美所有理财公司的30万名注册金融理财师中脱颖而出，名列全美第八位。该排行榜排名前七位的理财师均来自美林，瑞银，摩根斯坦利等大型财富管理机构，而我作为独立财富管理顾问，在排行榜上独占鳌头，这也是亚裔在排行榜上的最好成绩。我在这里要感谢位育对我的教育，我牢记位育的诠释 —— 生长创造。位育让我有了个性发展，培养了我的求知和创新能力。还有的是位育的优良校风一直体现在位育人身上，那就是“团结，严谨，求实和进取”。

在这里再次感谢位育老师辛勤的教育和同学们之间的无间友谊！



张诚、陈苓全家合影

张诚、陈苓逐梦有成 捐千万回馈社会

馮紀漪 2017年09月03日登载于《世界日报》

不到30歲賺進百萬就開始捐錢的張誠、陳苓夫婦，不但是最佳事業搭檔，也有共同的人生理念，他倆認為錢財取之於社會也應用之於斯，所以在賺到百萬第一年就開始回饋地方，這幾年更捐出每年總收入的三分之一，20多年下來兩人一路賺錢一路捐出銀子，如今已經捐出千萬。

相扶相持 夫妻鸞鵲情深

張誠有上海人的理財天賦，曾就讀於上海財經大學，在獲得西密西根大學獎學金後，於1989年前來西密州深造，就此與西密大和其所在地卡拉馬如市結下不解之緣，也在此地聚得美嬌娘。西密西根大學畢業以後，張誠又到有美中哈佛之譽的西北大學取得工商管理碩士，為深入了解教育，也去哈佛大學研究。

陳苓在上海外國語大學時代就在電視台主持「我們大學生」節目，紅極一時，原本可趁勢轉入傳播業大展身手，但是她選擇繼續深造，於1989年獲得西密西根大學獎學金，也來到人生地不熟的西密西根，進入商學系攻讀會計，她前後取得西密大的會計碩士和西北大學工商管理碩士。

在雙雙學成以後，張誠覺得首先要尋覓個最好的地點來發展自己的事業，一般而言，金融中心的大城市，諸如芝加哥、波士頓、紐約總是從事金融最好的起步之處，但是張誠和陳苓還是選擇了當年打工求學時給予最大幫助，培育他倆專業技術，又給予濃濃溫情的西密大所在地卡城，對他倆而言，西密大同時也是紅娘，成就兩人的美滿婚姻。

張誠在1992年成立張氏財經投資公司，隸屬於美國運通財務(現改名為 Ameriprise Financial)，當時美國運通旗下有1萬多名的專業理財師，他認真勤奮的工作，五年以後就排名第一，賺得百萬，而他毫不猶豫馬上開始捐錢給母校和地方社會，當時他才29歲。

陳苓則先後在普華和家樂氏公司任職，於1997年加入夫君的公司，一個當總裁，一個掌管財務，兩人很快融入主流，人脈廣建，於是在2007年脫離運通成為獨立理財公司，現在已經是全國頂尖的Fee-Only理財公司，客戶遍佈全美，直接掌管30億元的資產。

張誠曾九度為著名財經巴倫雜誌(Barron's)評為全美頂尖百位財務顧問，五次為密州最佳理財師榜首，陳苓不讓鬚眉也為巴倫和財務兩雜誌評為全美最佳女性理財師之一，此外他倆還三次為著名財務研究雜誌(Research)評為最佳夫妻檔團隊，張誠更為巴倫雜誌評為頂尖全美十大財經顧問，2015、16年連續被選為頂尖獨立財富顧問(Top 100 Independent Wealth Advisors)。

張誠人如其名，他認為美國是開明的國家，機會比較均等，若能證實自己的能力，都可以有番作為，為了分享在美國成功晉身百萬富翁的經驗，寫了本《致富之道》(Make Yourself a Millionaire)，為當時財金名人、運通公司總裁錢尼爾(Kenneth Chennault)賞識，特別為他題序，讚他以無比的刻苦和敬業精神為客戶提供卓越的服務，創造了

運通的傳奇。此書於2003年由麥格羅-希爾(Mcgraw-Hill Company)發行，書中他詳述美式理財的基本原理和操作方法，並道出他所走過的路以及應注意的事項來供他人借鏡，他希望能幫助更多人步上成功大道。

教育為人生事業基石

張誠和陳苓認為今日他倆能追夢成功，實在是受高等教育之惠，所以他倆常年捐款給三所母校以及做過研究的哈佛大學，2013年還伸展捐到兩子就讀的哥倫比亞大學。他倆是西密西根大學張氏文獻中心(Zhang Legacy Collections Center)最大捐款人，所以校方以其姓命名，這個耗資870萬元興建的中心占地1萬6000平方呎，於2013年秋啟用，可以儲藏3萬立方呎的文件紀錄，不但供該校校史、師生教職員資料保存以外，還供西密西根州各郡縣市鎮的地方誌，還有居民出生、駕照紀錄、家族史的保存，這樣可以提供師生完整的研究資料，而地方人士也可以前去查詢，學校社區一併受惠。

兩年前他倆再為西密大商學院設立張氏就業指導中心(Zhang Career Center)，年年協助上千學生踏入職場。今年他倆又為另一個母校—西北大學凱洛格管理學院(Kellogg



陳苓簽字成為西密西根大學校董

School of Management) 設立張氏招聘大廳 (Zhang Recruitment Lounge), 為到該院吸取青年才俊的公司提供開會和休息的場地。他倆還在上海財經大學設立獎學金, 張誠並擔任該校董事。

張誠和陳苓的視野並不局限於母校西密大, 2009年他們參加哥倫比亞大學高等教育項目, 深知該校人才輩出, 常年影響中外許多國家的政經文化, 他們非常支持啟動核心課程項目, 覺得通過冠名講席來保留住頂級好教授是非常明智的方法, 但是當然一定得有人大力捐款, 所以當長子張明祺進入該校經濟系就讀時, 他們決定捐出300萬為該系設立個冠名講席(Charles & Lynn Zhang Professorship of Economics), 給予著名經濟學家辛恩克曼 (Jose Scheinkman) 授教。辛恩克曼的經歷輝煌, 是普林斯頓大學終身教授, 也做過芝加哥大學經濟系主任, 又是美國科學院經濟協會主席, 留住他在哥大, 學校學生都受益不淺。

去年秋天他們的次子張瑞祺也步哥哥後塵進入哥大, 主修創作及經濟, 於是他倆又捐300萬在文學院設立冠名講席(Charles & Lynn Zhang Professorship of English & Comparative Literature), 給予阿爾思克教授(Prof. Branka Arsic), 又為該校留住頂級文學教授, 陳苓笑說: 「送一個孩子到哥大, 就幫哥大留住一個好教授。」她認為頂級好教授自能化育更多青年良才, 而吸引大批高素質的學生就是靠這些優良的師資, 所以為教育捐資非常值得。

提供孩子最好的教育但非家產財富

張誠和陳苓養育子女的原則是盡可能提供最好的教育環境任其發展, 所以他們把張明祺送到麻州, 就讀羅斯福總統母校格羅頓高中 (Groton School), 讓他見識有美國傳統精神的學校, 張明祺畢業後也順利進入哥大經濟系, 畢業後如願進入紐約投資銀行格帝恩財團 (Gordian Group)。

次子張瑞祺則進入新罕布夏州菲利普斯埃克斯特高中 (Philips Exeter Academy), 這是臉書創辦人馬克查克柏格的母校, 張瑞祺也不負父母期望, 在畢業前夕獲得全國最高榮譽的學術藝術和寫作四塊金牌獎 (Scholastic Art & Writing Awards)。

陳苓雖然是公司大掌櫃, 業務繁忙, 但是八年前還抽出時間擔任西密大基金會理事, 義務管理

校產基金的運作, 這是她駕輕就熟的專業, 所以很快就成為小組的領頭羊, 她負責每年3億5000萬元的投資決策, 要保持本金有至少5%的增長, 這份擔子可說非常吃重, 不得有所閃失, 但是因為她專業經驗豐富, 所以在她把舵下年年達標, 把這份吃力的義務工作做得有聲有色, 去年被推舉為基金會副主席, 今年3月經州長施奈德任命為西密大校董, 她是密州六所州立大學48位校董中, 唯一的亞裔。

錢財取之於斯用之於斯

事業有成到了老年捐出錢財回饋社會的善士很多, 但是張誠和陳苓年紀輕輕才賺進斗金就捨得捐出, 他倆認為追夢有成也歸功於地方的接納, 要回饋不必等到白髮蒼蒼再來做。20多年來, 張誠和陳苓一直為地方社區慈善機關 (Ministry with Community)、廚師抗飢餓 (Chefs against Hunger) 籌善款, 照顧弱勢群體, 這個慈善組織去年就提供了13萬份餐食, 幫助2000人戒毒重生, 而且還找到工作, 讓他們能自力更生。

去年張誠和陳苓聽說家庭與兒童服務慈善中心不敷使用, 需要添一個新家, 他倆把原有的辦公樓捐出, 好讓該中心能夠擴大運作範圍, 照顧更多需要協助的家庭和兒童。此外, 從當地的高中劇社、小學的棒球隊, 到救助被拋棄寵物的人道中心都會要求他倆贊助, 總之, 在地方上他倆有求必應已廣為人知。此外, 陳苓還擔任卡城交響樂團的董事, 贊助新現代音樂系列的演出。在這個他倆視為第二故鄉的卡城, 張誠和陳苓可是舉足輕重的人物。



張誠 (右) 陳苓 (左) 捐設西密西根大學商學院張氏就業指導中心, 中為商學院院長凱派蘭。

浅探人工智能



余振中 65届高中

近几年来，有关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 AI）的文章报道日益增多。人工智能的神异功能已在不少领域初露头角，如无人驾驶汽车，同声传译机，医学智能诊断等高科技产物层出不穷，日新月异。这些都预示着一场具有颠覆性的工业革命即将来临。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一篇采访谷歌工程总监雷蒙德·库兹韦尔（Raymond Kurzweil）的文章。库氏长期以来享有“数字时代预言家”的美誉。他相信，科技和医学的进步正将我们推向一个他所称的“奇点”，在这个临界点上，人类将经历一场深刻的文化和进化的变革，电脑的智慧将超越人脑，而人类将实现永生。他将这一时间点定在了2045年。（“永生”之意并非万寿无疆，而是人工智能将能治愈目前困扰人类的顽症，颐寿延年。）

所有这些科学技术的进步，似乎都应该改善人类生活质量和生存环境，造福于人。然而事不尽然。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到了智能机器或机器人开始逐渐取代人工劳动的阶段。这个取代的速度会逐渐加快。最近一项牛津大学和耶鲁大学的联合研究采访了352个AI专家，询问他们估计何时智能机器在多项职业技能上能够超越人类。专家们的中值答案如下。语言翻译：2024年；撰写高中水平文章：2026年；运输司机：2027年；撰写畅销书籍：2049年；操作外科手术：2053年；从事数学研究：2059年。到2060年以后，AI将能够胜任所有人类的工作。这可是难以置信的结果。以这样惊人的速度，AI将会淘汰大量人类现行的职业，创造出永久性的失业大军。目前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忧虑，与这种全社会大范围失业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更有甚者，少数“先知先觉”的名人竟对人工智能表示出惊人的担忧。英国著名科学家斯蒂芬·霍金近年来多次对人工智能提出“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警告。他在最近西班牙里斯本召开的“因特网峰会”开幕式的发言中指出：“创造高效AI的成功，可以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事件，抑或是最糟糕的事件，我们现在不知道。所以我们无法先知人类是否会从AI中获益无穷，还是被AI忽略到置之一旁的地步，或甚至被AI毁灭。”霍金进一步阐述：“除非我们学会如何防备和避免其潜在的危险，AI可能成为我们文明史上最坏的事件，因为AI会带来危险，诸如致命

的自动化武器，或是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新方法。它也可能给我们的经济带来巨大破坏。”霍金不是唯一对AI持此观点的人，特斯拉（Tesla）公司总裁伊隆·马斯克（Elon Musk）也是直言不讳的忧虑者。他力主为人类社会的存亡必须对AI立法管束。他甚至在今年九月提到：“AI将是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最可能的原因。”

上述两方面有关人工智能的负面观点，当然只是一部分人对未来的担心。大多数人对人工智能仍持乐观态度和正面期望。如微软的比尔·盖茨（Bill Gates）和面书总裁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都认为人类可以正面引导人工智能为社会造福。

第一个观点，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将导致机器人取代人工劳动。这个趋势应该是无人可以否认的。将人类从繁琐重复的机械劳动中解放出来，无疑是社会的进步。持不同观点的文章援引以下数据说明在近期机器人不会是取代制造业职位的主要原因：从1990年至今，工业自动化在美国取消了67万个工作职位。但自2000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美中贸易逆差到2011年止就造成了美国流失240万制造业职位，四倍于自动化的冲击。作者认为尽管自动化会减少制造业的职位，但在同期内新型的职业机会将应运而生。但是当机器人大规模取代人工职位的那天到来时，整个社会结构和财富分配的变化就变成一个巨大而复杂的社会学问题。但这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恕不赘述。

本文将着重探讨人工智能的第二个负面忧虑，即以霍金为代表的“文明终结论”。众所周知，霍金是当今领军的天体物理学家，智力超众不言而喻。难以想象他的担忧仅仅是杞人忧天。按照一般逻辑，人类创造了人工智能，此物怎能反过来毁灭人类文明呢？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霍金大师忧心忡忡呢？霍金说过：“AI会发展出它自己的意志”，这话又作何解释？怀着这样的疑问，笔者作了一系列阅读，从中理出一些头绪。在此抛砖引玉，以叙事方式将肤浅的心得展开，还望行家包涵不吝赐教。

在发展人工智能的征途上，人机博弈经过了漫长的过程才取得令人瞩目的进展。计算机科学家们很早就瞄准了棋盘竞技领域。因为棋类竞技有变化多样的棋路，又有简

的规则可循。国际象棋（chess）自然成为首选。IBM的计算机科学家研究与人对弈的国际象棋计算机，从1950年代初起步但进展缓慢，直到1980年代才略见端倪。这里要提到一位名叫许峰雄（Feng-Hsiung Hsu）的华人，台湾大学电子工程本科毕业。他给大学同学的印象是不务正业，但学习成绩却几乎没人赶得上。台大毕业后，许峰雄进入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研究院攻读计算机科学。读博士的时候他扔掉了原先的论文题目，潜心研究计算机博弈。首先他研制出一台能够计算棋路的“ChipTest”而获得美国计算机协会组织的“计算机博弈锦标赛”大奖（1987）。1988年，许峰雄与他的合作者成功地研制出智慧更深邃、思维更敏捷的计算机“深思”（Deep Thought），其战力已相当于级别稍低的国际象棋大师。同年，IBM招募了许峰雄博士以及同校的另外两名合作者，专攻“深思”的改进和优化。“深思”在它诞生的第一年就有胜赢国际象棋特级大师（Grandmaster）拉尔森的战绩。

1989年10月，IBM邀请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与改良版“深思”决一雌雄。但首战出师未捷“深思”惨败收场。此后许峰雄废寝忘食全力投入“深思”的升级。1995年他同合作者研制出用全新的芯片武装的超级电脑，命名为“深蓝（Deep Blue）”。次年2月，卡斯帕罗夫与“深蓝”再次交锋，大战六局。“深蓝”一胜二平三负。卡斯帕罗夫虽然4：2卫冕成功，但这场交战棋王已经倍感吃力。许峰雄团队虽败却更加信心百倍。他们再接再厉将“深蓝”更上一层楼，到达每秒2亿次的运算速度。同时IBM还邀请到四位国际象棋特级大师做“深蓝”的“师父”和“陪练”，不断修改完善“深蓝”的棋路。经过一年多的准备，“深蓝”再次於1997年5月同卡斯帕罗夫对弈，终于以二胜三平一负的成绩战胜了世界棋王。

但这场博弈也存在一些争议。卡斯帕罗夫观察到一些智深独创的棋路，认为对弈中有特级大师的干预代步。IBM否认此事，说人为干预只发生在每局结束后规则允许的程序调整以便修正程序的弱点。卡斯帕罗夫要求再次对弈，IBM未予同意。赛后不久IBM就中止了“深蓝”研究项目。尽管如此，IBM“深蓝”的胜出开创了智能机器战胜人类棋王的先河，是人工智能史上的重大里程碑。以后许峰雄在其著书“深蓝的背后”说到，他有权运用“深蓝”的设计建立一个独立於IBM的更大机器，来回应卡斯帕罗夫再次博弈的挑战，但卡斯帕罗夫没有接盘。更有趣的是，许峰雄坦言他对“弈棋电脑”的研究与传统的“人工智能”毫无关系。他表示：“我的一些同事认为AI是无稽之谈。‘深蓝’根本就不是基于AI技术构建的。我们的研究很单纯，只想解决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创造出一台速度快到足以击败人类世界冠军的计算机。”作为“弈棋电脑”的“深蓝”，是由许多专为国际象棋设计的“弈棋芯片”做成的超级电脑。其软件也是用C语言写成的象棋程序。这同2010年代蓬勃兴起，以“神经网络”和“深度学习”为基础的现代人工智能确实有着隔代的差别。许

的“AI是无稽之谈”一说，恰恰反应了现代人工智能在90年代正处于迷茫的低谷。这点下文还要详述。

在棋盘竞技之中，国际象棋相对说格局比较简单。计算机科学的下一个目标落在在中国起源的围棋上。围棋黑白子拼搏虽规则简单，但棋盘复杂多变，是公认的最复杂和最具战略思维的棋盘游戏。按当时（1997年）的估计，围棋的人机博弈起码要30年以上才能攻克。然而在15年后人工智能领域里名落孙山近30年的“神经网络”派系，依仗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亦称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的技术绽放异彩，使这个梦想提前10年实现了。这事先要提到的是一家英国公司和它的一位华裔科学家。这个名叫“深思”的英国公司（DeepMind Technologies Limited）创立于2010年，专攻各种博弈游戏的研究。2014年初，谷歌用4亿美金的高价收购了DeepMind。深思公司游戏软件部门有一位华裔高级研究员黄士杰（Shih-Chieh Huang，后改名为Aja Huang）。他在台湾交通大学计算机本科毕业后又进入台湾师范大学读研。黄本人痴迷围棋，也是业余6段围棋手。他硕士和博士论文题目都是研究电脑围棋的攻略。黄2011年到加拿大阿尔伯达大学做博士后，继续研究蒙地卡罗树搜索法（MCTS），一种用概率统计寻求最佳解的方法。

2012年黄士杰来到伦敦，加盟DeepMind。该公司被谷歌收购后，DeepMind团队最露头角的一个项目是专攻围棋的AlphaGo（阿尔法围棋）。因为围棋英文名Go与狗字同音，故有昵称阿尔法狗。黄士杰成为阿尔法狗的技术担当。从项目一开始，AlphaGo就将研究手段定位于深度学习。运用了深度学习（机器学习）技术的深度神经网络就如虎添翼（后详）。黄士杰将AlphaGo的攻略分解为两部分：“策略网络（Policy Network）”和“价值网络（Value Network）”。前者是在学习了无数围棋高手的棋谱以后，能够选出20个胜率最高的下一步棋，有效地减少分析的广度。后者则是盘面优势的判断机制，计算采用每种不同下法后胜率的变化，可以有效地减少分析的深度。这两者的结合，让AlphaGo在有限的时间内做出更多棋步的运算，比过去所有的围棋程序高出一筹。

在经过一番磨练之后，AlphaGo第一场大战选择了当时欧洲围棋冠军樊麾。樊麾受邀后知道是与一台电脑机器对弈，轻敌得不当一回事，认为只要一小时就能搞定。2015年10月，樊麾赴伦敦，与AlphaGo大战五个回合，结果全输，认不得北了。2016年1月，《自然》杂志在封面刊文，介绍了DeepMind团队开发的AlphaGo，以及它击败了欧洲冠军樊麾的消息，从此AlphaGo名声大噪。2016年3月9-15日，AlphaGo再战世界围棋冠军韩国九段棋手李世石。李的棋艺在全球排名第三。这场举世瞩目的比赛在汉城举行，全球电视实况转播，堪比1997年“深蓝”同卡斯帕罗夫的鏖战。在电视屏幕前代表阿尔法狗下棋以及输入李世石棋步的就是黄士杰博士。比赛开

始，AlphaGo领先赢得前三局。第四局AlphaGo在第78步棋之前一直领先，但李下第78步棋后“策略网络”估计失算，导致以后各步步节失利，最终AlphaGo认输。AlphaGo接着再赢第五局，以4比1得胜告终。赛后李世石感叹而言：AlphaGo的一些棋路是他在人类围棋高手的经典棋术中从未见过的。

2017年五月，围棋未来峰会在中国乌镇举行。期间，AlphaGo与世界连续三年排名第一的中国九段围棋手柯洁（1997年生）对弈三局，AlphaGo以全胜告终。中国围棋协会授予AlphaGo围棋九段荣誉称号。围棋界专家们普遍被AlphaGo顶级精湛的棋艺和非人类的竞技方式所折服。柯洁赛后表示：“人类花费了几千年时间改善我们的（围棋）战术。而计算机则告诉我们还完全蒙在鼓里。我甚至可以说还没有一个人摸到了围棋真谛的边缘。”柯洁的老师聂卫平有如下评论：“阿尔法狗的大局观远胜人类，如果差距拉近一些可能还有胜负。”“据我观察，阿尔法狗有几步棋完全出乎我们职业棋手的意料，当时看着奇怪，但是仔细一想确实下得好，从布局到中盘都有妙招，完全在掌握之中，掌控自如。”DeepMind团队在战胜柯洁之后，宣布AlphaGo人机博弈的研发停止。该团队将转向更广泛的研究，包括寻找新的疾病治疗方法、显著降低能源消耗、发明革命性的新材料等。黄士杰博士的下一个项目是诊断乳腺癌的AI研究。

AlphaGo对弈围棋高手的全胜对于人工智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在棋盘竞技领域的人机博弈中人工智能已经远远超越了顶级棋手的智慧。自从工业革命以来，人类运用自己的智慧造出了机器，使生产效力大幅度提高；制造出火车飞机，比徒步或骑马快上百上千倍；做出了计算机，比人工计算高效许多个数量级。但所有这些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自古以来，人是万物之灵；人的智慧高于世间万物。但如今人类自己发明的人工智能，其智慧竟超越人类。这确实是个始料未及的怪事，颠覆认知。会不会由此衍生出一场新的大变革呢？人们将拭目以待。笔者认为人工智能超越人类智慧，是霍金学派对其忧虑重重的第一个原因。

但这还不是忧虑的唯一原因。更令人担忧的事情还要从前文提及促成人工智能突飞猛进的“深度学习”以及相关的“深度神经网络”理论谈起。最近几年人工智能成为热门词汇，盖出于“深度学习”和“深度神经网络”的兴起。多数媒体报道都离不开一个名字：杰夫瑞·辛顿（Geoffrey Hinton）。辛顿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的终身教授，被称为“深度学习”之父。辛顿是英国人，1947年生。他1970年剑桥大学实验心理学本科毕业；1977年获爱丁堡大学人工智能博士学位；先后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和卡内基梅隆大学任教；自1987年至今任多伦多大学计算机系教授。基于他兼有生理学和计算机科学的训练，辛顿在人工智能领域研究的是如何运用

数学和计算机手段来模拟人脑的神经网络（神经网络概念最早在五十年代后期被提出但未得重视）。作为对大脑皮层的模拟，神经网络模型是由神经元（neurons）排列组成的多层平面相叠而成，上下层的神经元通过具有不同激发度的传导触点（synapses）来传递信号。1986年，辛顿和其他两位同事发表了深度学习奠基性的论文，阐述了如何用反向传播（Backpropagation）技术来实现神经网络的深度学习。反向传播法就是从神经网络的输出段向输入端反向推进，调节每个传导触点激发度的误差而最终实现输出端的正确判断。辛顿用数学抽象的方式解释说，用大量数据训练神经网络的结果能使网络将研究对象在一个多维空间里建立有认知的矢量群体（vectors），即获取了识别图案模式的智能。他认为这就是人脑是如何工作的：矢量群体的舞蹈。可以说，Backpropagation是辛顿教授致力一生的神经网络的核心所在。

但是在1980-90年代，由于计算机的速度和对大数据的限制，深度学习一直停留在纸上谈兵的状况。人工智能的神经网络理论长期止步不前，无实际用武之地。以至许多行内业者认为深度学习模拟法已经走进死胡同，开始转向规则主导的智能研究方向。只有辛顿带着他的一群弟子仍然锲而不舍，不停地在改善反向传播的路上头一黑走到黑。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峰雄在90年代末说过“AI是无稽之谈”。但未来永远属于为之做好准备的人们。2006年，辛顿和他的博士生Ruslan Salakhutdinov发表了两篇突破性的论文，论述更多层次的大型神经网络在高速计算机下反复用大数据训练可以在语言识别和图像识别方面超出传统AI的表现，由此开拓了深度学习的新纪元。疑似山穷水尽的神经网络理论，终于等到了柳暗花明又一春的到来。2011年，辛顿的博士生Navdeep Jaitly成为谷歌的见习生。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用神经网络代替了调试多年的智能系统，一举超越了以往的语言识别系统。2012年，辛顿和两个研究生参加了一项图像识别的国际比赛。参赛团队用自己设计的视觉计算机程序在数百万个图像中识别物体。多伦多大学的团队胜出，他们比当时最好的程序以及一般人肉眼的出错率都小一半。辛顿和两个学生为此创立了一个公司，很快就被谷歌买下。2014年谷歌用4亿美金收购英国的深思公司DeepMind，也是以深度学习的手段开发竞技游戏的智能机器。DeepMind团队横扫围棋界顶尖棋手的奇迹就在两年后发生。随着神经网络和深度学习的异军突起，辛顿名扬四海。他培养出的博士生博士后都不甘在人工智能落后的大公司招募去担当AI的技术骨干。如辛顿的博士后Yann LeCun成为Facebook AI Research的Director；博士生Ruslan Salakhutdinov在Apple任同样职务；例子不胜枚举。辛顿本人不仅成为Google Brain团队的领衔科学家，而且负责创立Google Brain的多伦多分部。

仅几年时间，辛顿的神经网络学派风靡全球，深度学习脍炙人口。风起云涌的无人驾驶汽车，语言同音传译，图像识别，智能机器人和智能医疗器械，无一不是采

用深度学习的理论和方法。其来势的蓬勃迅猛实在是前所未闻。大量人力和资金的投入，形成了一个人工智能的淘金潮。虽然深度学习大潮涌起沸沸扬扬，但这只是人工智能中一个学派的突破。应当清醒地看到，辛顿使用的神经网络方法初衷是模拟人脑，但它只是一种肤浅的模拟。他的反向传播方法并非探索出人脑的运作或解译了人脑的思维，它仅仅是古老的经典试验法，即尝试和改错（trial and error）。不少人认为神经网络在今天仍旧只是工程而不是科学。正如MIT人工智能教授Joshua Tenenbaum所说：“几十年来反向传播是很酷的数学但一直没有解决什么实际问题。当计算机越来越快，工程手段越来越复杂，突然一天它就工作了。”自从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自然的认知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在绝大部分领域的成果都来自于trial and error。甚至众多发明起源于偶然的运气。这是事实，也无可厚非。用今天盛行的说法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笔者清楚记得在纽约参加的美国物理协会1987年年会（被誉为Woodstock of physics）。那年正逢高温超导体研究出现一线曙光，实验发现特殊陶瓷材料在零下180C呈现超导现象。那些陶瓷材料都是手工作坊方式鼓捣出来，不折不扣的trial and error。与会者的欣喜若狂令人难忘，言称“*We're witnessing history in the making*”。但三十年过去了，超导领域仍无实质性突破。像辛顿这样苦撑25年终成大器的，在科学研究中仍算是幸运儿。



尽管近年来人工智能突飞猛进硕果累累，一个潜在的事实却不易为人所见。不同于许峰雄为象棋专用设计的“深蓝”程序，神经网络的深度学习或机器学习是一种通用的AI（general purpose AI）。如上所述，它能够举一反三地运用于不同领域。这当然是好事，但每个领域的行家都发现，机器学习产生的智能和思维不仅可以超过人类，更匪夷所思的是它们不能为人类所理解，被戏称为外星人的知识。就像柯洁和聂卫平对AlphaGo的评论那样，科学家们无法用传统的因果逻辑来解释智能机器为什么和如何做出了这些判断和决定。行文至此，霍金说的AI会发展出它自己的意志，已经初露端倪。许多学者认为，人类的大脑经历了几十万年的缓慢进化才达到现有的程度。人脑的认知受到有限资源和阅历的局限，无法与目前发展成云计算电脑的速度和内存相比拟。所以智能机器比人脑看得更远想得更深是必然趋势。在大数据面前，既然有限的人脑未必能应付自如，那么为什么机器的思维非要按照人脑的因果逻辑来判断和决策不可呢？如此推理，人工智能的不可解释性（lack of explainability）就是必然而不是偶然。但是，这种机器智能的不可解释性也被一部分学者质疑。虽然神经网络经大数据的机器训练后能够脱颖而出超人一筹，但

它的决策却如“黑箱（Black box）”操作，人类能不能对这样的人工智能放心使用呢？这是一个极具挑战的问题。笔者认为人工智能决策的不可解释性，是霍金学派对人工智能忧虑重重的第二个原因。请看霍金警示的AI世界末日（后附原文）：“完全的人工智能发展可能导致人类的终结。一旦人类发展了完全的AI，它就会自行起飞并日益加速重新设计自己…被缓慢的生理进化所局限的人类将无法与AI竞争，并将被它取而代之。”（“... the development of ful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uld spell the end of the human race. Once humans develop full A.I., it will take off on its own and redesign itself at an ever-increasing rate ... Humans, who are limited by slow biological evolution, couldn't compete and would be superseded.”）

AI是个非常广阔的领域。

本文仅仅粗浅地触及智能伦理的冰山一角，尝试着理解为何霍金学派对人工智能的未来忧心忡忡。大部分行内业者并非如此悲观，见仁见智。有位专家认为人工智能经过三十年的冬天才方兴未艾，这些担忧为时过早。还不如关心一下如何解决无人驾驶汽车在事故时是救乘客还是救行人更实际。此外要说明的是，辛顿学派近几年长足的进展，也只是人工智能领域目前领先的一个分支，

因为成功而博得媒体大量报道。人工智能的其它学派仍处于卧薪尝胆辛苦耕耘的艰难时期，只是不为人所知而已。最近读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朱松纯教授一文，称辛顿是“大数据、小任务范式（big data for small task）”，即用大量的实例训练智能系统来解决一类特定问题，如人脸识别和物体识别。朱提倡一个相反的思路：人工智能的发展，需要进入一个“小数据、大任务范式（small data for big tasks）”，要用大量任务、而不是大量数据来塑造智能系统和模型。朱教授的立足点很高，但愿他不再经历三十年的冬天。总而言之，我们是生活在一个高科技给人类带来颠覆性变革的时代。如果此文能引起读者对人工智能的好奇心，有兴趣作更多的阅读和关注，笔者就很心满意足。

相关阅读

- (1)<https://mp.weixin.qq.com/s/A7iRCfrLVITCuAMGEft42A>
- (2)<http://www.bbc.com/news/technology-37713629>
- (3)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s/608911/is-ai-riding-a-one-trick-pony/?utm_source=pocket&utm_medium=email&utm_campaign=pockethits
- (4)<https://www.thestar.com/news/world/2015/04/17/how-a-toronto-professors-research-revolutionized-artificial-intelligence.html>

搜寻海军父辈： 未解之谜

瞿德霖 66届初中

多年前，学姐周家钧引导我走上搜寻海军父辈的道路，学姐父亲周应聪海军少将是联合国成立时中国政府军事代表团的主任武官，也是1949年国民政府海军多艘主力战舰易帜的主要策动人，故是1949年后极受毛周器重的起义将领，因为解放军一个称职的海军人员都没有。本来可以富贵荣耀，但周将军毅然解甲归田，执教于中国各主要航海学院，是新中国航海事业重要的奠基人。

周将军是年长我父亲20岁的学长，同是上海吴淞商船学校毕业。吴淞商船学校是现代中国航海的桂冠，抗战时期内迁重庆，并入内迁的上海交通大学。马英九丈人和赵小兰父亲都是他们同一学校的后辈。

今年以来我又将父亲的经历（文史资料，各种证书文件，履历等）仔细推敲，尤其是得助于师大同窗刘善龄（上海历史学界档案专家）的帮助，基本落实。12月24日是我父亲九十七岁生日，而12月25日是父亲十四周年祭，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位伟大的父亲，每一位伟大的父亲都有不同的经历，每一段经历都永记在我们子女的心里。

父亲是1920年出生，幼年丧父导致家境贫困，故曾被祖母送到寄宿学校，根据资料，在他16-17岁战乱时被上海市民立中学和市北中学录取，根据回忆是在上海市南方中学就学（敬业中学）；1939年抗战爆发前考取国立上海吴淞商船学校，全中国航海教育唯一王牌，随学校迁移到重庆，费时达一年；在1940年吴淞商船学校改名为国立重庆商船专科学校，档案记载有“国立重庆商船专科录取新生揭晓驾驶科（基础课后）正取瞿伟民”（后划归交通大学）；国立院校不但不收学费还免书费和学杂费，还供食宿，父亲讲过，因为抗战，他们在校吃饭的菜是蚕豆蚕豆和蚕豆。

1943年毕业时即获远洋运输二副执照；同年又升为远洋运输代理大副，加入交大同学卢国纪父亲卢作孚民生轮船公司，民生公司是民生集团的前身，也是中国近现代最大和最有影响的航运集团，我在2010年特赴重庆看望卢国纪先生。

当时二战正酣，父亲学有所成，即于1944年参加中国海军并被派遣到美国受训和参战，根据“赴美接舰参战学兵总队”文史资料，他在出发前已任第九中队第二分队分队长；后成为连襟的钮友伦叔叔为第六中队第

二分队分队长；所有的分队长都是商船学校毕业生或高年级生，战后都成为中国航海界名声如雷贯耳的远洋船长。马英九丈人周兆淮和赵小兰父亲赵锡成都是此校毕业，尽管现在网上将他们吹得神乎其神，均不能和经过血火冰海考验的父辈相比，这也是导致我撰写本文弘扬父辈精神和业绩的原因之一。

他们从重庆出发到成都新津机场，然后分批乘美国陆军总部运输机经过云南昆明，飞越驼峰，在印度加尔各答降落，然后转乘火车到孟买，再由孟买乘运输舰远涉重洋，经澳大利亚墨尔本，东渡太平洋驶向美国西海岸。

在美国海军迈阿密盟军训练学校获美国海军电机工程师执照后，即上美国海军驱逐舰护卫舰（USS Decker DE-47）任电机官，在大西洋海域巡航搜寻德国潜艇；我在查询美国国家档案局军事档案时，因为档案局曾在1960年代着火，具体文件销毁，但是查到那艘军舰舰员花名单，父亲当时的英文名字为 Chu WehMinn（后来中国护照上的汉语拼音为 Qu WeiMin）。

大战胜利，美国政府将八艘军舰援助中国重建海军，其中两艘最大的就是护航驱逐舰太平太康。父亲任太平洋的航海官，新舰队于1946年4月凯旋，按照国民政府的安排，“八舰”在回国途中要赴各地访问，并宣慰中国侨胞。从美国东岸途径古巴关塔那摩海军基地穿越巴拿马运河，再经西岸圣地亚哥海军基地，洛杉矶，然后跨越太平洋，停靠夏威夷群岛珍珠港，经中途岛，作为战胜国海军直赴日本第一军港横须贺后回国，扬眉吐气，为中国海军史上规模最大的远洋航行，1946年7月抵达上海。父亲任上海海军司令部航海参谋官兼舰队协调联络官，亲自制定11



月中国舰队太平舰等远航南中国海收复太平岛的航海图。

父亲在1947年获远洋运输船大副执照，先后为招商局，中兴轮船公司，和我姑父姚抱真拥有的轮船公司工作。慈母潘伟志1948年在上海商学院毕业，1949年3月和父亲在上海金门饭店（南京路上后来的华侨饭店）结婚。在那个时候，父亲实际上暗地里瞒着我母亲冒生命危险秘密输送上海中共地下党要员来回长江南北，策划中共军队和平渡过长江天堑南下，避免国共双方将士的浴血牺牲，其细节成为我今年以来不断搜寻的未解之谜。

可以肯定的是，父亲在1949年同时也为国民政府服务运送国军撤兵台湾；并在接下来的两年内不断从澳大利亚运剩余粮食回中国东北救济战乱后的普遍饥荒民众。这就是伟大的父亲，不论国共，只要是正义和帮助人的事，义不容辞。

我无需夸耀自己从小家境如何好，因为富庶的生活上上下下，放在历史的具体角度，是能直接了当地说明中国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而待遇问题实际上本质上是信任问题。

父亲1952年升任中国远洋船长中最年轻的一位，工资高达1000人民币。同时期一级军委主席，毛泽东，600元；二级，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550元；当然他们是没有日常生活开支的。1955年中国交通部正式任命的第一批特级远洋船长之一就是父亲，工资却被“自愿”减至890人民币；到了1956年后，在“反右运动”中虽然因为远洋船长职位没有受到政治影响，但工资再次被“自愿”减至680人民币；再到了1963年父亲被“培训”送到上海社会主义学院首批党外高级知识分子学习班，继续被“自愿”减工资至442人民币。同时期毛泽东工资404.80人民币，周恩来等400.80人民币，上海一级教授360二级330三级280人民币。我去上海嘉定社会主义学院看望父亲，结识大批著名人士包括中国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及声乐教育家周小燕女士等。那是我第一次独自出门到远郊。记得那是一个雨后的晴朗日子，长途车站下来全是泥泞，而见到父亲的心情真是好。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前述“所有的分队长都是商船学校毕业生或高年级生，战后都成为中国航海界名声如雷贯耳的远洋船长”，但是这批船长都因为美国受训参战时的国民政府海军军官身份，不被信任而被局限于中国沿海航行，服务于上海广州等地区的海运局；而被信任的同行们都被派到远洋公司等国际航线。其后果就是1963年5月1日中国第一艘自建的万吨货轮跃进号在首航日本时在东海触

礁沉没，临时调任的陈家祥船长是父亲的同事和朋友，他是一位称职的有经验的船长，事后和我父亲私下打趣时自称“沉船长”，不是一般的交情。

我在网上几乎读遍了有关跃进号事件的报道，从周恩来到此船船员到各界所谓懂行知情人士的故事，全是千篇一律的什么重政治轻业务临时凑合等论调，但是都回避了在远洋航线上根本没有熟悉不熟悉的分别，浩瀚大洋怎么熟悉？卫星精确导航之前，航海基本靠雷达，而当时雷达的分辨率是很低的，要发现和避开礁石谈何容易？所以关键是船长经验：航行前的资料收集和航行时的持续警戒。只有能读懂英文航海图的船长，才会根据海况，在接近礁石海域的时候，运用当时的测量定位器材和雷达，尽量将自己的船位和航线，远远地偏离礁域。跃进号沉没后政府的惊慌失措和猜测被鱼雷击沉，则是无知者的无稽之谈。鱼雷攻击是战争行为，当时美国苏联台湾韩国日本没有一家会这么愚蠢。



1966年文革父亲因为其美国受训参战的经历被作为美国间谍和国民党海军军官黑五类被打入牛棚，工资变为生活费每月60人民币（全家五人每人12人民币，从中再供养祖母），是钮友伦叔叔（和慈母胞妹潘圭志联姻）鼎力资助我们家，我们才得以温饱，叔叔患难恩情永记。

温饱，叔叔患难恩情永记。

从1973年到1978年，他担任“中英航海词典”主任编辑，“辞海”航海篇编辑，上海海运学校高级讲师专授船舶操纵及无线电雷达通讯导航，工资只恢复到上海三级教授的水平。76年后因为秘密输送上海中共地下党要员得到身份确定和认可，故再次挺身而出策划和组织上海所有高薪船长，要求补发文革中以及文革后被非法扣押的工资成功，历时2年，创1949年后中国历史上最大数目的一次性补发，工资恢复到442人民币。我记得工资最高的船长都住在徐汇区，常在我们家开会协商追讨工资的国家大事，据我调查，全上海各界工资最高的是哈弼定船长460，父亲是第二。

在1978后，父亲先后任中国国家海洋局世界航海卫星导航中国和太平洋区域卫星导航计划顾问；上海和天津涉外经贸技术公司总船长负责高级船员审核外派，船舶进口谈判。1985年作为起义人士的干部离休，在1989年69岁高龄，亲自驾驭万吨轮最后一次环球远航，为了资助我在美国法学院攻读法学博士学位的昂贵学费。他1991年正式旅居美国，于1999年归化成为美国公民，安居明州和加州，

直至2003年圣诞日凌晨因前列腺癌逝世，终年83岁，意愿永居北美；2016年慈母年迈逝世，终年93岁，和慈父同葬，永居明尼苏达州圣保罗玫瑰院陵墓。

从我父亲上述在1949年以前的经历，可以看到中国海军将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浴血奋战，和国民政府海



军人士在1949年的易帜活动。从我父亲在1949年以后的经历，可以看到中国现代航海业的基础发展和壮大，和随壮大而来的对我父辈航海精英依赖程度的减低，表现在对其工资的一减再减，而且必须是“自愿”的。

长期以来，在整理我父亲瞿伟民船长的身世过程中有个问题一直困惑我，那就是我父亲在退休时是作为海军起义军官而离休的，而根据我计算，他在1949年应该是服务于商业远洋而不是海军。

1) 今年三月我妹妹夫来明州探望我父母的墓地，在去机场回上海的路上，根据妹夫回忆，他记得我父亲说的经历，同时根据我弟弟的回忆我父亲说的经历，父亲应该也告诉过我，但是我一直没有记得住。1949年春天，中共当时在上海的地下党很多人都是交通大学学生，得悉父亲是在商船学校而商船学校又在战时归并交大，所以是以校友身份寻求父亲帮助中共要员北渡长江，此要员文革中被关闭，办案人员到上海找到我父亲，但是父亲没有说一句不利于此要员的证词，文革后此要员到上海寻找我父亲并致函上海市委，证明那段经历，所以父亲从文革中的“美国特务国民党军官”又成了“建国起义有功人士”。

2) 这样解决了我一直困惑的关于我父亲如何从海军转业到商船运输，却成为起义军官，并以离休干部身份退休的问题；也解决了父亲何时离开海军供职商船队的时间段，应该是在1946收复南海太平岛后至47初时弃甲归田。

3) 但是我父亲当时帮助的是哪位上海地下党的要员呢？我根据以下线索继续搜寻，搜寻的过程会激起久已忘却的记忆。

4) 离开海军后，父亲重回商业航海生涯。应该在1947到1948期间，和陈美安女士订婚（因癌症病逝）；陈美安女士“小妹”为陈仁炳“大哥”幺妹，陈仁炳是密西根大学哲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5名中央级未获平反的右派中唯一活着看到自己被确定不予平反的人。

5) 从4) 我搜寻陈仁炳的线索，网上有一篇比较长的文章，是陈仁炳弟弟陈仁宽的继女茅青女士写的“没有获得“改正”的大右派——大伯父陈仁炳”，其中提到6)

6) 涉及陈仁炳和文革后成为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张执一的关系和他们在1949年准备迎接解放军占领南京直驱上海的事情和时间，我顿时下意识觉得张执一就是我父亲秘密送到长江北岸的那位。搜寻了他的经历，其年份，职位，经历和1) 相仿，张是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陈仁炳是上海以交通大学为据点的反战联盟的负责人，而且张和陈是湖北同乡，尤其是张执一还参与过策动国民政府海军的起义事务。那么中间人是否就是陈仁炳？因为他几乎成为我父亲的妻兄。

7) 另外一个自然而然的疑问是我父亲是先认识陈美安女士还是陈仁炳？陈家父母陈崇桂夫妇是美国留学后回中国基督教传播的名门，在中国基督教信徒中的声望远远超过司徒雷登。我查到陈先生英文回忆录 *Mao's Prey: the history of Chen Renbing, liberal intellectual*，此书由据称是其学生的 *Jeannette Ford Fernandez* 编辑于2001年出版。

8) 为了寻根问底和速度我第一次在亚马逊读电子版的7)，近200页竟然在1个半小时内速读完，令人遗憾的是此自传已经大幅度减缩并编辑，陈先生写的英文部分几乎不到五分之一篇幅。从中只能确定陈美安女士英文名 *Merriam* 是陈家最小的女儿，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绘画系学生，（据称于1948年10月底因为肺结核病缺乏青霉素在天津总医院去世。所以9）。

9) 我发邮件给出版商，英国 *Taylor & Francis Group* 公司，及其子公司美国 *Garland Science* 要求协助，在网上查不到 *Jeannette Ford Fernandez* 这个人。我要读一下陈先生的亲笔英文自传的全文，因为 *Jeannette Ford Fernandez* 认为重要的文字篇幅对我来说不一定，而她可能遗漏的或者认为不重要的文字篇幅，也许就是我在搜寻的事实。

10) 我再次求助于师大同窗刘善龄，他答复：“德霖，你的推理有道理，张执一可能通过陈仁炳认识你父亲，然后直接请你父亲帮助地下党，或者张就是托陈取得你父亲的帮助，另外你父亲是帮助张本人，还是帮助张以外的某个共党高层人士，我以为两可能都是存在，张的材料里他曾帮助许多人去香港或苏北，假设他是请你父亲帮助某个重要人物，似乎更加合理。“后又发文《蔡晓鹏：尘史微言》白果树湾会议：新四军五师战略发展态势受挫的转折点。其中特别点明张执一是新四军五师高级干部，而且是唯一和新四军总部持不同意见导致被整的人，五师的历史就此被埋没，成为中共内部派别斗争的遗案，直至文革后才由邓小平和胡耀邦命令彻底查清并予以平反，所以文革中到我父亲那里调查张执一是很自然的事，只有他这

样的复出高地位才能确认变动我父亲的身份。

- 11) 善龄兄同时查出：“另外有条材料说陈妹是中央大学教育学院师范学院艺术系的肄业生，在校时间是1945到1947，还有一份材料，有与陈妹同名加入文联，地点好像是1945年前的重庆，不知是否与陈妹同一人。这大概要知道陈妹年龄，更好判定。”

- 12) 我觉得善龄兄的调查更可靠，即使陈先生的亲笔英文自传全文会有不同（比如陈美安女士去世病因）。因为陈的英文自传是在文革后完成，所以记忆难免有衰退；同时根据我多次见到陈先生的印象，他言谈在一般人听来会觉得比较夸张和选择偏向（比如不愿提起癌症）。承蒙善龄兄热忱帮助，12月30日又收到一系列7份史料，按时间顺序综合如下。

- 13) 根据材料三1937年8月19日《申报》第5页“復旦大學錄取新生（一年級新生）... 陈美安..。”这是陈仁炳从美国留学回来的第二年，担任上海圣约翰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

- 14) 根据材料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重庆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重庆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重庆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7年12月第1版，第159页关于抗战文艺习作会王公维：“抗文会”的活动中提到成员共70余人，包括比他（王公维）后加入的陈美安。

- 15) 根据材料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五），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04，第232页：5. 国民党对复旦大学学生课余读书会等团体之活动秘密进行破坏有关文电（1939年12月—1940年1月）

(1) 国民党重庆市执委会代电（1939年12月4日） “关于共产党学生团体复旦抗战文艺习作会... 该会之主要策动人为... 陈美安（女）... 等5 “这个时间段是正确的，复旦大学应该也迁移到重庆，直至1945抗战胜利。父亲是1939到1944在重庆。

- 16) 根据材料一“中国国家画院2010编排的“艺为人生 徐悲鸿的学生们艺术文献集附录3 “第711页，陈美安在”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师范学院艺术系科“就学时间是肄业1945到1947。父亲是1946回到上海，陈女士是1948去世的。

- 17) 根据材料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湖北文史资料1988年第2辑总第23辑，张执一自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第174页张执一年表“1945年8月——1949年

4月在上海，参加上海局工作。8月15日日军宣布投降时，由华中局派赴上海，准备配合新四军粟裕部队解放上海，组织群众武装起义。后来策略变更，即留下参加上海局地下工作。先后任上海局外县委员会书记。上海局文化工商、统战工作委员会委员、策反委员会书记。”

- 18) 根据材料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湖北文史资料1988年第2辑总第23辑，张执一自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第242页，附件田云樵怀念张执一同志“1947年中、上海地下党领导的进步刊物《文萃》遭到破坏，一天早上执一同志来到我家...，他在海轮上有可靠的人...” 根据18) 我终于找到突破口19)。

- 19) 东方网2016年05月27日，原标题：解放上海有他的功绩——田云樵在中共隐蔽战线的英雄壮举：1949年3月，田云樵接到协助策反国民党伞兵三团起义的重要任务。其实这项工作早在1948年就已进行。由于从事策反的张执一、段伯宇和李正文遭到国民党特务的侦查追踪，组织上决定他们三人立即转移去香港。经党组织研究决定，部队起义后，争取海运，在通过敌军的警戒线后，开赴连云港。田云樵根据起义的实际需要，设法为起义部队配备了两名航海技术人员，还通过在招商局工作的同志，购买航海图，帮助起义部队解决迫切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4月15日凌晨，运载起义部队的国民党102号登陆舰安然抵达连云港。

- 20) 受到19)招商局三字的启发，我猛然想起父亲在脱离海军后是为招商局工作很长一段时间，而不是单纯的“先后为招商局和我姑父姚抱真拥有的轮船公司工作。”

- 21) 根据材料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海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海阳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1987年12月第1版，第127页张执一：怀念刘长胜同志一文，“这时期中，长胜同志利用他的秘密工作关系，帮助我开辟了沪杭三角地带的据点工作和游击战争；又通过他所建立起来的许多关系，组织和策动了国民党军队内部多次飞机、军舰与部队的武装起义，搅乱了国民党的后方，配合人民开辟了第二战场。使我最难忘记的是后来党中央来电报，调刘晓、钱瑛和我几个人分别返回北京，单留长胜同志一个人在上海坚持到解放。”

- 22) 熟悉中共地下党情报工作的朋友都知道，田云樵，刘晓，钱瑛，刘长胜及张执一都是中共地下党策反国民政府海军陆军的主要人物，1949后都是中国政府官员。父亲从海军起就是航海官，海图是他的本行，我小时候家有很多海图，文革时被毁或被搜走。根据上述17) 18) 19) 20) 21)，我觉得父亲秘密输送的中共上海地下党要员最有可能的就是后来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

- 23) 善龄兄还提到, “陈仁炳和程应镠(我们78级师大历史系的主任, 曾经为我申请美国研究生院写过推荐信) 同是民盟成员, 在程先生编年中多处出现”, 父亲参加民盟实际上应该是因为陈仁炳, 而且是在1949后参加的。
- 24) 根据4) 8) 11) 13) 14) 15) 16) 陈美安1937被复旦录取, 1939-40重庆抗战文艺习作, 1945-47在中央大学修学, 1948去世, 而陈仁炳肯定是在1936年从美国留学回来的。
- 25) 2018年元旦, 和位育学长蒋青(负责校阅此文) 通讯时, 突然产生一个疑问。父亲和蒋青妈妈中国著名电影演员蒋天流是世交, 他们的职业完全不同, 是怎么认识的? 一上网, 就读到蒋阿姨是1937年上海南方中学毕业, 我猛然又想起父亲一直说他就读的是南方中学, 而且曾经告诉我他和蒋阿姨是同学。
- 26) 然后读到蒋阿姨“1942年, 去重庆加入中国艺术剧社为演员...。1944年秋, 进成都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读书。抗战胜利后, 重返上海剧艺社...”。
- 27) 还有一个同样猛然的重要记忆, 父亲说起过他在中学曾经参加学校话剧社, 但是因为国语不好被赶下台。这就是说父亲绝对是在1937-38因为和蒋阿姨同学, 而涉及抗战演出的, 而蒋阿姨在1942到重庆直至1945抗战胜利。
- 28) 记忆大门一打开, 猛然冲击我的逻辑思维, 又记起我母亲说过, 父亲在美国期间和陈美安女士有跨洋通讯联系(这些信件直至文革初期才销毁), 回国后不久, 陈女士发现患有肺癌, 父亲毅然担当和陈女士订婚, 陈女士

不幸过世。因为这段关系, 陈仁炳先生在1960年代初所谓自然灾害时期常来要求父亲的经济资助, 因为他当时在第二次婚姻的前后需要帮助。

- 29) 所以, 对照父亲在上海求学辗转到重庆上学工作参军和从美国回来在上海海军和商业轮船公司的日期, 我可以断定父亲是通过蒋阿姨在1937到1944年间或在上海或在重庆认识陈美安女士的。照片上陈女士不是一般的漂亮, 我承认。
- 30) 从我对父亲的了解, 第一, 他不是政治人物(除非抗战时热血沸腾), 第二, 商船学校毕业后, 即在美国受训和参战前, 就有高薪以至于有足够的经济能力社交, 所以父亲认识陈仁炳这个政治人物, 只能是因为陈美安女士的关系, 那么父亲应该是在上海或重庆通过蒋阿姨的关系认识陈美安女士在先(从记载来看是相当活跃的政治青年), 然后被卷入陈仁炳先生的政治漩涡, 以至在陈美安女士去世后, 父亲还因为陈仁炳先生的关系, 冒生命危险帮助共产党。

我多么希望父亲还在, 能告诉我: 其一, 他秘密输送的中共上海地下党要员是否就是后来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 其二, 他是否是先认识陈美安后陈仁炳?

无论历史在此划上句号还是问号, 父亲在1949年的实际经历, 已经有一个可以让后代值得骄傲的双重亮点。

特以此文献给我的慈父慈母, 永远安息在北美静谧的大地。

2018年元旦

昨天晚上去镇上干洗店送衣服, 回家从后山的小道绕上来, 迎面遇到邻居家的妈妈, 牵着二只狗狗。虽然住得近, 却也是至少隔了有一个冬天没有打过照面。

我把车开到路边, 泊在停车档, 摇下车窗, 二个人车里车外开始相互问候。“什么时候又添了一只狗?” 是我问的第一句话。“儿子马上就要上大学出远门了, 你有没有准备好啊?” 这是邻居妈妈问我的第一句话。

近距离看邻居, 脸上的皱纹已经不再是浅条细纹, 眼睛也不再是清亮透明, 身材开始彻底走形, 一头金发似乎也毛燥干枯。邻居也打量着我, 说, you look tanned again, where have you been this time? 美国人说人晒黑了, 是表扬的成份居多, 她关心我们又去哪里玩了。

我记得去年或者前年冬天, 邻居妈妈滑雪摔断了腿, 在家里上班休养了好一阵, 她之前 gym 里练出来的标准身材,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发福了。看着她我心里感慨, 我的天呐, 我们二个同龄, 唯一的区别, 是她刚刚开始发福, 而我, 已经发福了十几二十年了。不管练和不练, 不管中西南北, nevertheless, 时光, 总是诚实守信地, 刻下岁月年轮。

邻居妈妈陷在孩子们长大要出门的伤感里, 她家二个还有几年呢, 她已经一想到就有些眼泪汪汪的。我说: 慢慢你会习惯的, 其实自从ED被提早录取, 孩子的心, 已经飞向了远方。

这两天我脑海里一直有这样的画面, 孩子们长大离家, 从此登上了风驰电掣的火车, 义无反顾地奔向未来, 正如我们当初一样。

从此能和他们朝夕相处的, 只可能是和他们同时同地同速的伙伴。我们做父母的, 确确实实地, 被他们甩在了起点的月台上。从今往后, 要想见到他们, 就必须赶去他们下一个停靠的车站。而翘首期盼的相见, 也只能是短暂的时间和有限的空间。

如果我们的生命够长, 或许能够等到他们的火车渐渐慢下来的时候, 再跟随他们一程, 又或许, 我们会在他们飞车的空隙时被想起, 我们的影子, 或许会象火车窗玻璃上反射的人影那样, 模糊地拉扯地, 游离在沿途的风景里。

未来, 还有远方

孙雯
81届初中

微散文

爸爸制作填字游戏的故事

王家斌 65届高中

五十年代时，外公、外婆跟我们住在一起。每天晚饭后爸爸会跟外公下象棋，从来没缺过一次。我也常常趴在桌子上看他们下棋。“当头炮”、“抽车（唸ju）将”这些象棋字眼都是这样听来的。“落子无悔”自然是他们说得最多的。

但是大约从1953年开始，他们每次下象棋只下三盘，下满三盘，哪怕还没有尽兴，他们一定会收手。因为大约就是在那个时候，爸爸业余时间 在报刊上发表填字游戏已经逐渐摸到了门道，开始走上正轨了，他要集中精力做这件事。

填字游戏（英文为crossword puzzle）可能是19世纪时在英国出现的。玩游戏的人根据所提供的词条信息把字母填入预设的方格子中，成为一个单词。纵横方向交叉的方格里的字母是两个方向共用的。不知何时填字游戏传入了中国。据爸爸说，二次大战结束后上海有些电影院在电影说明书上印一些简单的填字游戏供观众解闷用，应该是中国比较早出现的填字游戏。

跟外国的填字游戏不同，中国流行的填字游戏填的不是字母而是汉字。虽然都是若干个方格，但外文填的是比较简单的单词（如green, coffee），而中文填的往往是更复杂的人名、地名、历史事件、概念等。外文字母只有几十个，汉字常用的就有几千个，所以更加变化无穷。因此，中文的填字游戏比外文的更难，同时玩起来也就更有兴味。

制作填字游戏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爸爸是机关干部，每天工作八小时，一周只在星期天休息一天，所以他要用上所有的业余时间。晚饭后跟外公下了三盘象棋，他就在他那张写字台边坐下开始工作，直到深夜。不记得有多少次了，我半夜里睡醒，朦胧中看见爸爸的写字台黄黄的灯光还亮着。我迷迷糊糊接着再睡，不知道他熬夜又要熬到什么时候。

一家人坐下吃饭的时候，爸爸会告诉我们他前一天晚上几点睡的，告诉我们他的进展，比如已经完成一个构图了，已经写好多少说明了。如果说到哪份稿件被报社接受了，哪里的一份报纸登出了他的一份填字游戏，我们都跟着一起高兴。如果有退稿了，大家都会跟着有点不高兴。爸爸的填字游戏逐步打开了局面。一开始主要是刊登在上海的《新民晚报》的周末版上。以后广州的《羊城晚报》和其他地方的一些报纸，《旅行家》杂志、《新观察》、《连环画报》、《解放军战士》、《电影故事》等刊物也

刊登了他的填字游戏。

1955年，由上海新民报社编辑部编辑，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了《填字游戏》一书，收入了《新民报晚刊》上刊登过的二十篇填字游戏。我们家现在已经没有这本书了，但是上海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都还有收藏。我托在上海图书馆的一位朋友帮我查看了这本书。上海图书馆不但藏书丰富，而且书目信息完整、准确，书库管理完善，所以六十多年前的一本书一找就是。在二十篇填字游戏中用爸爸常用的笔名“培贤”的有八篇。很可能用了其他笔名的也是爸爸的作品。培贤是取爸爸、妈妈的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构成的。

又过了两年多，1958年2月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了《填字谜》一书。这一次是爸爸用他和妈妈的名字作为编著者。书中收了爸爸制作的二十三篇填字游戏。我核对了一下，这二十三篇跟1955年出版的《填字游戏》中的八篇署名培贤的没有重复，可见都是在这两年多里的新作品。因为爸爸都是在业余时间做的，其中的辛苦真是难以想象。

现在想起来，爸爸还常用“瑚”做笔名，因为爸爸姓王，妈妈姓胡。



图1

图1：《填字谜》封面

我没有特地问过爸爸他制作填字游戏是怎样一个过程，但常听他自己说，我有时也在旁边看，能说出个大概。

先是根据要做多大、用多少个词，大体勾勒出一个图案外形；在学生用的数学方格簿上画出草图，再找合适的词填进去；为每一个词条写一句说明；画出正式的图

案，誊清说明。

这个过程听上去简单，其实每一步都是极耗时间的。

在大体确定构图以后就要找合适的词填进去。选的词当然能填进方格，能跟别的词连起来。选词还要求有知识性、趣味性，结合时事形势，反映时代特征，要能雅俗共赏。

填字游戏的说明就是给每一条词目写一句提示，便于玩游戏的人猜，但又不能太直白，要有点难度。爸爸还有个原则，每条词目的说明一定要注明出处，例如出自某报纸某天第几版。这个出处是给出版社看的，读者并看不到。有时候爸爸好不容易凭记忆想到一个词，正好前后可以跟别的词连上，但因为找不到出处，只能割爱不用。而要换一个词，会牵动好多别的词，甚至会让整个作品报废，时间成本很高。出版社也并没有一定要求要注明出处，是爸爸要对自己的作品负责而定了这个规矩。可能正因为词条来源可靠，编辑们可以放心采用。



图2



图3

一般的填字游戏，无论是外文的还是中文的，都是词条纵横排列，但没有一定规律，只要求做到外周能成一个正方形，中间空着的空间则是黑色。爸爸制作的填字游戏则很注重外形美。整个游戏设计成完全对称的，或纵向、或横向铺开，有的还在中间留出一个空间配上插图，而插图的内容跟游戏中的某个词条有关系。《填字谜》封面上的一则填字游戏中间就用一个空间站作为插图。

有一年他为了配合国庆节特地制作了一个大型的填字游戏，外形像个宫灯，很喜庆，也很美观大方。后来在国庆期间的《新民晚报》上登出来了，增加了节日气氛，据说很受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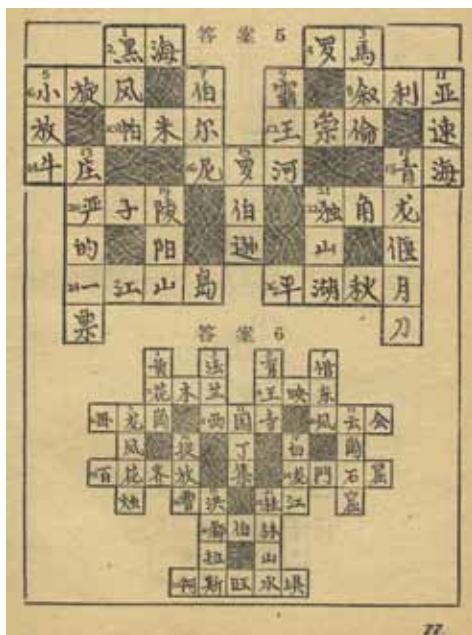


图4

欢迎。

在构图上爸爸还常常采用回字形，即有四个词首尾相接，围成一个封闭的“回”字。这种结构是很难的，有时他要苦苦想上好几天才能搭出一个来。

图3: 回字形的一个实样

制作填字游戏的最后一道工序是誊清说明，画正式的图案。图案上标明词条编号的阿拉伯数字和答案里的中文字都是爸爸端端正正手写的。图案中的空格贴一种航空信封的衬里，是一种很大方的布纹。

图4: 答案的一个实样，注意图案中空格的图案

爸爸记忆力极好，知识面也比较广。但在填字游戏中要用到各种词汇，还要写说明，注明出处，单凭自己的记忆远远不够，所以他很注意收集新的、能反映时代发展的信息。为此家里订了《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新观察》、《大众电影》和《电影故事》等报刊。过一段时间，如果手头没有急着要赶的稿件，他就要做“抄报纸”这件事，当然不限于报纸，就是把报刊、书本上他认为有用的信息抄下来，积累起来。

信息收集到以后，还要有一个存放、取出的办法。二哥解释了爸爸的信息系统是怎样工作的。

在爸爸的写字台上常年放着一本大本子，厚约6厘米，大小约为35 X 25厘米。他就用这本本子记录他多年累积下来的词条。

每一个词条在这本本子里要抄录、出现几次。例如“少林寺”这个词条会出现三次：在第一个字是“少”字的页面上，在第二、第三个字分别是“林”字和“寺”的页面上也各出现一次。他还自己发明了一种编排词条的方法，称之为“二角号码”。可惜我只知道有这么回事，却从来没有想到过去弄清这个二角号码到底是怎么工作的。

在制作填字游戏的时候，如果需要第二个字是“林”的词条，就根据二角号码的编排找到这个页面，上面可能会列出几十个满足这个要求的词条，如少林寺、儒林外史、森林公园等。往往就能找到所需要的词条。

每个词条后面附有一个索引号，按这个号就可以在另一本红色的布面笔记本里找到这个词的出处，如“新民晚报60.12.5六版”、“旅行家59.3第25页”，这样就可以在说明里加上词条的出处了。

这个信息系统很像一种叫KWIC (Key Word in Context, 即“文件中的关键词索引”)的索引方法，即把一段

文字或文章标题中的关键词按出现的次序轮流出现在一个索引里，只不过KWIC里用的是英文里的词，而爸爸的系统里出现的是汉字。这也有点像图书馆里老式的卡片式目录。一本书的信息会抄在几张卡片上，分别按书名、作者、主题排列，放在多个卡片抽屉里。现代的计算机的图书馆目录系统其实也是由几个不同的索引(index)构成的。计算机技术中的信息检索技术基本上就是用的这个indexing的概念。

现在有电脑，实现这样的词条编排、检索是很容易办到的，但在五十年代爸爸已经有了这种“索引”的概念，并能设计出这样一套靠手工、人脑运行的系统，而且结构合理，使用方便，真是太了不起了。五十年代时，国际上才开始系统研究信息检索理论，当时国内可能仅有极少数的机构在做这种研究。爸爸没有这方面的训练，也不可能接触到有关的信息，但凭他自己的聪明才智就想出一套办法解决了在制作填字游戏时寻找信息的问题。我越想越佩服我自己的爸爸了。八十年代初我读研究生时研究的就是信息检索方法，但直到最近写这篇文章时才意识到爸爸比我早三十年就已经是这方面的专家了。

过一段时间，爸爸会把积累下来的报纸按月用麻线整齐装订起来。用的工具是妈妈、外婆纳鞋底用的锥子。这把锥子我还常常用，依然很好用。因为是重要的信息来源，而且须臾不可缺，这些报纸、杂志就放在家里。所以家里总有堆成垛的报纸和旧杂志。另外爸爸还精打细算收集了一些工具书，如《词源》、《世界知识手册》等。



爸爸用来装订报纸的锥子

前不久跟一位小学同学联系，他还记得我爸爸的这本大本子和家里堆着的许多报纸。

因为家里现成有许多书报杂志，随时可以拿来翻阅，让我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而且吸收了许多杂七杂八的知识。这对以后从事我的工作有极大的帮助



爸爸和我们兄弟几个

收到的稿费要用来贴补家用。我们兄弟几个的成长、求学，爸爸的稿费起了很大的作用。那时在《新民晚报》上登一个填字游戏的稿费是八元，逢到节日登一个大作品，可以有十五、二十元。偶尔，稿费来了还可以上一次馆子。有一次我们全家到洪长兴去吃了一次涮羊肉。那是我第一次吃涮羊肉。许多人围着一个大圆桌，中间是口大锅，那汤一直在沸腾。虽然是冬天，屋里暖洋洋的。以后我才知道这叫共和锅，其实也可以一家人坐一张桌子，中间有一只小火锅供涮肉。

大哥回忆到，他在唸高中时，有时要到圆明园路上的新民报社去取稿费或者送稿子。我们家在文化广场附近，到外滩有不少路。但他那时正年轻，有时就走去，顺路还可以逛逛南京路、福州路一带他喜欢的书店、科学仪器商店。他以后成了一个化学家，可能那时候已经种下种子了。

我大哥、二哥都是从位育中学毕业的。

此外，收到的稿费还要用来订阅报刊。那是制作填字游戏的资料，是不可少的。

正因为爸爸制作的填字游戏的信息可靠，设计比较美观、新颖，他的作品逐渐为各地报刊认可、接受，他投稿变得越来越顺了。可以说他是当时国内最多产、见报最多的填字游戏作者。好像读者们也喜欢他的填字游戏。上海图书馆收藏的那本《填字游戏》里有几页上还留下了某个读者玩填字游戏时写下的字。

就这样，爸爸制作填字游戏，誊清，画稿样，跟报社、出版社联系；稍空下来就“抄报纸”，装订旧报纸，周而复始，整年地忙。上海的夏天，到了晚上还常常热得汗流浹背，爸爸为了做填字游戏，往往要到很晚才会到弄堂里乘凉。上海人家里冬天一般都没有取暖。长长的冬夜，爸爸还要伏案工作，以致每年手上都要生冻疮。

伴随着这个周而复始的过程，我度过了我的童年，一点点长大了。现在只要回忆起我的童年生活，就会想起爸爸做填字游戏，脑海里就会浮想起他的黑色的写字台，半夜里醒来看到的昏黄的灯光，他的那本用“二角号码”编排的大本子和那本红色的布面笔记本。

大约是小学一年级的時候，忘了是为了什么事我发脾

气（妈妈说我是“发猪猡脾气”），抓起爸爸那本红色的笔记本狠狠地摔在地上。后来也没有受到什么处罚，但我一定很伤了爸爸的心。

到我成年了，自己也在社会上做事了，才真正体会到要做成一件事是多么不容易。爸爸当年制作填字游戏，逐步打开局面，他的作品、笔名被各地报刊编辑认可、信任；为了储存他收集到的信息，又设计出一套科学、简便的信息系统，应该算是做成了两件了不起的事。这个过程中他要花多少劳动，经受多少辛苦、挫折啊！



爸爸和我们兄弟几个，40多年以后

微信短文 四篇



柯晓明 67届初中

《美的感受》

- 10/08/2017

如果美是属于哲学的范畴（关于美学的属性至今仍是争论不休的话题），那么古今中外哲学家们对美的定义有不同的解释，形成了不同的理论体系。我喜欢18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关于美的一句话，“美是一种无目的的快乐。”当你的心被某种感觉/

感观所充实时，你感到快乐和释放，感到超脱和升华。这种快乐不为现实利益所驱使，不被物质价值所左右。

周末去华盛顿州中部 Quincy 的 Cave B Winery and Resort 参加一个从小看着长大的孩子的婚礼，儿子也专程从纽约赶来祝贺。Cave B紧挨着哥伦比亚河，满山坡的葡萄架密密麻麻地长满了紫色和绿色的葡萄，犹如一串串玛瑙翡翠。从散落在葡萄园山坡上的度假屋沿着hiking trail下坡，映入眼帘的是绸缎一般的哥伦比亚河在山谷中蜿蜒流淌。眺望对岸是整齐有序如同被刀切割过似的岩石壁崖，大自然尽显其鬼斧神工。华盛顿州中部气候干燥，弯弯曲曲的 hiking trail 两旁长满了齐膝高的灌木丛草，它们被一些不知名的山花红果所点缀。沿着hiking trail，方圆几十公里不见人影。头顶初秋的蓝天白云，十月的阳光正好。不知从哪里传出溪流的细细耳语，周围一切是如此静谧安详。上下坡途中偶遇几个徒行者，相互点头致意，会心一笑，便继续行走。一个小时后终于抵达哥伦比亚河畔，河水清澈见底，两岸的壁崖倒映在平静的不带一丝涟漪的河水中，我感到自己也被融入其中。第一次和哥伦比亚河这么亲密的接触，感觉真美！顿时你忘却了红尘的烦恼，世间的纷争，心底的污秽，你不由得赞叹，世界是多么的美好。当你被这种快乐充满时，理性的对美的认知和判断似乎不那么清楚了，以致被感性所取代，而这一切又完全是发自内心的感受。



《是代沟，还是境界？》

- 10/10/2017

小儿 Kevin 上星期六中午飞抵西雅图，星期天又搭乘 red eye flight 赶回纽约上班，就是为了参加儿时的伙伴在华盛顿州中部的一个酒庄/度假村中举行的婚礼。其实他每隔一两年都会和一些朋友去那里参加一个夏季露天音乐会。周末 Kevin 陪我们沿着弯弯崎岖的 hiking trail 走下哥伦比亚河畔。沿途大自然的壮观和秀丽不言而喻，父母和儿子的亲情交流更感温馨，此时一切为孩子的付出都觉得是“俯首甘为孺子牛，”且不觉多只后悔少。

返回爬了约三分之一的路程，Kevin 突然喊道，“Oh My God! I've left my water bottle by the riverside while taking photos there.” Julie 和我相视无言，Julie 最终忍不住说，“Kevin，你不是故意的，而且工作人员经常会下到河边作清理工作。”但是 Kevin 执意要返回捡回那个塑料水瓶。我和 Julie 便停在原地等儿子回来，望着儿子急促下坡的背影和回来上坡时气喘吁吁的疲乏模样（前晚年轻人派对舞会过半夜，回房才睡了不到四小时）作为父母既感心痛更觉欣慰，还有一丝惭愧，因为我们可能都不会这样做。

那就继续抖抖我们那个周末的另一件糗事。推门出度假屋就是一望无边的葡萄园，葡萄枝架两垄散落了不少刚掉下的葡萄，我们顺手捡了几串带回来吃，Kevin 见了满脸不悦，“You should not do that! Those grapes are private properties, and they may still be good for making wine. Please put them where they were.” Julie 和我面面相觑，最终还是心不甘情不愿地把吃剩的那几串放回去了，但回房后心里却平安许多。

第一代移民的华人父母和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子女的代沟难以避免，我们习惯于以自己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为人处事的观点去教育甚至左右自己的孩子。虽然我们的一些做法也不全然都错，至少出发点是好的，但对孩子的批评我们有时候是不理解，有时候是放不下父母的架子和自尊。我们应该为孩子这种根植于内心的修养和无需提醒的自觉而高兴，希望他们少受眼前利益的诱惑，抵挡社会世俗的污染，这样他们以后一生的精神生活是会高尚的和快乐的。

你说这究竟是代沟，还是境界？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 10/17/2017

忙碌了一天，回到家里已是精疲力尽，刚又要苦叹年龄不饶人，随手点开大学同学群就看到老夫妇和南加州同窗小聚的照片，我精神为之一振。我们这个年纪现在出远门一定是搭乘飞机，和年近古希的老尤携妻驱车万里横跨美洲大陆的壮举相比，我唯有感叹：莫道敝裘羸马，风景这边独好。我问老尤，你们可以公务舱来回上海和纽约，为什么这次却要如此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多辛苦啊？老尤淡淡一笑，以他特有的不紧不慢的口气答道，“美国城市都走遍了，这次就想仗着还有点余力，来个自驾游，看看美国的山河壮景，以后恐怕就没有这个机会了！”聊聊数语足以再现老尤当年复旦青年的风采。老尤四十年前恢复高考入学77级时就是我们专业六十多位同学中年龄最大的几位老大哥之一，而今天又有多少年轻人在这点精神和勇气上能和他PK！当然老尤现在是解甲归田，坐拥时间优势。

老夫妇到达西雅图的当晚我们在海边的一家海鲜餐厅小聚，我原以为他们会显得很疲乏，但两人却精神焕发，兴致



勃勃地向我们讲述沿途的所见所闻。从三天的黄石公园到南达可特州的总统山，从平坦无际的中部大平原到枫叶渐红的丛岭秋景。他们随性所行，随遇而安，化辛苦的自驾游为悠闲的逍遥行。我不由自叹不如，因为我没有这份勇气；我唯有感叹不已，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我和老尤去年和今年分别在国内(海南岛和上海)和西雅图共聚四次，每次都被老尤的执着和坦诚所感动。最令我佩服的是去年十一月份在海南岛清水湾由他的公司一手操办的为期三天的“海外资本和人才引进”的大型研讨会。过去十多年老尤以DC和上海为基地，“苦心经营”竞争激烈的高端人才引进的工作，有成功的喜悦，也有逆境的苦闷。清水湾三百人的研讨会是他看准了目前国企和民企都处在转型和升级换代的机遇所作的一份杰作，吸引了一些从华尔街到欧洲到中东的风险资本和天使资本的投资人莅临并讲演，这个平台可谓是与时俱进，风生水起。

都说“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长百岁，”我无法用一句话来概括老尤的精神，也不知道是否有勇气学到他的这种精神，但是我羡慕和敬佩这种精神。

老尤夫妇前两天从加州往东深入大峡谷，然后驱车从南线打道回府，全部行程一个多月。为他们的精神点赞，为他们的壮举加油。

《及时行乐》- “老尤精神” 续篇

- 10/24/2017

年近古稀，事业有成，生活优越的老尤在爱妻的陪伴下历时一个月，横贯东西，自驾游美利坚的壮举感动了许多人。殊不知老尤一年多前刚刚做了淋巴肿瘤切除手术，手术后又意外发现右腿患有严重血栓。生命脆弱之时老尤也难免感叹人生苦短，人生无常，但是他选择的是“人生在世，潇洒走一回”的精神。

你很少听到踌躇满志的年轻人和如日中天的中年人哀叹人生苦短，但你一定知道“人生苦短，及时行乐”常被指责为消极主义和缺乏社会责任感。虽无从考证，但据说“人生苦短”源于佛经。“及时行乐”的出处说法纷纭。《新刊大宋宣和遗事》记：“人生如白驹过隙，倘不及时行乐，则老大徒伤悲也。”过去我们一直对“及时行乐”持批判的态度，视“行乐”为沉醉于寻欢作乐，饫甘饜肥，玩物丧志，不思上进。其实人的一生，尤其是进入中年以后，职场的压力，家庭的负担和人际关系的复杂就像是无形的枷锁常常会把人逼迫得喘不过气来，难道我们就应该及时从生活中寻找一点乐趣，化苦为乐吗？和同事 Happy Hour 小饮闲聊，和好友周末登山欲穷千里目，独自晚饭后在温馨的灯光下潜心阅读，和牌友为几枚小注斗智斗勇，寸步不让，和票友放开歌喉模仿名角，在后院开辟一角菜园耕耘有机绿色，不一而足，当然也可以追随老尤的潇洒壮举！

我喜欢王维极富禅意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人在悲哀失落山穷水尽时尚可以持有这种悠闲淡逸，笑看人生的态度，生活中遇到一些困苦为何不可及时行乐？苦来自生活，乐也来自生活，“看似矛盾，却含哲理。《圣经》云，同一个源头不能流出两样的水来，是心的问题，端看我如何面对。



除草记

萧亦麟 67届初中

来美十年后，时值一九九零年秋、冬交接之际，在新泽西州中部随房屋中介转悠了七、八个月后，买下了南浜头South River的一块50x30米的斜坡地，在这块两亩五分的薄地上，只见：生土老树入云，杂草乱石飞尘，杜鹃随雁谢秋风，松鼠成双叫欢。飞蚊爬蚁齐聚，蝶引蜂逐浪行，黄赤紫白野花盛，鸟蝉蟋蟀虫鸣。通过房屋中介牵头，买卖双方达成协议，在荒地中间靠前的位置，参照上海懿园旧居新建一栋10x16米的两层楼房。不同的是：红砖换成白木，三楼变作两层；四围空荡荡，少了围墙；车间连着房，不隔弄堂。要说哪里还有点像：前面的正墙刷了石灰白粉，拼上大框架斜纹条朱色木饰，印象中残存的所谓西班牙式在脑海里作怪，对着建筑图纸改了又改，临了，于后院二楼平地竖了座5x5x5米的木质晒台，还在门口加出个避雨的小尖顶，颇有画蛇添足之嫌。

那年冬天雪少无灾，风平雨疏，建筑师老俄父子俩带着几个前来旅游的表亲，二一添作五，三个月就大功告成，拍板成交。在Closing的当天下午，父子俩马不停蹄地把剩下的两亩地稍加平整，播下草籽，铺上干草，迎来了一九九一年开春七斑八纹的一地“鸡毛”。

届时我已在公司上班加点，周末还时不时地被读书期间打工的饭店老板呼去帮忙打杂，称得上早出晚归，只为了还贷交租，更加之结婚生女，两家庭老少攻心。似乎从未有过闲情逸致认真地看上一眼那貌似绿茵，却杂草丛生的前庭后院。直至十年后“五十肩”来临，一时间兴起挥杆刨地，迷上了后院高尔夫，每每低头弯腰，下蹲捡球，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满地的鸡毛已经参杂了上千株蒲公英，上万藤三叶草，十万棵烂蟹草。

又过了十年，以上三种在春、夏、秋季交替着繁殖不怠的杂草，少说再翻了十倍——这要是股票多好！开春，我手舞着一号木杆击打盛开的黄花；临夏，平扫着七号铁杆清除连藤的三叶草；入秋，换上犀利的挖起杆狠砍猖狂的蟹草，既像在练轻功，又临时遮百丑，虽然家人不时地调笑，自己心里还洋洋自得：既省了割草维护的钱，又加了练习挥杆的时，何乐而不为？可真实的情况是：蒲

公英的花粉被打得满天飘，三叶草的根部仍悄悄地满地爬，烂蟹草的种子眼看着到处撒。年复一年，已经占领了半个前庭后院。

人的记忆有时很顽固，面对一年不如一年的南浜头草坪，常常联想起上海“懿园”十五号的花园：一米七的围墙有着两人高的冬青树护卫，东南角上郁郁葱葱的小竹林，每年开春都能扳折到一把又一把的青竹笋，冲洗后切成丝炒肉片，清爽可口！正门口的桂花树枝繁叶茂，秋风送爽，香飘墙外，母亲会手把手地教我们姐弟仨小心地用手帕收集幼小的黄花，积累起来晾干，装在玻璃瓶里，大年夜做枣糕时拿出来点缀在面上，色香味俱全！一楼凉台左前方有一颗石榴树春上英姿勃发，盛夏结成的大红果子是家里开小组会时小朋友们好玩又好吃的点心。那沿着正门石板道一路盛开的玫瑰花，美人蕉就像护路的卫兵，总是骄矜地站在那里夹道迎客。中间的青草坪是我们打弹子，踢毽子，抛响铃，追逐嬉闹的乐园。那时的大人们很少管闲事，记不起有谁训斥过我们。

这一切似乎都那么美好，那么自然。直到有一天，有一个月，有那么一年一下全改变了。花师傅不来了，青草转黄了，石榴变小了，竹林砍光了，玫瑰枯萎了，连桂花都不那么香了。呆愚的我霍然意识到：大自然不总是那么自然美好的，是要有人早晚照看的，有人珍惜爱护的，有人欣赏品味的。左邻右舍大家都称道的花师傅就是当时我们孩童心目中的护花使者，他那古铜色的脸盘、黝黑的肌肉，健美的臂膀是那个时代的记忆。花师傅每星期来两次，上午在隔壁十四号，午饭后到我们家，休息时，会给大人小孩讲天上地下的故事；换季时，常携带各种各样的农副产品请大家尝鲜。听大人们说起过，花师傅按时计工，一块钱一小时，大约相当于那时四、五级工程师的水准。

好在我曾经插队落户，摸爬滚打，耕犁耙地前后近十年，退休后就暗下决心，要学一学花师傅重整家园。初步的规划是：用一年清除三叶草，两年挖光蒲公英，三年拔完烂蟹草。这不三年说着就过去了，积累了几点心得供大家分享言笑。

每年一开春，碧绿的蒲公英首先开出靓丽的黄花，这曾经是小时候春游、秋游时的美好回忆：公园里大片的青草绿地上，少先队员们忙乱地摘采着盛开的朵朵黄花，或者拼抢着、吹落那一支支蓬松的毛球——那时谁都不知道蒲公英贴着地肥嫩碧绿的叶子是上等的野菜。每一株蒲公英的根部基本上与花茎等高，深深地插入地里，即便你把黄花和绿叶统统打掉，到了秋季，她照样重新萌发，风华

不减丝毫。意识到徒手拔不干净后，唯一的办法就是用尖铲子一颗一颗地连根挖掉。以一分钟平均挖五颗计算，我前后大约花了四十小时，每天一小时，每周五天计，前后两个月，首战告捷，来年持续，直至全歼。只是再要想尝鲜那翠嫩的绿野菜，就得到别处另辟货源了。

除草而不用除草剂，是我和几个北美的插兄插弟们聊天时引为自信的事，环保节能，绿化养生，那是必须的。可是没想到对付三叶草，光打叶子是不够的，下面的筋在土里左突右奔，表面上用七号杆一扫而过，没几天绿叶重新遮盖，就像妈妈十几年前在后院种的上海草头，剪了一批，又发一群。草头需要常浇肥水，三叶草不那么在乎，阳光雨露，蓬勃生长。实在忍不住了，去了一趟 **Home Depot**，找到了专们对付三叶草的喷剂。给自己先立个理由：因为三叶草的根茎埋在地下，不可能像对付蒲公英那样准确地挖掘。要想完全奏效，必须宽严并济。就这样说服自己买了一桶喷杀剂，第二天忙不及地接上户外水管口，三下五除二，前庭后院喷！喷！！喷！！三天后绿叶开始变色，一星期后整条整块的三叶草见黄。从经济效益来讲，很是划算，但究竟违反了初衷，心里没少嘀咕：人有的时候就是抵不住诱惑，收不住懒筋啊！

最难缠的要数张牙舞爪的蟹草，每年夏至一过，拼命穷发疯长。任你烈日当空，气候干燥，这家伙身经百战，能抗高温耐大旱，抢地夺空，霸道异常。砍头只当风吹帽，腰斩照样结籽实。曾经考虑且多次尝试在割草时，底盘调至最低档，几乎贴地而过，横扫成片的蟹草集结地；分散的户头就用手提剃草机专门伺候。心里盘算着如果增加割、剃频率，只要发现蟹草抽芽结籽就开机，尽量切断其抽茎结籽的源头，那明、后年不就完事大吉了吗？谁知这蟹草可不是省油的灯，看上去已经千疮百孔，弹尽粮绝，来年却仍然以一当十，嫩草迟发，虽不如父兄之辈那么强悍了，掠地制空能力却丝毫不减，直叫人头皮发麻。想想这不就是六十年前斗蟋蟀时用的可爱的蟋蟀草吗？怎么一下子变得那么可恨可怕，十恶不赦！

老同学听了我的除草计划悠悠地回过一句话：这草那草不都是草？你绿他绿大家都绿！真是好淡定啊！我只当他还在上班搞科研，腾不出手来对付小草。人既然有了想法，就得给自己下军令状：三年解放“全国”！首战辽沈，围点打援，保护房子周边的好草不受侵犯。每天开始徒手硬拔蟹草，以两秒钟一棵计，连根清除。从夏至起到秋分止，三个月坚持天天晨炼一小时，消灭一千五至两千株蟹草，日积月累，拔草不止。老伴说我就是兔子吃草，边吃边跑。大前提是先要活动身手，拉伸筋骨，压松韧带，否则支撑不了多久，搞不好会头晕眼花——我从小肥胖，蹲不住。唯一遗憾的是蟹草比不上蒲公英，既难看又上不了台面，不然这几个月蔬菜钱可以省下好一半。

现在新闻中常听说打“老虎”“苍蝇”一定要杀回马

枪，消灭园中杂草更应三年一大役，五年一小仗，十年不放松。无论哪一种草，只要是杂牌货，风一吹，雨一漂，马上就生还。即使远看绿油油，走到近处莫低头，低头弯腰手一抖，十有八九包现丑。警钟长鸣，铲刀常磨，若想野草不长，除非水泥抹光。有道是：无论民主还是党主，自由是不能属于野草的——走神跑题了。

如果杂草连片，行动容易见效。相比之下，躲藏在好草之间的隐患，真须有十分耐心，火眼金睛。每天晨昏之际，前后巡视，一经发现，毫不手软，斩草除根。否则这些隐患的复活率是百分之百。有周围的青草作保护伞，隐患中的每一粒籽，下季、来年必然膨发。三大类杂草中，蒲公英称得上是杂草中的美女富豪，落落大方，青春靓丽；三叶草是典型的打工仔，慢爬缓伸，伺机发达；烂蟹草是欺世盗名的土豪劣绅，前扑后继，横行霸道。话说回来，它们既然能与青草竞生并存，一定有其天赋异秉，有道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现在想来挺可笑的是，开始时甚至还梦想过，耐心地给野草剃几年头，它们会不会受青草的影响，变得软弱善良一点呢？事实是：这不是改良嫁接品种，更不会自动转换基因。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谓潜移默化，改邪归正，说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跟杂草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

清除杂草之后，生态环境改变，蜜蜂不来光顾了，实在对不起，去他处采吧。蚂蚁不见起窝了，这个可以有，另就福地吧！怎样打扫战场，也是一门学问。一是等，二是补。如果蟹草泛滥，拔除之后，可以先等一等，因为它的霸道，好的草苗，难以催发。秋去冬来，春雨滋润，说不定绿苗新生，不无惊喜。换季后若仍然光秃秃的，就买上一包草籽，外加十袋黑土，择一黄道吉日，稍作平整松耙；手播绿种，铲盖黑土，早喷晚洒，保持湿润，十天即可见效。这工序从头到尾是标准的农民工，力气活，我的邻舍们大都交予“阿密哥”帮衬，唯独见一中国老头儿，每天头戴草帽，脚踹草鞋，长袖衣裤，高球手套，拄着铁杆，起早摸黑地打草取乐，补草消遣，连镇上路巡的片警，好几次停下车来，观察一番，没事找话：“Do you see any solicitor around here?”（“你有没有见到那些讨厌的推销员（律师）来此转悠？”）

好了，听上去挺活受洋罪的，学友们若没有做下蹲运动锻炼身体的嗜好，还是花钱请个北美或南美的草师傅吧。我是已经彻底醒悟了：无论再怎么努力，南浜头的前院永远成不了懿园的花园。

古壁画游记

周家钧 65届高中

我和老公在旅游中虽无刻意规划，却一贯偏好寻觅古今中外的艺术精品，这就导致每到一处便查询、参观当地的博物馆、画廊、古迹等，或根据这类信息决定旅游目的地。这种蜜蜂采蜜似的旅游方式屡屡带给我们极多惊喜和丰富养料，其乐无穷。从去年10月开始的一连串意外的古壁画游览就是一例。

相对于绘画、雕塑、雕刻等其他美术形式，我对壁画并无特殊喜好，更无研究，只会择优欣赏。但这一年多来连续接触太多精彩的古壁画及其故事，反复地被其吸引感动，不由时不时在朋友圈发一些感叹。于是一些好友就鼓捣我在《钟声》上写写壁画。犹豫再三后下决心动笔作为一个外行与学友们分享点滴感受，也算回馈一下为我们留下这些宝贝的先人和保护宝藏的代代有心人。（由于我们所去的中国古壁画地点都不允许拍照，因此本文所附的大部分照片都只能来自印刷品和各网站。）

甘肃

观赏壁画始于敦煌。多年来通过文字及印刷品对敦煌艺术的了解不算少，对飞天、倒弹琵琶等典型的敦煌形象也经常参考借鉴，家里就藏有一整套敦煌画册；因此对亲眼目睹敦煌艺术真迹虽一直向往，却因路途遥远而屡屡却步。近年的旅游热和现代交通的发展似乎把整个地球都缩小了一圈，甘肃与上海的距离已不足为虑。作为从事美术的华人，再不去瞻仰这母国的

世界级美术宝库，真

感对不住老祖宗。于

是，去年深秋十月，我们

出现在坐落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一方被沙漠环绕着的绿洲，一座世界闻名的历史文化古城。

莫高窟第285窟，飞天，北魏



敦煌莫高窟



莫高窟，以精美的壁画和塑像闻名天下，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建元二年，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现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地。莫高窟壁画绘于洞窟的四壁、窟顶和佛龕内，内容博大精深，主要有佛像、佛教故事、佛教史迹、经变、神怪、供养人、装饰图案等七类题材；此外还有很多表现当时狩猎、耕作、纺织、交通、战争、建设、舞蹈、婚丧嫁娶等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画作。

我最钟爱及欣赏的是莫高窟壁画中人物的优美动态，尤其是西魏以后直至隋唐风格的雅致和洒脱的流动造型和千姿百态，很少给人以静止的感觉。但说实话，如今到莫高窟，我已看不到多少壁画的真实原貌。壁画和塑像都受到岁月、环境的摧残和多年人为的损伤，其完整性已被严重破坏。为减缓沙尘、光线及人类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继续对古文物的进一步侵蚀，游客们被分成十几人一组，由指定的一名导游带领参观七百多个上锁的洞中的十来个洞窟。洞窟中一片黑暗，导游用特制的手电打光扫遍洞窟，为游客们讲解轮流被照亮的细节。参观的条件尽

管如此苛刻，莫高窟整体的宏伟和洞窟内的神秘、丰富、精致还是令人折服、感动。再则，那天我们遇到的讲解员是敦煌研究院的研究生。这位壁画专业出身的年轻姑娘高挑、俏丽、沉稳、博学。她在熟练的讲解中时时插入许多专业已见以及生动的故事，有关洞窟的，有关研究院的；最重要的是全程抒发着对敦煌艺术那深深的情感和敬意。她的讲解和深情就像一个吸盘似的吸引住她的听众，使我们这群人紧紧围绕着她，不忍遗漏任何情节，即使参观结束也不舍得离去。

而后我们观看了关于发现、保护、加固、修复、临摹和研究敦煌艺术的影片，发现那位女研究生的敦煌情绝不孤独，这是弥漫在敦煌至少有七十多年的一份深情，融入了一代又一代来到敦煌工作和研究的人们生命中。

多少人象1944年创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所长常书鸿先生一样，在敦煌一呆就几十年，宁肯放弃与家人团聚，也不忍中止参与延续敦煌艺术生命的事业。“敦煌守护神”——这5个字就镌刻在常书鸿先生的墓碑上，至今还在影响着那位女研究生那样的一批又一批年轻接班人。这就是敦煌艺术的价值所产生的魔力，也使我们久久不能忘却那片圣地。

美国

回美不久，我收到好友人德转来的一篇关于美国中部的较为冷落的堪萨斯城中的纳尔逊博物馆（Kansas City,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藏有近8000件中国文物的报道，引起了我们的兴趣。查了纳尔逊博物馆的网站，发现该馆如此丰富的中国古代藏品果真价值不凡，覆盖了北魏石棺、五代壁画、辽代木雕和稀罕至极的宋画等等稀贵文物。尤其是未被网站重点介绍的来自山西广胜寺的巨幅元代壁画之秀丽壮观吸引了我们，堪萨斯城之行看来是必须的。今年九月初，在赴芝加哥参加位育校友会年度聚会途中，我们在堪城停留两天，直奔纳尔逊博物馆。步入安静空荡的二楼亚洲馆。被保存良好的大量的中国珍品在这异国他乡的大厅里静静地闪烁着光辉。

美国堪萨斯城纳尔逊博物馆

1930年，23岁的哈佛毕业生劳伦斯·锡克曼通过刚成立的哈佛-燕京奖学金来到中国，遇到了他从前的哈佛教授兰东·华纳，也因此被委任上马，趁当时的世界艺术品市场因为美国大萧条而价格跌入低谷的契机，替纳尔逊博物馆收购一批中国文物。预算是来自堪萨斯城的报业大亨专用于艺术品购买的一笔1100万美元的捐款。就这样，纳尔逊博物馆现存中国艺术品的一半是由锡克曼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收购而得。

广胜寺的元代壁画流落海外的经历则更为清晰。据明文勒石记载，1929年寺僧为筹款修缮寺院，作价1600元将寺内4幅壁画卖给古董商人（应该是大萧条时期的银元价。据说，1600元在当时，只是北平那些著名教授半年的工资）。大约在

中国庙宇



1932年，壁画被分开出售到美国。后殿西壁的《炽盛光佛经变》被纳尔逊博物馆收购。1933年纳尔逊博物馆开馆时，壁画作为馆藏的艺术珍品，被永久陈列在博物馆特设的“中国庙宇”之内。其他三幅，分别被宾大考古和艺术博物馆以及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收藏。

“中国庙宇”占据了亚洲馆的整个尾端，真像一座大门敞开着宽敞庙宇。内顶镶着来自北京智化寺极其复杂精巧的明代木雕藻井。正中后墙是巨幅的元代《炽盛光佛经变》壁画。壁画前坐着栩栩如生的辽金的木雕南海观音。三者在大洋彼岸的一个偏僻城市中穿越时空地相聚，既神奇又和谐，共同宁静地接纳着各种色彩的眼珠射出的好奇而赞许的目光。

《炽盛光佛经变》壁画在“中国庙宇”中展示着其壮观的气场。元代是继唐代之后壁

画艺术发展的又一高峰。广胜寺和永乐宫的壁画是被誉为元代双璧的精品。纳尔逊博物馆的这幅巨作描绘了众天神围绕簇拥释迦牟尼的盛大场景，人物庄重而不失生动，线条娴熟流畅，色彩浓艳优雅。前面那美貌的随意端腿就坐的南海观音倒显得些许受宠若惊。因为世上的观音娘娘像很少有机会如此放松地就坐在释迦牟尼的巨像前。

纳尔逊博物馆的中国藏品还有很多亮点，那位年轻的哈佛小子还真有眼光。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从未见过的各种姿态的唐三彩骆驼，非常传神；还有优美的北魏浮雕等等精品。博物馆允许照相，因此老公不停地在亚洲馆四处拍摄，试图留下所有美好的记忆。我却舍不得移步，久久地坐在庙宇中，与天神们和南海观音默默地交流身处异国的种种心得……

希腊

紧接着的九月下旬，全家四人飞往希腊旅游，见识了希腊文化的精彩。在著名的圣托里尼岛的首府费拉岛上的两个博物馆里，居然意外观赏到比希腊文明还早的公元前十七世纪的阿科罗提利（Akrotiri）文明的遗迹，那时的人类竟然具有如此智慧和才能，真令人难以置信。



希腊阿科罗提利遗址博物馆

公元前第三个千年，在阿科罗提利就有了人类居住区。公元前20世纪到17世纪，居住区开始扩展，变成了爱琴海的主要的都市中心之一。人类居住区占地大约有50英亩，具有计划非常好的基础设施和精细的排水系统。

进口的产品在建筑物内也有发现，证明Akrotiri发展良好，和 Minoan Crete 有紧密的联系，并且和希腊大陆、多德卡尼斯群岛、塞浦路斯、叙利亚、埃及有商业往来。

公元前1627年左右阿科罗提利发生了一次火山大爆发，火山灰将城市全部覆盖，中断了阿科罗提利文明。阿科罗提利居民的下落至今是个谜。但其建筑物和物品却受到灰尘的保护和封存，直至二十世纪被相当完整地发掘出来重见天日。令我们惊喜的是那遗迹中的几幅壁画，色彩鲜亮，形象生动，又似曾相识。“怎么那么像敦煌壁画？！”这是出现在脑海里的即刻闪念。的确，这些壁画的动感和色泽立刻使我们回忆起一年以前在敦煌的所见。但这些距敦煌七千多公里外的神奇古壁画比第一个敦煌洞窟的开凿（公元366年）应该整整早了两千多年。那么敦煌艺术是否有可能受到阿克罗提利文明的影响呢？“可能！”具有历史学学士学位的儿子马上肯定。他列出的影响链是：阿科罗提利文明对后来的希腊文明有极大影响；希腊文化又对印度佛教文化影响颇大；中国和印度的佛教文化又有众所周知的密切交流，所以推断合理。怀着对新发现的喜悦和满足，我们告别了美得醉人的希腊群岛。



克里特美女，约公元前1700年左右

河北

十月中旬，我们再次回到中国。对此行老公有明确的目标，要去看著名的毗卢寺和永乐宫的壁画及其他古迹，因此我们策划了费时十天左右到石家庄、芮城和徐州等地参观的行程。为了赶在气候变得太冷之前完成最北面的河北游览，我们在上海稍歇两天就迅速启程直奔石家庄。



毗卢寺

毗卢寺位于河北省会石家庄市西郊，是中国佛教的一座千年古刹，创建于唐朝天宝年间，距今1200年，宋、元、明各朝均曾重修，以保存有精美的古代壁画而闻名。踏进毗卢寺，只见宽阔的寺院空空荡荡，寥寥几座陈旧的中型殿堂灰头土面、殿门紧闭、一片萧条，看得出很少有游客光临。恰好当时还有其他三位游客来参观，寺内女工作人员就带领我们逐一开锁观看三个殿。

前殿即释迦殿内正面塑释迦摩尼及两大弟子像，四壁绘有壁画83平方米，绘制水平虽说不算上乘，但也应是非常有研

究价值的明代水陆画。可悲的是整个古殿的破旧损毁令人咂舌。据说1958年大修灌渠的工人就住在殿内。为了透气，西面的壁画墙被开凿了两扇窗户，四壁墙面又受灌渠湿气侵蚀而剥落，此殿的壁画能看出的画面已所剩无几。

怀着忐忑不安的失望心情，我们来到后殿即毗卢殿，也是该寺的主殿。殿门刚被推开，满殿大型壁画的壮丽气场顿时令人瞠目结舌。毗卢殿的壁画是中外闻名的国宝级文物，与甘肃敦煌、北京法海寺、山西永乐宫壁画同被誉为我国最负盛名的“中国古代四大画”。壁画于明朝嘉庆年完成修复，距今四百多年，面积122

平方米，共绘制了508位人物。这些人物被分成122组，上中下三层排列，描绘三教内容，涵盖无数故事。对称的东西壁是道教、对称的东南西南壁为儒教、对称的东北西北则为佛教，可见气势之宏伟，内容之丰富。人物造型精准优美，线描自如匀劲，色彩丰富典雅。可悲的是，如此奇珍异宝同样未被珍惜保护。如今的壁画出现严重脱落、脱色、发霉和空鼓等惨状。同行的一位当地游客告诉我们，上世纪五十年代这里的壁画还是色彩艳丽、金碧辉煌，而后发生的事就匪夷所思了。国宝级的毗卢殿虽未被破墙开窗，却多年被用作棉花仓库，后来又当作牲口棚。“幸亏这间殿堂一直在派用场，否则文革时就要被捣毁了。”工作人员这样告诉我们。我们心情复杂地反复徘徊在四壁前，细细观看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的精美细节。满目疮痍的壁中人物仍在淡定地诉说他们的千年往事。岁月和厄运可以磨损其容貌，却无法抹杀其精彩。



毗卢寺毗卢殿壁画，明代嘉庆年修复



隆兴寺壁画，明代

离开毗卢寺时总的感觉就是心痛。明代壁画属于我们至今观看到的最年轻的古壁画，但这里的现况却最惨。好在不久我就看到“石家庄毗卢寺儒释道壁画迎来首次大规模修复工程”的报道：“来自敦煌研究院的专家齐聚河北省石家庄市毗卢寺博物院，对寺内部分壁画展开抢救性修复。千年古刹毗卢寺正在通过现代技术修复、壁画数字化等抢救性保护和预防性保护措施，让古老壁画重现光彩。”据估计，修复将耗时两年。真是一剂及时的止痛药。

在毗卢寺，人们一再向我们介绍隆兴寺。这是石家庄的另一座著名古寺。虽在计划之外，我们还是兴致勃勃地赶到正定县的寺院。与毗卢寺相比，隆兴寺可谓是一座历史悠久、规模宏大、保存完整、修缮良好而且游客成群的幸运古寺。隆兴寺始建于隋朝。宋太祖于北宋开宝二年下诏扩建，耗时四年。此后各朝又陆续修建，形成今日之规模。这里有精彩的国内保存最好的宋代木质建筑结构、我所见过的最生动的观音彩色佛像以及高达21.5米的宋代铜制千手千眼观音像。寺中的摩尼殿内四壁有明清时期绘制的佛教壁画，现存面积近400平方米，规模宏大、色彩绚丽。虽名气比不上毗卢殿壁画，在现存的明代寺观壁画中也属上乘之作。同样幸运的是，这些壁画在2016年就由敦煌研究院领军修复保护。可能是出于保护，壁画区的光线非常暗，我们只能尽量靠近，在昏暗中观赏局部细节，许多人物造型真的很出色。隆兴寺一游是此河北行的一个意外收获。

山西

参观山西永乐宫是我们整个游程的重头戏，也是多年未能实现的心愿，主要困难是交通不便。永乐宫地处山西省最南边的芮城县城北约三公里处的龙泉村东，距离高铁能到达的运城还有两个多小时的车程，其偏僻程度可想而知。原先我想既然山西的旅游业近年在国内相当火，永乐宫又是如此举世闻名的古迹，它就应该是山西旅游车线路所能覆盖的景点。不想搜索国内外在网上能查到的旅行社后发现，居然没有一家推出的山西旅游项目提到永乐宫，看来是因为永乐宫离其他有名的山西景点太远。省内也没有一条可直接到达永乐宫的旅游或公交专线，只能靠自己摸索路途。于是，根据网上查询

的路线，我们背上行装从石家庄乘高铁到太原，转另一班高铁到运城住下。次日一早坐长途大巴车后再打的。当地人都热心指路，全途又便宜又安全。如此，我们终于在午间风尘仆仆地赶到永乐宫，不算难！

永乐宫是于元代定宗贵由二年（公元1247年）建造的纪念传说中的道教祖师吕洞宾的一座大型道观，原址在约20公里外的芮城县永乐镇招贤村，传说是吕洞宾的故居。1957年至1961年，三门峡水库动工修建，永乐宫处于库区淹没区内，因此道观被整体按原样迁

移到这个新家，建在原西周的古魏国都城

遗址上。整个景区被修建、保存得极佳。别看旅行社不宣传，游客却络绎不绝。



永乐宫三清殿



永乐宫三清殿《朝元图》，元代

这座世界闻名的艺术宝库以大面积的元代道教壁画和典型的元代木结构建筑而名扬天下。壁画满布四大殿，共计1005.68平方米。其中最著名、价值最高的是三清殿的《朝元图》，描绘289位神仙拜见道教最高天神老子的宏伟场景，面积达403.34平方米，高4.26米，总长94.68米。画面排列289人物，造型优美，气度非凡，主次分明。构图、透视难以置信地舒服、合理。男女老幼，壮弱肥瘦，动静相参，文武相间，疏密有致，总体感超强。数以百计的人物，衣服服饰无一雷同，细节精准考究，个个表情生动有趣，性格鲜明强烈。画面上无以计数的线描都准确、刚劲、流利，真佩服元代的画师们能在直立墙上完成如此大量的优美生动的长线条。壁画的色彩华美和谐，仅用几个主色调就造就了艳丽的氛围。当时精工提炼的矿物质颜料使壁画历经六百余年的沧桑后还能色泽纯正如初，足显老祖宗画师们的聪明才智和高超技能。这组《朝元图》壁画确实无愧于世界传世名画的誉称。此行值啊！

纯阳殿内有元代壁画203平方米，分布在三面墙壁上，绘制了吕洞宾生平的神话故事，就像一组大型连环画。壁画采用了如同后世的《清明上河图》沿用的中国式透视法，将构图处理得合理明了。人物刻画生动，与场景也成功相融。另一座重阳殿内有157平方米的壁画，完成于明朝。壁画也是用连环画形式的49幅画面描写了道教全真派首领王重阳及其弟子“七真人”的故事，与纯阳殿壁画风格相似，却较之少了一份灵气。（个人已见而已。）

永乐宫壁画是可与敦煌壁画相媲美的我国古代的杰出宗教壁画。敦煌壁画是寺窟壁画，而永乐宫壁画是寺观壁画。永乐宫壁画较敦煌壁画在作画的环境与幅面上更益于施展画工的才华。再则置身在沙漠边沿的敦煌壁画更多地遭受了沙尘及多种因素的侵袭破坏，保存更为艰巨。好在敦煌壁画的保护研究已成为国家级，甚至国际级的专科学问及中外合作致力的事，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永乐宫壁画也同样需要持续的保护修复。今年11月，永乐宫古建修缮工程和消防工程正式开工。这是1959年芮城永乐宫搬迁后首次大规模修缮。我很欣赏河北及山西对古建筑的修缮理念，保持古色古香的原本色调和质感，避免油光锃亮的新漆新色，着实令人欣慰！

上海

回到上海，原以为本次古壁画之行已告结束，不想很快收到小学的同窗好友赛青转来的一份报道，告知“山西博物院藏古代壁画艺术展”将于11月底在上海博物馆开幕。与永乐宫的壁画不同，这次山西古壁画展展出北朝（公元6世纪）和宋金元（公元13世纪）的12组（89件）墓葬壁画，大部分还是发掘修复后首次公开展出。墓葬壁画不如寺观壁画鲜艳和精致，但更有生活气和烟火气，且因为长期存在于地下，毫无争议地说明了墓葬的时代，研究价值很高。上海博物馆为了迎接这些巨幅



上海博物馆

壁画，曾把馆门都拆卸掉。

翘首盼望至12月初，来到位于人民广场的上海博物馆的一楼展厅，受到一大群工作人员、警卫人员、志愿者非常热情，周到并且极为严谨的接待管理，可见上海博物馆对这次山西壁画展的重视以及这批展品的价值。此展展品不多，但亮点不少，尤其是三件北朝壁画展品，分别来自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太原市北齐娄叡墓和朔州水泉梁北齐壁画墓，非常生动靓丽。参观还原的朔州水泉梁北齐壁画墓室，需要当场用复杂的手机程序预约，准时按预约时刻排队等候，分六人一组入内参观。以我所见，这个墓室是此展最精彩的部分。正对门口的北壁是夫妇宴饮图，东壁的鞍马仪仗图，西壁的牛车出行图，以及南壁门洞左右两侧的鼓吹图均复原展出。其中对马的描绘尤为有趣出色。那些马匹马鬃飞扬，卡通式的眼睛炯炯有神，马腿马身动感十足，仿佛是在这狭小的墓室神奇地奔腾呼啸，令人振奋不已。



山西太原北齐娄叡墓壁画

据介绍，中国古代的绘画在宋元之前的作品存世相对稀少，被确认的隋唐以前的绘画作品只有壁画。北朝和隋唐时期的壁画，人物造型、线条、设色等的艺术水平都很高，而且出现了透视，由此给人感觉并非工匠所做，而是出自有一定造诣的画师之手。而宋金元时期的墓葬壁画就比较普遍，水平则参差不齐，有的略显稚拙，看来是出自普通画工之手。这次山西壁画展就显示出宋金元壁画与北朝壁画的差距。“山西博物院藏古代壁画艺术展”为我们这一年多的古壁画游划上了完美的句号。

每次参观完优质的古迹或展览，我们尽力带回一些画册或小册子，用以留住感动，帮助记忆。只是印刷品上的照片永远不及亲眼看到的真迹精采。从山西古壁画展的画册得知，全国已发掘的古壁画的70%在山西，我们却只目睹了极小部分。甘肃的榆林石窟有非常出色的壁画和彩雕，却被我们去年的敦煌游所遗漏。四大壁画之一的北京法海寺壁画也有待前去观瞻。新的寻美目的地还会不断涌现，朋友们的支持和信息也不会间断，看来类似行程必将继续。愿天佑我们拥有足够的体力精力，去寻求更棒的收获。

2017年12月于LA

《秋色》 - 诗二首

柯晓明 67届初中

秋雪俏*

秋雪犹嫌暮色残，
故穿庭树散银斓。
红枫不谢秋风暖，
执手莹白待峭寒。

*夏时制的日历尚未翻页，11月4日西雅图竟然下了一场罕见的秋雪。

仰笑空

万境终究仰笑空，
何求仙境乱云中。
酒诗酣醉秋霜尽，
斜照江天几日红。

北美位育人

位育

浏览北美位育人网站

情系全球位育人心怀

Let's Surf

www.weiyu51na.com

位育北美校友会的收款员为吴攸承、周家钧，出纳员为华非非。
我们代表所有会员向在今年会费，捐献和赞助收支表中列出的老师和校友们致以感谢。由于你们的热忱与慷慨，校友会得以出版会刊《钟声》，维持网站和开展活动。

希望各位位育北美校友会会员不要忘了缴纳2018年的会费。

校友会会费为每人每年\$10.00，并欢迎随意捐款或赞助。



付款可选用以下任一方式：

1. 运用支票或 Online Banking Payment，请付：
Jovita Chow
jovitachow@gmail.com
13121 Del Monte Dr. 283G, Seal Beach, CA 90740
2. 运用 VENMO 或 PayPal (pay Friends & Family)，
请付：weiyu51na@aol.com

每次付费请务必注明您的中文或汉语拼音姓名，以防记录存档有误。

诗词六首

吉力立 66届高中

浪淘沙

七十生辰游 班夫国家公园

身在此山中，试比天公。
乘云驾雾揽苍穹。
万壑千峰谁削就，
鬼斧神工。

何事入心胸？四大皆空。
人生七十乐无穷。
宠辱忧愁都寄语，
满目青松。

2017年7月27日于加拿大班夫国家森林公园

行香子

重游红杉国家公园

铁柱神针，巨影擎天。
守家园，屹立千年。
摩挲星月，俯瞰人寰。
更历雷霆，经霹靂，挽狂澜。

野马尘埃，沧海桑田。
算今生，弹指挥间。
初心难泯，华发苍颜。
且仰东坡，思元亮，效稼轩。

2017年8月1日作于加利福尼亚红杉国家森林公园

秋兴二首

孤雁

漠漠秋江上，寥寥一雁飞。
云垂风冽厉，雾重水迷离。
寂寞沙洲冷，萧条蒲葦稀。
梦归魂断处，芳草正萋萋。

2016年秋

秋叶

踏访怜秋叶，无言自下蹊。
依依生意尽，耿耿晚晴迟。
雨雪侵肌骨，孤标伴落晖。
不沦天外客，零落化春泥。

2016年秋

清平乐二首

早春

冬长无计，苦等冬消匿。
察遍残枝寻绿意，
却奈东君酣睡。

嫩寒微透晨风，天边望断归鸿。
待到人间三月，满园万紫千红。

2017年3月作

春行

迎春花落，嫩绿凝阡陌。
渺渺云间闻鹤鹤，
风细波平浪弱。

渚边兰芷青青，枝头燕燕叮咛。
却笑鹭鸶窥涉，扑鱼入化出神。

2017年5月中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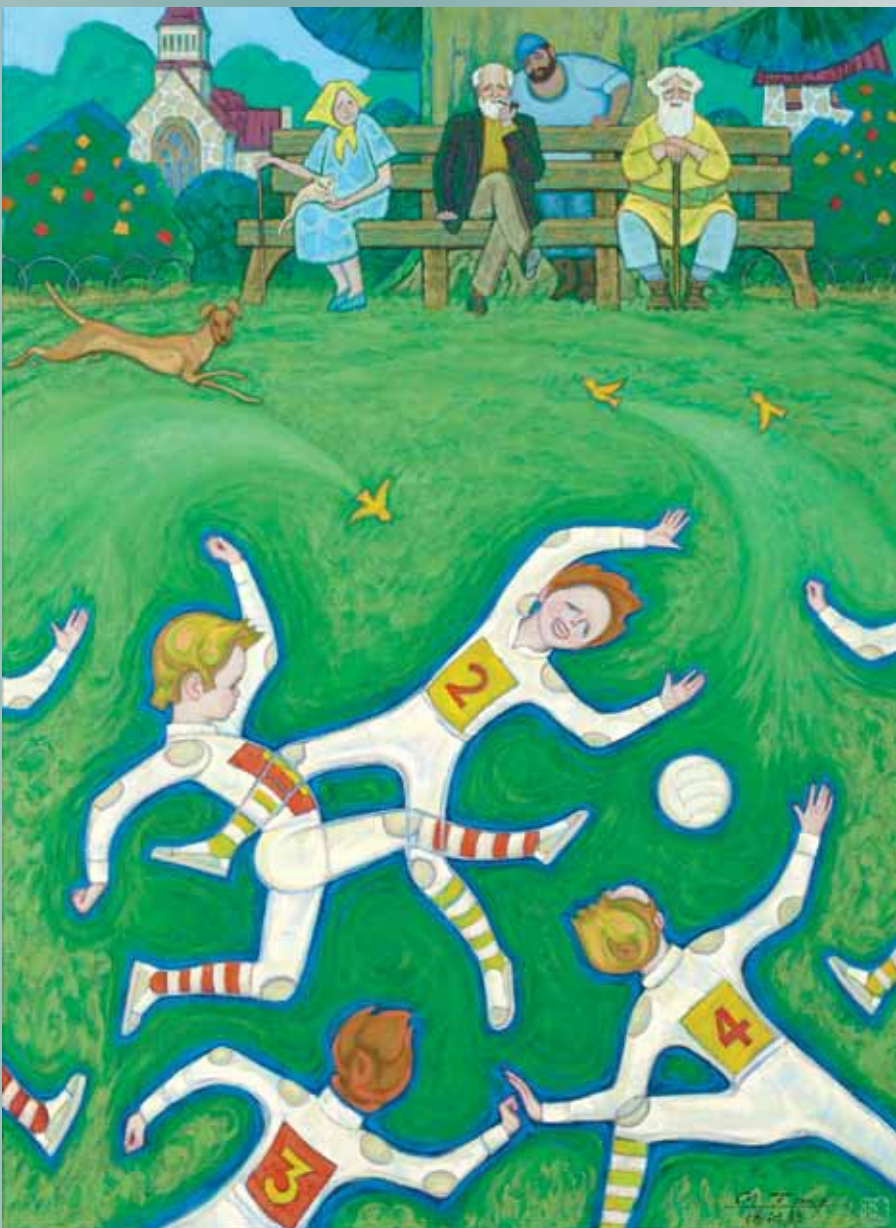
Ecchoing Green

The Sun does arise,
And make happy the skies;
The merry bells ring
To welcome the Spring;
The sky-lark and thrush,
The birds of the bush.
Sing louder around
To the bells' chearful sound,
While our sports shall be seen
On the Ecchoing Green.

Old John, with white hair,
Does laugh away care,
Sitting under the oak,
Among the old folk.

They laugh at our play,
And soon they all say:
"Such, such were the joys
When we all, girls & boys,
In our youth time were seen
On the Ecchoing Green."

Till the little ones, weary,
No more can be merry;
The sun does descend,
And our sports have an end.
Round the laps of their mothers
Many sisters and brothers.
Like birds in their nest,
Are ready for rest,
And sport no more seen
On the darkening Green.



From Songs of Innocence by William Blake

《飘荡着回声的草地》是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组诗《天真的歌》中的第11首，当年小球员，如今老观众。

汤沐黎（66届高中）插图。油画，107x76cm。